

情梦栢

作者：惠水安阳酒民[清]

孤本小说，《情梦栢》，清·安阳酒民著。多情才子，是一副刚肠侠骨，持正无私，几个佳人，做一处守经行权，冰霜节操，其间又美恶相形，妍媸有别，以见心术之不可不端，绝古板的主意，绝风骚的文章，句句妙辞雅谑，一断幽情，令观者会心自远。

目录

- 第01回 观胜会游憩梵宫 看娇娃奔驰城市
- 第02回 小秀才改扮书童 老婆子拿扳券保
- 第03回 楚卿假赠鹿葱簪 衾儿错认鸳鸯谱
- 第04回 没奈何押盘随轿 衾儿错认鸳鸯谱
- 第05回 题画扇当面挑情 换蓝鱼痴心解珮
- 第06回 沈夫人打草惊蛇 俞县尹执柯泣凤
- 第07回 守钱泉烧作烂虾蟆 滥淫妇断配群花子
- 第08回 村学究山舍做歪诗 富监生茶坊传喜信
- 第09回 费功夫严于择婿 空跋涉只是投诗
- 第10回 端阳哭别娘离女 秋夜欣逢弟会兄
- 第11回 丧良心酒鬼卖甥 报深恩美婢救主
- 第12回 有钱时醉汉偏醒 遇难处金蝉脱壳
- 第13回 贞且烈掷簪断义 负淑女二载幽期
- 第14回 刚而正赠妇无淫 哄新郎一时逃走
- 第15回 错里错二美求婚 误中误终藏醋意
- 第16回 是不是两生叙旧 喜相逢熬煞春心
- 第17回 贴试录惊骇岳母 送灯笼急坏丈人
- 第18回 戏新妇吉席自招磨 为情郎舟中多吃醋
- 第19回 假报仇衾儿难新郎 真掉包若素寻夫婿
- 第20回 醒尘梦轩庭合笑 联鸳被鱼水同谐

第一回观胜会游憩梵宫看娇娃奔驰城市词曰：韶光易老，莫辜负眼前花鸟。从来人算何时了？批古评今，感慨知多少。

贪财好色常颠倒，试看天报如誊稿。却教守拙偏凑巧。拈出新编，满砌生春草。

——右调寄《醉落魄》

这首词，是说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谁不愿玉食锦衣，娇妻美妾？那晓得，苦乐穷通已经注定，不容人矫揉造作。惟君子能造命，惟积德

可回天。比如一棵树，培植得好，自然根枝茂盛，开花结果，生种不绝。若做宋人掘苗，非徒无义，反加害矣。昔王敦图贵而伏辜，季伦拥货而致死。天子不能救幸臣之饿，谋臣不能保霸王之刎。莫非命也。就是有福气的，也要知止知足，不可享荆若依得人算，文王不囚于里，孔明不悲于五丈原，邵康节老头儿用不着土馒头了。天地以似一间屋，日月像筐篮大两面镜，一天星斗又如许多小镜，远近上下，处处挂着。人在中间，像个蜘蛛。这里牵丝结网，镜里也牵丝结网。这里捉缚蚊虫，镜里也捉缚蚊虫。闪过西边，东边照着；藏在底下，上面照着，才一举动，处处镜子里面都替你记帐，真是毫发不爽，报应分明。故作善降祥，作恶降殃，如誊稿一般。

在下今日却不谈因果，也不谈积德，只说个心术。若说到心术，看官们又嫌头巾气，恐怕道隐衷，对着暗病，就要掩卷打盹。不如原说个情字，心如种谷，生出芽是性，爱和风甘雨，怕烈日严霜。今人争名夺利，恋酒贪花，那一件不是情？但情之出于心，正者自享悠然之福，不正者就有掘苗之结局。若迷而不悟，任情做去，一如长夜漫漫，沉酣睡境，那个肯与你做冤家？当头一喝，击柝数声，唤醒尘梦耶？此刻，乐而不淫，怨而不怒，贞而不谅，哀而不伤。多情才子，具一副刚肠侠骨，持正无私；几个佳人，做一处守经行权，冰霜节操。其间又美恶相形，妍媸各别，以见心术之不可不端。所以名为《情梦柝》。

绝古板的主意，绝风骚的文章，令观者会心自远，听我说来。

崇祯年间，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胡名玮字楚卿。生得琼姿玉骨，饱学多才，十三岁入庠。父亲胡文彬，曾做嘉兴通判，官至礼部郎中，母黄氏，封诰命夫人，时已告老在家。

一日，吴江县有一个同年，姓荆名锡仁，来归德府做同知。晓得胡楚卿童年隼艾，托鹿邑知县作伐，愿纳为婿，就请到内衙读书。县尹将荆锡仁之意，达于文彬，文彬大喜。茶过，送出县尹。正要进来与夫人、儿子商议。谁知胡楚卿在书房，先已听见父亲送出知县，走至厅后，见一个管家对书童道：“当初我随老爷在嘉兴做官，晓得下路女子极有水色，但脚大的多，每到暑天，除了裹条，露出两脚，拖着一双胡椒眼凉鞋，与男人一般。如今荆小姐，自然是美的，只怕那双脚与我的也差不多。”正在那里说笑，不料被楚卿听了，想：金莲窄小，三寸盈盈，许多佳趣俱在这脚上，若大了，有甚么趣？况且风俗如此，总是裹也未必小，不如对父亲说，回了他倒好。恰好文彬至里边，把上项事说着。夫人未及答，楚卿接口道：“虽承荆年伯美意，但结亲太早，进衙读书，又晨昏远离膝下；况乡绅与现任公祖联姻，嫌疑未便。不如待孩儿明年赴过乡试，倘侥幸得中，那时怕没有邻近名门？如今着甚么紧？”老夫

妻二人，见他说得有志气，便也快活，就复拜县官，回绝荆知府。因此蹉跎，不曾与楚卿聘下媳妇。不意十五岁上，父母相继而亡。■踊痛哭，丧葬尽礼。过了周年，挨到十七岁上，思量：上无父母，又未娶妻，家人妇女，无事进来，冷冷落落，不像个人家。因与老管家商议，将服侍老夫人两个大丫环，都出配与人，把房屋典与同族胡世赏，他做户部员外。得价三百五十两，自己却移在庄上，在旧宅住，只同一个家人，一个养娘，一个小厮年纪十五岁，五六口过活。

当时三月，天气暖和。想：平日埋头读书，并未曾结识半个朋友，上年又有服，不曾去得乡试，如今在家，坐吃山空也不济事。心上就要往外行动。便叫苍头，唤两个老管家来。一个名周仁，是掌租产的。一个名蔡德，是向来随任的。俱有妻室另居。一齐唤到，因对他两个道：“老爷在日，有一门生俞彦伯，系陕西绥德府米脂县人，曾借我老爷银一百八十两，今现任汝宁府遂平知县。我如今，一来历览风景，二来去讨这项银子。或者有赠，也不可。前房屋典价银三百五十两，尚未曾动。周仁，你与蔡德儿子蔡恩，各分银一百六十两，买卖生息。尚存银三十两，我要作盘费。蔡德，你同我去，一路照管。叫你老婆、儿子暂住这庄上来，与我看守家内。”随即将银交与两人。蔡德领命，自去收拾行李起程，楚卿也自整治行囊，择于本月念六日出门。至期，蔡德及儿子蔡恩，并老婆媳妇，清早都来了。楚卿交了什物锁钥，分付养娘并在先服侍的一个家人看守门户，自与蔡德、清书，觅牲口，装上行李，遂往商水。

进项城，来到上蔡界口，隔着遂平止差九十里。此时，已是四月初七。那地方有一禅林，叫着白莲寺，真是有名的古刹。一路上听人传说，明日去看盛会。天已将暮，三人下了饭店，问主人道：“此去白莲寺有多少路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这里到白莲寺，只有二十里，再去五里就是上蔡城。相公若是便路，明日盛会，也该早些起身走去看看。”楚卿道：“我便要去。”遂用了晚饭，自去安寝。到了四更时分，路上就有人行动。楚卿起来，梳洗毕，吃了饭，唤牲口，装上行李，算还饭钱，遂辞主人出门，东方却才发白。一路上，男女络绎不绝。及至寺前，刚上午时候。只见山门口先歇下五乘幔轿。楚卿也要下驴，掌鞭道：“相公，我们牲口是要趁客的，不如送你到饭店安歇，打发我先去罢。”楚卿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就在附近饭店住下，打发掌鞭去了。三人吃了点心，吩咐店主照顾行李，三人同步至寺前。此时，烧香游玩的，已是挨挤不开，男女老幼，何止一万。三人挨到山门，看那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是：白莲古刹。一路去，只见：先列两个菩萨，后塑四位金刚。布袋佛张开笑口，韦尊者按定神杵。炉烟飞翠，烛影摇红。正殿上三尊大佛，两旁边十八罗汉。准提菩萨供高楼，千手观音藏宝阁。到讲经堂，钟声法鼓响，佛号梵音鸣。老和尚喊

破喉咙，小沙弥击翻金磬。斋堂里，饿僧吃面；香积厨，老道烧茶。孩儿们，玩的玩，跳的跳；老人家，立的立，拜的拜。还有轻薄少年，扯汗巾，挖屁股，乘机调趣；又有风流子弟，染须毫，拭粉壁，见景留题。那些妇女，老成的，说老公，认媳妇，告陈亲眷；骚发的，穿僧房，入静室，引惹黎。还有口干的，借茶钟，拿盏子，呼汤呷水；尿急的，争茅坑，夺粪桶，露出东西。

楚卿三人，挤入挤出，到处观看。到了下午时候，人也渐疏。转出山门，早来这几乘轿子尚在那里。想道：定是大户人家女眷，怕人多不雅，所以早来进香，如今必在静室。只见一群妇女丫环，三四个尼姑，前面几个男子，先走出来唤轿夫，遂将轿子乱摆开。胡楚卿定睛看时，中间几个，珠翠满头，香风拂拂。一个老的，约有五旬，先上轿。次后一个十二三岁，与一个垂髻的合坐一轿。第三个是一个三十上下的，艳丽非常，却也看得亲切。这里看未完，那边又有一个上轿。楚卿忙转目观望，只见那女子左脚已进轿内，右脚刚刚缩进，一只红绣鞋，小得□□，面庞竟未曾看得，并不知有多少年纪。慌忙再看后面，只剩一顶空轿，等着个半老佳人在那里与尼姑说话。胡楚卿懊悔不及，那前面先上轿的三乘，已起身上。只见第四乘尚在等着后面，忽轿内一只纤纤玉手，推起半边帘子，露出脸来，似要说话光景。见了楚卿，却又缩进。

看官，你道甚么缘故？原来小姐见前面轿子已去，意欲唤养娘，催后面母亲起身，见有人看，忙缩进去，原是无心。楚卿打个照面看着，惊喜道：“天下有这样佳人，真是绝色，又且有情，推帘看我。”正在思想，那两乘轿都起身了。忽清书在旁道：“相公，不知谁家小姐，如此标致。又不知后来嫁与何人享福。”楚卿道：“你如何知他未嫁？”清书道：“我明明见他是盘头女儿。”蔡德也接口道：“其实还是一位小姐。”楚卿听了，不胜心痒。因说道：“我等了半日，未曾看得亲切。料他必住城内，明日省走几里路也好，你两个可速速搬行李，进城安歇。我先去，偏要看他一看。好歹在县前等我说话罢。”说罢，急急赶去。及赶上轿子，尾后半箭之地，路上也无心观看。及进了城，又行三四条街，五乘轿子立住脚。不知轿内说些甚么话，只见丫环妇女，分走开来。前面三乘轿子，望南去了。后面两乘，望西直走。原来是两处的。楚卿随着后边轿，也望西来。走过县前，又过一条街，到了一个大墙门首，将轿子歇下。楚卿急挨上前。这些妇女，掀开两处帘子，先走出一个老的，后走出一位小姐。果然，体态轻盈，天姿国色。是个未及笄女子。上阶时露出金莲半折，与丫环们说说笑笑，竟进去了。并不曾把楚卿相得一相。那楚卿站了良久，不觉扫兴而归。行了三五丈，又转身来，把门墙内仔细一看，痴心望再出来的景象。忽见门边有一条字，上写着：◇本宅收觅随任书童◇楚卿那时，见了此字，不觉欢喜。暗想道：我这样才子，不配得个佳人，也枉生一世

。这小姐形容体态，虽是绝色，但不知内才如何。我今趁此机会，就扮作书童，做个进身之策，那时得与小姐亲近，闻一闻香气。他若有才，我就与他吟诗，答应起来。倘能窃玉偷香，与他说明，成就了百年姻眷，岂不是一生受用？你看，楚卿一路胡思乱想，心中定了主意。忽又跌足道：“不妥，我如今已长大了，怎么扮做书童？”看官，你道为何？原来，人家公子，到八九岁就有些气质，到十二三竟装出大人身份来。楚卿这几年，涉历丧葬，迎接宾客，岂不自认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丈夫？今要改做小厮，恐怕长大不像样，所以跌足。却不曾想到，自己虽交十七岁，而身材尚小，还是十四五的光景。且身子又生得伶俐，要做尽可做得。

楚卿正在那里算策，却事有凑巧，见一个垂髫童子，远远而来。楚卿有意走到那童子身边，与他比了一比，自己尚矮他寸许。忙回头一相，见自己身躯，比他小些。暗暗欢喜道：“我明日就叫清书，去访问他姓名事情，再作商议。”急急行来，却也作怪，寻不见县前。忽到了官塘桥。自忖：方才不曾有，必是行错了。急问人时，说是官塘桥。又问到县前多少路，那人道：“里半，进南门，再直走一里，左手转弯就是。”原来，楚卿想扮书童时节，不觉出了神，错认向南而去。那楚卿原也不知，自己好笑起来，只得转身走到南门，再问县前来。蔡德远远窥望，接着道：“相公这时候才来，我们下处已讨多时。日色晚了，可快些去罢。”楚卿笑了，就随蔡德而去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小秀才改扮书童老婆子拿扳券保

词曰：

才遇仙娘，见推轿帘，有意咱行。花解语，玉生香，想杀我刘郎。没奈何，乔装剪发，托入门墙。痴情欲旁西厢，琴挑心未逗，抒拒意先防。若个事，九回肠，与那个商量？且学他，登楼崔护，一试何妨？

——右调寄《意难忘》

话说胡楚卿，随蔡德来到下处。清书笑问道：“相公可曾看见么？”楚卿把眼色一丢，道：“胡说！”清书与蔡德会意，晓得店中杂闹，远方人看妇女不便，明日路上闲讲未迟。因此就闭了口。楚卿暗想道：我明日要做这勾当，蔡德是老成人，必然力阻。不如写封书，设计打发他先到遂平，留清书在此，又好替我装扮。

一夜无辞。明早，楚卿在床上，唤蔡德道：“我连日劳顿，昨又走急了几里路，身子困倦得紧，意欲歇息两日，着你先到遂平何如？”蔡德道：“许多路在旁，何争这九十里？且到遂平安息，省得大家挂念。”楚卿道：“你有所

不知，我到遂平，俞老爷必定留入内衙，一来请酒演戏，二来客边不得舒畅，拘拘然有何好处？我如今用个名帖，写一封书，你将家中带来套礼，再拿五两银子，买些礼物，预先投进，俞老爷也好打点银子。我一到，盘桓两日就回，岂不两便？”蔡德道：“不难，相公若要舒畅，同到遂平城外，寻个寺院歇下，待老仆把书札投进。只说相公路上有事耽搁，着我先来的。如此就是，何必在此远隔，教我放心不下？”楚卿道：“我身子委实不快，若勉强上了牲口，弄出病来怎好？”店主人见楚卿要住，巴不能勾生意，便对蔡德道：“老人家，你相公是少年公子，吃苦不得，急行一里不如宽行十里，在此我自会服侍，不须你费心。还依着相公，你先去。”蔡德见说话近理，只得先去吃饭。楚卿起来写书帖，将箱内礼物交与蔡德，将身边银子称出五两，买些礼物。又称五钱，与蔡德做盘费。蔡德吩咐清书，小心服侍，两三日就来，叮嘱主人几句，出门去了。

楚卿哄蔡德起身，遂吃了饭，唤清书，附耳道：“如今有一事与你商议，切不可泄露。到县前往西去，右边一条巷内，有大墙门，门边有一条字，‘本宅收觅随任书童’，问他家姓甚名谁，做甚么官。往那里去，见机说话，即刻就来。”清书道：“相公问他收觅书童，敢是要卖我么？”楚卿道：“不是卖你，我有缘故。少不得对你说。”清书去了一个多时，就进来回复：“我方才走到他家墙门，见对门豆腐店，有个老婆子在那里。我假说借坐，等个朋友。因问他：‘前面大墙门里甚样人家？要收觅书童到那里去？’那婆子笑道：‘我晓得你来意了，他家姓沈，名大典，号长卿，一向做兵备官，旧年十二月上京复命。朝里见他能事，今福建沿海地方，倭寇作乱，钦差沈老爷去镇守。不日到家，就要上任。着人寄信回来，要讨书童。他家极是好的，奶奶又贤慧，又无大公子差使，只有一位小姐，名唤若素，才貌双全，年纪十六岁，要检好女婿，未曾许人。你若要去，身价银五两，老爷回来，又有银子赚。是极好的，不要错过了。’我见他说得好意，只得假应道：‘我是不要去，有个亲眷托我，故此替他问一声。’那婆子道：‘你亲眷在那里？’我说：‘就在西门外。’婆子星飞舀一碗腐浆与我吃，又说：‘今日是好日，你快去唤那亲眷来，到我这里，吃了便饭，我同他进去，作承我吃一杯中人酒。’他就催我起身来了。相公，你道他竟认真起来，好笑，好笑。”楚卿听了，拍掌得意道：“妙，妙！我亏你提醒。”清书道：“是甚么缘故？”楚卿掩上客房，道：“沈家小姐，就是昨日进城看的，果是绝色，却恨无门可入，见他字上要收书童，我痴心要趁此机会，改扮投进，图个缘法，却不曾想到受聘不受聘，若一时失检点，进去，他已受过聘了，岂不是劳而无功，总得窃玉偷香，也是坏了阴鹭？你方才说未受聘，岂不是一喜？又婆子说他才貌双全，岂

不是第二喜？况有婆子引进，故此得意。我如今就要做了。”清书见说，呆了半晌，道：“相公主意差了，这个断使不得。”楚卿问：“如何？”清书道：“他是官宦人家，进时易，出时难。相公卖身进去，教我怎生来赎你？如今蔡阿叔又往遂平，我在这里还是等着相公好还是回去好？”楚卿道：“你在这里，切不可擅自回去。我随婆子到他家，得见小姐，看他有何话，订个终身之约，央媒娶他。若是无缘，十日五日，我就出来。”清书笑道：“如此还好。”楚卿道：“拿你家中新做的衣服来，我穿一穿看。”清书取衣服递过，道：“我嫌长，只怕相公嫌短。”楚卿穿起来，倒也不长不短。遂脱下来，付清书折好。幸喜此日店中无客，又兼清静。楚卿原是弱寇，未戴网巾。除下板巾，叫清书把头发周围挑下，用剪刀剪齐。清书道：“相公如此走出去，店主人就要晓得了。”楚卿道：“剪齐了，我原梳上，戴巾出门。”两个弄了周时，把镜一照，甚是得意。复梳上来，对店主人道：“我有个朋友，在东门外，要去拜他，住三日五日未可知，清书却要住在此间。这一间房，我有铺盖物件在里面，不许他人睡的。”主人道：“盛价在此，不妨。若恐年纪小，相公不放胆，有甚么财物，交我便了。”楚卿转身进房，将三十两银用剩的，称一两与清书，去买布做衣服，将十两交与主人，余银自己带在身边。叫清书袖着梳镜衣服，别主人出门。店上买一双眉公蒲鞋，又买一条玄色丝带，检个冷静寺里无人处，梳下发来，脱去自己袍子，穿上清书衣服，换去朱履，系了玄色丝带。清书把楚卿衣服等物收拾，包作一包，跟楚卿出寺。

此时，虽则日长，已是午后。楚卿道：“忙不在一时，且到店上吃些点心。”吃完，就把衣服等物一包，当在店上道：“此物是我家相公的，今没有银子还你，暂当在这里，我转来取赎。”两个人遂走到豆腐店来。婆子道：“你亲眷在那里？”清书道：“这位就是。”楚卿即上前作揖。婆子将楚卿一看，大喜道：“两边造化，有这样标致小官，老爷自然欢喜。你今可曾吃饭么？”楚卿道：“吃过了。”婆子道：“我须问过你姓名根脚，方好领你进去。”楚卿道：“我是归德府鹿邑县人，姓吴。自幼读书，因父母早亡，并无靠托。今要在遂平寻一个亲戚，要央他访个乡宦人家去效劳，后来招赘一个妻子，算做成家。”因指着清书道：“这位是我同乡，他如今现在遂平县俞老爷衙内做亲随，前日告假，来游白莲寺遇见了。多承他说起，故此引到这边。”婆子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只是，立契那个做保？”指清书道：“这位又在隔县。”楚卿道：“做保就烦你老人家。如今且不至立契，待老爷回来，立契未迟。”婆子想着，不立契，没有中物到手。遂摇首道：“这就不敢斗胆了。倘你后日三心两意，不别而行，反要诬你拐带东西，着在我身上，叫我那里来寻你？”楚卿会意，假说解手。到没人处，取出银包，检四五钱一块另包，走来道

：“老人家，我不比没来历的人，就是要立契，我会写，凡书启柬帖，都能替老爷出力，比别人身价不同，却要三十两银子，还要一个好妻子。我就到鹿邑，寻个表叔来做保。如今老爷未回，奶奶怎肯出这许多？若老爷回来不肯，我就去了。况且做了文书，你就担干系。不做文书，后来我要去，由得你责备他不肯出价，是无干系的。你的中物，我自然谢你。如今先有几钱银子在此，只要你引我进去，后来成事，还要重重谢你，不必奶奶要中物。”遂将银子递去。那婆子见送银子，满面笑道：“据你说来，甚是老实。但银子怎好收你？”楚卿道：“只当茶意，谢在后边。”话未完，婆子老官，叫做薄小澜，卖豆腐回来。那婆子对他说着，老官欢喜，就要领楚卿去。婆子道：“你不会说话，还是我去。”遂领楚卿来到大墙门口。

原来，沈家管门的叫做贾门公，那婆子对他说了情由，门公道：“你是相熟的，自进去罢。两位阿弟权在这边坐坐。”婆子去不多时，忙忙出来道：“奶奶甚喜，叫你进去。”原来沈家要收觅书童，是要识字标致的，所以一时难觅。今听说有识字标致的书童，就叫唤进。那楚卿闻唤，随婆子，转弯抹角，走至楼下，请奶奶出来。楚卿远远看时，随着四五个丫环，却不见小姐。只有一个十七八岁大丫环，倒有八九分颜色，不转睛把楚卿看。楚卿自忖：这个可做红娘。夫人走到中间，楚卿上前，叩了四个头。夫人笑道：“就是你么？是那里人？多少年纪？要多少银子？”婆子上前，细细代述一遍。奶奶听说如今不要银子，等我老爷回来立契，多要几两，又要定亲，一发欢喜道：“就是成家的了。若说亲事，你这样人，要好的自然有。”因指旁边大丫环道：“这是我小姐身边极得意的，日后就把他配你。”楚卿道：“多谢奶奶。”因不见小姐，假意问道：“书童初来，不知有几位公子小姐，也要叩个头。”奶奶道：“公子小，只得五岁。一个小姐，在房里，也不必了。方才薄妈妈说你姓吴，但不知叫甚名字。”楚卿道：“我年纪小，尚未有名字。”奶奶道：“既如此，你新来，我又欢喜，就叫喜新罢。”楚卿道：“谢赐美名。”奶奶道：“你亲眷在此，我叫送酒饭来吃。”遂唤一个老奶子，同薄妈妈送楚卿到外厢书房里来。楚卿向老奶子唱个喏，问：“老亲娘高姓？”奶子道：“先夫姓朱，我是奶奶房里管酒米的。”楚卿道：“我远方孩子，无父母亲戚在这里，你就是我父母一般，全仗你老人家照拂。”奶子见说得和气，心中欢喜道：“你不消忧虑。”说未完，只见起先奶奶指的大丫头走到书房边道：“薄妈妈，奶奶叫你去唤老官，来陪喜新哥哥吃酒。”楚卿忙上前要唱喏，他头也不回，进去了。原来，因奶奶说要把他配与楚卿，有些怕羞。今奶奶叫他唤薄妈妈，他不得不过来。心上又要再看楚卿，已在门缝里张了一杯热茶久。故此，说声就走。朱妈妈道：“方才这位姐姐，名唤衮儿。老爷见他标致，要纳为妾

，夫人不肯，送在小姐身边。一手好针线，极聪明，又识字，肯许配你，是你的造化。你今只依我们，称他衾姐罢了。”楚卿道：“承指教。”又见一个妇人，托六碗菜；一个丫头，提两壶酒出来。薄妈妈道：“这是李婶婶。这是木蓝姐。”楚卿俱致意过。清书接酒菜，摆在桌上。那三个妇人，说一声，进去了。薄妈妈也去唤老官了。楚卿因对清书道：“你今只称我吴家哥，坐次不可拘拘，露出马脚。”清书道：“晓得。只是一件，我还是逐日来探望你，还是不来好？”楚卿道：“这三两日，你也不必来。至四五日后，只到县后冷静寺里，上下午来一次，与你打个暗号。若要会你，我画个黑墨圈在右边粉墙上，你就到这边来寻我。”说未完，薄老官来了。楚卿谢了一声，三个吃酒，讲些闲话。天色已晚，大家起身别去。楚卿独自转来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楚卿假赠绿葱簪衾儿错认鸳鸯谱

词曰：

云鬓丝丝润，金莲步步娇。芙蓉如面柳如腰，一见一魂消。暗把金钗赠，频将细语挑。恨他心允话偏骄，不肯便相招。

——右调《巫山一段云》

却说胡楚卿，送清书，别过薄老官，进墙门来，对贾门公道：“贾老伯，明朝奉揖罢。”贾门公道：“如今是一家了，不必费心。”走到书房门口，先前的李阿婶拿了粥，薄妈妈左手提灯，右手拿一壶酒，放在桌上，请楚卿吃。楚卿道：“我酒量浅，你两位是老人家，就在此吃完何如？”两人是贪酒的，就坐下。楚卿道：“我初来踏地，不知高低，托你们传送。明日我就好进来自龋”李阿婶道：“你不晓得，奶奶家教甚严，男子非呼唤不敢擅入，酒饭都是我们传出。”楚卿惊问道：“若这等说，脸水茶汤，传不得许多。”李阿婶道：“奶奶吩咐，厨灶在楼横头，早上茶水是从屋里拿了就走的，可从外巷转到灶边龋若午饭晚饭，是要等候的，不许进来混杂。就是丫头妇女，夜行以火，如在暗中行走，察知必加责罚。”楚卿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正说间，朱妈妈拿一盆脸水来。又见门口灯影乱动，楚卿问：“外面还有人么？”朱妈妈叫道：“衾姐姐，你为甚么不进来？”外边说道：“你来接了去。”朱妈妈出门，扯他进来道：“你两个，生成夫妻了，这床是要你铺的。”衾儿啐了一声，把东西掷在旁边空桌上，夺了灯就走。原来是奶奶叫他同朱妈妈送一条新席、一条被出来。薄妈妈道：“衾姐恁般害羞，走了。待我替你铺着。”楚卿道：“不敢劳你，待我自己来。”薄妈妈道：“我们老人家铺的利市。”那李阿婶已把酒吃完了，二人收拾碗盏，向楚卿说了一声“安寝罢”，大家去了。薄

妈妈也自回家。楚卿闭上书房，去睡不题。

且说若素小姐，四德兼全，博通经史，虽具十分才貌，却素娴母训，不比那些女子，弄笔头，玩风月，要想西厢酬和、寺壁留题勾当的。是日下午在房中，一个丫环唤做采绿，笑嘻嘻走进来道：“小姐，衾姐姐有老公了。”若素骂道：“讲甚么话！”采绿道：“方才奶奶讨一个书童，姓吴，十五岁，与小姐一样标致。说不要银子，只要老爷回来替他定一房亲。夫人欢喜，就说把衾姐姐配他。不是我说的。”若素道：“因何不叫我看？”采绿道：“他说要叩小姐头，夫人说不消了。如今现在外书房。”若素道：“夫人好没主意，怎么才来就轻易许他？”点灯时分，衾儿送夜饭进房。若素故意道：“春风满面，像有甚么喜事。”衾儿涨红了脸，叫声：“小姐，那里说起？”若素道：“方才闻得，奶奶将你许配新进的的书童。”衾儿道：“奶奶是这样哄他，那个当真？”若素问：“人物如何？”衾儿道：“平常。”若素道：“你不中意么？”衾儿带笑道：“甚么中意不中意？只顾盘问，小姐少不得看见就知道。但他在这里，未必长久。”若素道：“恐怕误你，故此问你。他日我若见面就晓得了。”说完，各自收拾不题。

再说楚卿。是夜，因吃几杯酒，一觉又是天明。朱妈妈来唤道：“我领你到厨房认认，下次好自己取脸水。”遂打从厅后出角门，走过一条长巷，转到厨房来。有几个养娘丫头，一一问过。洗完脸，朱妈妈指道：“这左首黑角门，是前楼，奶奶卧房。从中间大天井进去，是后楼，小姐卧房。如今奶奶未起，我领你里边穿出去罢。”就引楚卿入黑角门，走进前楼，向左厢廊下，穿到女厅，再向左边小巷，出外厅来。楚卿道：“原来许多房屋。只是一件，我初来，未曾买得梳匣，烦妈妈，悄悄替我，小姐房里随便那位姐姐权借来一用，不必惊觉夫人，我梳了头，就到街上去买。”朱妈妈道：“晓得！”去不多时，拿出一副来，镜梳俱全，一个小青瓶。朱妈妈道：“这都是衾姐交我的，他说，瓶里是小姐用的露油，用完了，叫我再龋这木梳，不必拿了进去，他自有用得。”说罢，入去。楚卿将梳篦一看，虽是油透的，却收拾干净，云香犹滞，脂泽宛然。闻一闻，道：“衾姐姐，你有深意，非是我薄情。若小姐有缘，你亦有缘。若小姐无缘，我岂肯为你羁绊？又岂肯污了你，作负心郎乎？”咨嗟一回，遂解髻，扳下簪来。惊讶道：“好不细心，幸昨日夫人不曾看见，那有家贫卖身插着紫金通气簪的。我今不如将此簪答赠衾姐厚意罢。”遂对镜梳完，吃了早饭，走到外边，对贾门公道：“我到街上，买件东西就来。”贾门公道：“你自去。”楚卿走到县前，恰好遇着清书，拿包物件。楚卿问：“是何物？”清书道：“就是当在店上的衣服、梳镜等物。昨日晚上取不及，今日赎了来。”楚卿道：“我正要去买副牙梳，送一位姐姐。”清书低低道

：“才去，不知高低，就送这般物件。他若藏了还好，若就用时，可不惹人疑虑？”楚卿道：“有理。不如取自己的去，还了他的罢。”遂买京帕一方，汗巾三条，泥金扇一柄。向清书物件包内，取了梳镜，各心照，别了。

楚卿回到书房，看见朱妈妈，手持钥匙，递与楚卿道：“奶奶吩咐，昨日原是暂时，你年纪小，怕你独自冷静，今叫你到内厅背后，老爷东书房祝只不要抽乱书籍，并零散物件。”楚卿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遂跟他到书房来。开了锁，推开房门，见文具兼备，十分清雅，就往外厢取铺盖各项进来。遂将京帕一方，绿汗巾一条，送朱妈妈。“无以为敬，聊表寸意。”朱妈妈再三不受。楚卿道：“若不受，是不肯照顾我了。”朱妈妈见来意至诚，只说：“帕子，我老人家受了，好包头。这汗巾，送你衾姐罢。”楚卿道：“怎说是我衾姐？知道后来怎样？”朱妈妈道：“奶奶纵有推托，我少不得赞成。”楚卿道：“衾姐心上，知是如何？他又未曾对我面说句话。”朱妈妈道：“这个何难？我将你话对他说，他若情愿，就叫他送饭来你吃，就好与他说话。他若不肯来，我偏叫他拿了茶，我拿了饭。他还不晓得你移在此间，待走过这里，我嗽一声，你从背后走来，他就没处躲了。”楚卿道：“妙甚，我还有东西送他。”朱妈妈道：“如此，我只得受了。”进去不多时，楚卿听得外边说话：“衾姐，我拿饭，你拿茶，大家进去。”咳嗽一声，楚卿即从里边走出。朱妈妈道：“我老人家颠倒，方才奶奶叫他搬进来，我怎么又送饭出去？”楚卿立在总路口，即唱下喏道：“姐姐奉揖。”衾姐没处去，往外就走。朱妈妈扯住道：“那有人家与你见礼你好不睬他的？”楚卿一头唱喏，偷眼觑他。果然庞儿俏，脚儿小，比小姐不差一二分。衾儿含羞，福了两福。楚卿道：“小弟新来，只身无靠，全仗姐姐照拂。”衾儿不语。楚卿道：“昨日奶奶的话，姐姐不必避嫌，未知老爷回来何如。如今是一家人，若姐姐不肯与我说话，固然是大家体统，姐姐日后自有胜我十倍的佳配，我是不中意的。但教我客路他乡，仰面看谁？”即向袖中取出桃红汗巾一条，金通气簪一枝，递过去道：“权为敬意。”朱妈妈替他接着，看道：“哎呀，这是金的。”楚卿道：“是紫金打就绿通气簪，送与姐姐通发。”朱妈妈道：“戴这样簪儿，是个好人家子了。衾姐姐，在别人，吴小官决不送他。如今你两个，终久是夫妻，不要拂了他盛意。”衾儿在里边时，朱妈妈已对他说：“吴小官见你不理他，道你看他不上。”如今又见他送簪，只得向朱妈妈道：“那里有不说话的人？只因昨日奶奶偶然说出，原未必作准，你们以为当真，教我羞答答，怎好开口？若疑我看不上吴家哥哥，是反说了。况此事要凭吴家哥哥本心，没有我作主。如今把这句话丢开。若要照顾，这簪儿断不受。”楚卿道：“姐姐若不受，我在此做甚么？就要去了。”衾儿见说起决绝话来，也就应道：“我若受了你的，自古才郎

薄幸，倘若你另有中意的，去了，懊悔起来，还是我守着你，还是送簪还你？”楚卿见他说得斩钉截铁，只得诡一句道：“不瞒两位说，我舍间原有些家私，因梦见一个神人吩咐云：‘才子与佳人，姻缘上蔡城。’故此我到这边。这句话，对小姐也讲得的，那希罕这一根簪儿？又不是聘礼，不过送与姐姐做些人事。就是姻缘，成不成，也情愿送与姐姐插戴的，为何不受？况且梦中之话，我也不过试试耳，原不作准。方才姐姐讲‘把这句话丢开’，极有主意的。但要姐姐早晚替我用情些就是了。”衾儿道：“如此，我权收了。”放在荷包里，就去托饭，送转书房来。楚卿上前来接，那衾儿肥白的一双纤手没处缩，被楚卿摸了一把，自己拿到书房。衾儿立在门首道：“也要说过，我此身虽在大户人家，却礼法自守，夫人小姐家教又严，以后若要浆洗衣裳，要些长短，只要朱妈妈私对我说，自然尽心的。若汤水茶饭，得空同着人送来。若不得空，要我一人送来，断不能够。莫道我无情也。”楚卿道：“多谢！但姐姐，既蒙见爱，也不要说了尽绝话。倘我要些甚么，若你不肯独自送来，难道转误我不成？”衾儿微笑，摇头道：“未必。”走至转弯处，回头相一相，进去了。楚卿就取梳镜，对朱妈妈道：“我已买了，烦你带还衾姐。”

欲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没奈何押盘随轿有机变考古徵诗

词曰：

才充学饱，绣阁里观风试考。诗成七步三章早。暂入侯门，这个青春少。

闺中斗捷炉烟袅，棋逢对手真奇巧，英姿隼质偏怜校鹤立鸡群，骨格非凡鸟。

——右调寄《醉落魄》

话说楚卿，用过饭，想道：“这妮子好刁蹬，好聪明。哎，你有操守，我也有主意，只是枉了你一片真心，累你单相思了。但衾儿尚然如此，小姐家教，一发不消说得。不知何时有个着落。我今且写一柄扇子，送与贾门公。就去问他的号，叫做仰桥。写了一首唐诗，后假个名人，书房里凑巧有印色图书，检一城市山林图书打在上面，袖出送他。贾仰桥喜道：“我尚未做主人，怎反惠及佳扇？”谢了又谢，遂领他到后屋里，两边家人人家，都去拜过。只见妇人多，男子少。也有留话的，也有立着讲话的，直弄到晚。楚卿只管称阿婶、阿叔、哥哥、姐姐，一味谦逊。那些见他标致活动，无一个不喜欢。又有一个引他去洗澡。回到书房，只见灯火、夜饭俱已摆在那里。懊悔道：“此饭或是衾姐送来也未可知，误了与他讲话了。”吃完饭，把灯照检书籍，都是看过的。有一口大橱无锁，开看时，却是一部《二十一史》。想道：这书还好消闲

。因检后半部来看，烛完，睡了。

明早，楚卿起来，到厨下。衾姐与朱妈妈正在灶前，即取一盆水与楚卿，道：“我昨晚送夜饭出来，不知你那里去了。”楚卿忙问：“你同那个来的？”衾儿哄他道：“我独自一个送来的。”楚卿道：“我因拜望墙门里这些人，又洗个澡。已后再不出书房了。”衾儿掩口笑了一笑，待楚卿洗完，又取一盆水，到小姐房里去了。楚卿出来，悔恨不迭。因此再不出书房，只把书来看。恐如昨夜，烛尽不得象意，到街上买了二三十枝烛来。

是晚，朱妈妈同一个陌生的送饭来。楚卿问：“这个是那个？”朱妈妈道：“是小姐乳母宋妈妈。”作揖过，见许多蜡烛，问：“要做甚么？”楚卿道：“看书。”宋妈妈道：“日里看也够了，怎么夜里还看？”楚卿道：“这个书，不是宦家没有的。我上年只看过前半截，因父母亡后，不曾看得后截。故此，买烛要看完他。”宋妈妈道：“这也难得。”楚卿吃完了夜饭，二人收去。楚卿暗想：“衾儿今日何不出来？”心中闷闷不乐。勉强看几页书，一时无聊，遂题诗一首道：朱门夜读漫焚膏，娇客何人识韦皋？

槐荫未擎鹭足，藕丝先缚凤凰毛。

蓝桥路近人难到，巫峡云深梦尚高。

微服不知堪解佩，且凭青史伴闲劳。

题完，感慨一番，睡了。

连连几日，衾儿不见出来。屈指一算，自四月初八日遇见小姐，初九日到此，今日十四日，已为他耽搁七日了。为何衾姐这几日影也不见？此事，料是无缘。正在呆想，忽见朱妈妈走来，道：“夫人唤你。”楚卿随至楼下。夫人道：“侯老爷夫人，十六日寿旦。明日要去送礼，你替我照这帐上买了物件，备个礼帖，明早送去。”遂将银子、帐单递与楚卿。楚卿出来，把礼物件件买完，一齐送进，存银开帐，结算明白，递与夫人。夫人见礼物买得又值又好，甚是欢喜。吩咐写帖：“照这单上，再添膝衣、寿枕两件，后写沈门尤氏。”楚卿取帖，写完送进，夫人看道：“果然一笔好字，件件胜人。你出去罢。”夫人遂把帖子与小姐看，称赞喜新。宋妈妈在旁接口道：“不但字写的好，还买几斤蜡烛，夜里看书哩。”夫人道：“他肯如此，一发可敬。”

到次日，夫人叫粗用的挑了盘，唤喜新押着，拿帖随去，那侯家留饭。

看官，你道楚卿在沈家做书童，是为小姐面上，还是甘心的到侯家与这些书房大叔、哥哥、弟弟起来？好不惭愧。又想到：不吃些亏，那有妻子这般容易的？别了先回。少顷，挑盒的同着侯家一个阿婶，拿帖来请夫人。楚卿打听得夫人说“我自然来领，小姐不来。”楚卿就中了状元也没有这般得意。心内想道：夫人去后，只说讨针线闯进去，要叩小姐头，那时看他眉目说话就有斟

酌了，衾姐自然用情的。

到了次日，朱妈妈送饭出来，道：“我们今日都要跟奶奶去，昼饭我吩咐衾姐送来你吃。”楚卿喜得在书房乱跳。

少顷，只见丫头妇女，同奶奶出来。衾姐在后，望见楚卿，转闭角门进去了。楚卿正在疑惑，奶奶唤道：“喜新，你随我轿去。”这一惊，却又半天起一个霹雳，一魂掉了。只得应一声，随在后面。肚里想道：千巴万巴捉得这个空，又成画饼。不如回去，索性大着胆，叫衾姐出来，说个明白。去了罢。正待转身，却见卖玫瑰花的，两篮约有二三百朵，夫人连篮买着，叫喜新送回，唤宋妈妈拿进去与小姐打饼。楚卿又如接着诏书赦了一样，急急走至前楼，只见角门紧闭。恨道：“原来衾姐这般恶作。”又想到：我差矣，如今是夫人叫我送花回，谁敢说我不是？竟大着胆，如奉圣旨一般，从外巷转入前楼黑角门来，幸喜无人看见。又走到中间楼下，只见衾儿在那里替夫人锁门。楚卿道：“好狠心姐姐，这几日，影也不见，害得我病出。你何不来医我？”衾儿笑脸相迎道：“我又不曾咒你，我又不是郎中，怎害得你病出，医得你病好？”楚卿见无人处衾儿迎着笑语，喜出望外，却心在小姐身上，无心与他缠帐，说：“夫人着我送花与小姐打饼，我要叩小姐的头。先替你戴两朵去。”衾儿道：“谁要你戴来？”接着两篮花就走。楚卿跟进。只见衾儿走到后楼房里，对小姐道：“奶奶差喜新送花来，要叩小姐头。”若素道：“我正要认认他。”走出房来。楚卿定睛细看，比那远观更是不同：羞蛾淡淡，未经张敞之描；眉脸盈盈，欲惹襄王之梦。临风杨柳，应教不数蛮腰；绽露樱桃，何必浪开樊口？秋水为神，芙蓉为骨；比桃花浅些，比梨花艳些。

楚卿叩下头去，看见湘裙底下一双小脚，一发出了神。就连叩了五个头。衾儿在旁笑起来。若素道：“不消了。”细看楚卿时：髻挽乌丝，发披粉颈。丰姿潇洒，比玉树于宗之；风度翩跹，轶明珠于卫■。穿一件可体布袍，楚楚似王恭鹤氅；踏一双新兴蒲鞋，轩轩如叶县仙舄。腰间玄色丝绦，足下松江暑袜。

若素问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？为甚么到此？”楚卿道：“归德府鹿邑县人。因父母双亡，要寻一个好妻子，故来到此。”若素道：“标致的，近处怕没有，特费许多路？”楚卿道：“好妻子原是千中检一，有才未必有貌，有貌未必有才。比如小姐一般，天下能有几个？”若素笑道：“你这痴子，好妄想。那佳人配的，第一要才学出众，第二要门楣宦族，第三要人物风流。若有佳人，焉肯配你？”楚卿道：“小姐有所不知。论才学，喜新也将就来；论门楣，喜新原是旧族；论人物，喜新也不为丑。”若素道：“你既说有才，要配个佳人，我就问你。从来显不压弹筝之妇，金不移桑间之妻。乏容奇陋，还是老

死绿窗；瞽目宿瘤，终身不嫁么？”楚卿道：“陌上弹筝，罗敷自有夫也；却金桑下，秋胡不认妻也；那许妇之乏容，是许允之见，如合卺之后，自悔不得；诸葛丑妇，是黄承彦备了妆资，送上门来，安可不受？闽王后宫数千，车载宿瘤者，盗名也；刘廷式娶瞽女，是父聘于未瞽之前，焉敢背命？今喜新并未有聘，焉得不择乎？”衾儿在旁道：“不要班门弄斧！小姐是才女，何不试他一试？”若素初见楚卿，已有此意。今见衾儿说出，便把手中扇叫衾儿付与楚卿道：“你既自夸有才，就将这画上意，吟首诗我听。”楚卿看扇，是画月墙内一个半截美人，伸手窗外摘花。遂吟道：绿窗深处锁婵娟，疑是飞琼谪洞天。

安得出墙花下立，藕丝裙底露金莲。

若素小姐听了，赞道：“好，果然好！”楚卿又吟道：月眉云鬓束轻绡，仿佛临窗见半腰。

若个丹青何吝笔，最风流处未曾描。

若素听到末句，把衣袖掩口而笑。楚卿道：“莫非不通？”若素道：“太难为情些。”楚卿道：“还不尽画上的意思。”又吟道：香篝绿草日迟迟，妆罢何须更拂眉？

插得金钗嫌未媚，隔窗捡取俏花枝。

若素听了，又喜道：“果然捷才，愈出愈妙，令人叹服。”楚卿作得高兴，又见小姐赞不住口，就想吟一首打动他，看是如何。又吟道：佳人孤零觉堪怜，为恁丹青笔不全。

再画阿侬窗外立，与他同结梦中缘。

若素听罢，脸晕红。微笑道：“文思甚佳，只是少年轻薄些。你去罢。”楚卿道：“幼舆折齿，不减风流；司马琴挑，终成佳话。一段幽情，都在这首诗上，小姐怎说轻薄？”若素道：“我也记不得许多，你把这扇子去，题在上面。”楚卿道：“在这里写罢。”若素道：“不雅。到外边去写，写完我叫采绿来龋”楚卿只得走出来。想：小姐果是知音。但举止端重，吟得一句挑逗诗，他就红了脸，说我轻保若要月下谈心，花荫赴约，只怕石沉大海了。又想：是初遇，不得不如此。自古道，一番生，两番熟。我今急急写完，趁夫人未归，送进去，再鼓动他，看是如何？遂自去写扇。

那若素，见楚卿出去，对衾儿道：“你好造化。我看喜新，风流隽逸，是个情种。嫁这样的人，你一生受用了。夫人真好眼力。”衾儿道：“小姐说得恁好……”话未完，楚卿送扇进来。若素道：“写得这快。”遂亲手接来，展开一看，却是一首楷书，一首行书，一首草书，一首隶书。写得龙蛇飞舞，丰致翩翩。赞道：“不但诗亚汉唐，更且字迹钟王。”遂把诗念了一遍，对楚卿道

：“这第四首，不该写在上边。”楚卿道：“小姐，这便叫做太难为情了。凡有才的，必然有情。可惜那画上美人不是真的。若比得琼枝，我喜新就日夜烧香拜他下来，与他吟风弄月，做一对好夫妻，怎肯当面错过？”若素见楚卿字字说得有情，把楚卿上下一相，却见他袖口露出一件宝玩来。只为这件，一个佳人未了，又牵出一段奇缘。

未知露出何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题画扇当面挑情换蓝鱼痴心解佩

词曰：

客路肯蹉跎，只为佳人俏一窝。牵惹少年肠欲断，弥陀，愿买真香供养它

。

凤眼按秋波，细语声声带媚骚。待把心情相诉与，奇奇，忽遇虔婆急杀么

。

——右调寄《南乡子》

话说若素小姐，见楚卿袖里露出一物，夺目可爱。问道：“喜新，你袖中甚么？把我一看。”看官，你道甚么？原来是扇坠，系在素金扇上。楚卿连扇递过。若素接来看时，却是蓝宝石碾成一个小鱼。不满寸许，鳞颊宛然，晶晶可玩，不忍释手。楚卿问道：“此物，小姐心爱么？”若素道：“此物实实精雅，你肯卖我么？”楚卿道：“宁送与小姐，断不卖的。”若素道：“怎么要你送？也罢，我见你带上少个钩，我换你的罢。”遂向腰间裙带上取下来，递与楚卿。原来是个水晶，上面碾成双凤连环，下边插个如意头钩子，清可鉴发。楚卿得意道：“好美器！宝鱼换水晶，小姐，这是如鱼得水了。”若素笑道：“调得好。”楚卿道：“还有一说，换便换了，这鱼至宝，就兑一千金子也不卖的。今送与小姐，不要埋没我一生苦心。”若素道：“虽是美玩，怎么说起这样价钱来？想必是你换的不值，心上不愿么？”楚卿道：“是极情愿的。但喜新这个宝鱼，要比做雍伯的双玉，温峤的镜台，聘一个才貌的佳人，姻缘都在这个上。”话才说到入港，忽闻背后嚷道：“喜新，你怎么不知法度，闯到小姐绣房来！”惊得楚卿回头一看，却是宋妈妈，送饭与小姐吃。楚卿无言可答。只见若素道：“奶奶着他送玫瑰花来。”宋妈妈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出去罢。”楚卿因假说道：“我要问小姐讨两条线用。”若素就叫衾儿，去拿线来与他。正是：白云本是无情物，又被清风引出来。

看官，你道楚卿要线做甚么？原来是要哄宋妈妈先去的意思。那宋妈妈却说道：“你要线，叫我送出来。今日无人在家，随我到厨下，带了饭出去。

”楚卿莫奈何，只得随到厨下，取了饭，进楼角门来。却见衾儿拿着线，走近

前，低低笑道：“亏你的机智，说得好用心话儿，未得陇先望蜀了。”丢在盘子里就走。楚卿道：“陇也未必成。”衾儿已走入中间子内，楚卿叫一声：“姐姐，送些茶与我吃来。”到书房，恨道：“小姐虽被我看得个饱，可恶那婆子打断话头。饭呀，你再迟半刻，我就讨得小姐口气了。”正坐在那里，对着饭自言自语，只见空里放下一壶茶来，耳边听见说“害相思的请茶！”楚卿这一惊非小，回转头来，却见衾儿立在身畔，口中道：“今番也还怪我！”楚卿喜出望外，急立起身，唱个喏下去道：“姐姐这次是破格爱着小生了。”抬起头来，衾儿已不见。原来衾儿见楚卿立起身来，恐怕去搂他，故此转身就走。楚卿急追出书房外，衾儿已进角门，格的一声，反闩上去了。楚卿恨道：“方才我怎么耳就聋了，眼就瞎了？这妮子说话，句句爽利，作事节节乖巧。说他无情，是极有情的；说他有情，是第一无情的了。我也算聪明的人，转被他弄得懵懂起来。若是别个，岂不被他活活弄死？正是：风流肠肚不牵牢，只恐被伊牵惹断。

楚卿吃饭才完，贾门公走来道：“吴小官，你乡里在外边叫你。”楚卿自忖，必是蔡德回来。急出墙门，见清书道：“吴哥，我要远行，特来看你一看。”两人遂往县前来。清书问道：“相公，事体如何？”楚卿道：“功夫已到六分。若一心话应承，就有十分了。”清书道：“蔡德方才来到，十分埋怨我。今在冷静寺里等相公。”楚卿道：“我这样一个身段，怎么去见他？”清书道：“俞老爷差人来接相公，现在下处，我不好对他说，单与蔡德相议，来寻相公。”楚卿道：“我一发不去了。你只说相公不在这里，打发差人先回，叫蔡德好歹等我，两三日必有着落。”转身就走。清书只得去了。楚卿自回书房。

且说若素，见宋妈妈逼出楚卿，暗想：喜新来历有些奇怪，说话句句打在我身上。虽是个风流人物，我必定要问他个端的。便唤衾儿：“你把这扇藏了，夫人看见不便。”忽宋妈妈回来道：“奶奶今日侯夫人留宿，叫我来说。传个诗题在此，我是原要去的。”若素接着，吩咐宋妈妈早去。将诗题一看，却是春闺题目，上限雨丝风片、烟波画船，韵脚溪西鸡齐啼。对衾儿道：“这个诗题，是仿《牡丹亭》上的两句，你拿出去，叫喜新再做一首来看。”衾儿道：“我不去。”若素道：“为甚么不去？”衾儿道：“我见他有些不老成。”若素笑道：“这妮子好痴，那有才情的人，怎肯古板？你难道不嫁他么？”遂唤采绿送去。

却说采绿，年纪十五岁，生得肥肥白白，是个最聪慧的。见楚卿貌美有才，心上倒有羡慕之意。只为夫人许了衾儿，晓得事不两全，只索罢了，却巴不得能够与楚卿讲句话儿。如今叫他送诗题，好不欢喜。遂到书房来。只见楚卿

如热石蚂蚁，不住的走来走去。叫一声：“吴家哥，你妻子在这里了，要也不要？”楚卿见他体态妖娆，言语反来挑拨，因笑道：“姐姐你见我夜来寂寞，肯来伴我作妻子么？”采绿道：“啐！怎么将我作你妻子？你的妻子在我手里？”遂将诗题递与楚卿。假说道：“今日夫人不归，传回的诗题。小姐说，你若作得好，把衾姐赏你，岂不是妻子在我这手里？”楚卿接了诗题一看，想：这妮子倒有风情，可以买嘱。因问道：“姐姐芳名？”采绿道：“我叫采绿。”楚卿道：“衾姐会装乔，我不喜他。若把你配我，我就作一首诗与你拿去。”采绿道：“夫人作主，似难移易。”楚卿道：“我只向夫人要你，难道他不肯？”采绿微笑道：“不要嚼嘴，快些写诗与我拿去。”楚卿道：“我心在你身上，那里写得出来。”采绿道：“前作几首，立刻就完。今这一首，就难起来？”楚卿道：“日间有小姐知音在面前，动了诗兴，就一百首也容易。今天色已晚，写不及。既然夫人不归，我明日送来罢。且住，我有一物送你。”遂到床头，取一条红纱汗巾出来道：“我要央你一件事。你对小姐说，喜新也要小姐诗看看，就求小姐写在我这扇上。若小姐不肯，我当面也要求他。日间宋妈妈古怪，不许我进来。衾姐恶作，把中门关着。你明日，见宋妈妈不在房里时，你就来开了中门，便是你夫妻之情了。”采绿啐了一声，把楚卿打了一下，抓了汗巾就走，道：“晓得了。”遂走进房，将楚卿的话，对小姐述了一遍。若素道：“闺中字迹，可是与人看的么？衾儿，我看喜新不是个下人，有些跷蹊。”衾儿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若素道：“你那晓得？卫青厮役于平阳，金甌佣工于滕肆，法章灌园于太史。喜新此人，若无志气就是个轻薄；若有志气，未必肯在此恋着你。”衾儿道：“扯住不成？”若素道：“老爷年老，公子年小，若肯在此，是个万幸。他若把你不在意中，那里再寻出这样一个？我有道理，明日送诗来，把话一试就晓得了。”

到了次日巳牌时分，楚卿正在书房，只见采绿走来道：“我昨日把你的话对小姐说了。小姐道：‘闺中字迹，不可与人。’黄昏在灯下作了一首，今早誊在花笺上，未知肯与你不肯与你。我偷他诗稿在此。”楚卿喜道：“这是你乖巧。”接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◇春闺雨余芳草绿前溪，丝线慵拈绣阁西。

风影良缘成寡鹄，片时佳梦逐鸣鸡。

烟涵秦鬓修眉润，波曳湘裙俏步齐。

画鼓一声催去后，船船都是动人啼。

楚卿看完，大赞道：“好一个才情女子，果然蕙心兰质，艳凄清。又如隔花看郎，亲切不得。今日得窥其心迹，好侥幸也。”采绿道：“莫讲闲话，宋妈妈正在厨下，小姐叫我去唤李阿婶，你可送诗进去。”楚卿大喜，急急进去

，若素正在窗外。楚卿亲手递去，道：“俚句在此，求小姐改正。”若素接来，只见上写道：雨洗桃花嫁碧溪，丝添堤柳绿桥西。

风开帘幕嗔交蝶，片倚栏杆妒伏鸡。

烟袅薰笼衾独拥，波萦湘簟体谁齐。

画眉人去无消息，船望江干日泪啼。

若素看毕道：“诗如五更杜宇，月下海棠。好情思，好风韵也。”楚卿道：“小姐不必过奖。但求小姐佳句，也借一观，以开尘目。”若素道：“女子诗词，可是外人传得？况我并未曾作。”楚卿道：“从来一唱一和。喜新虽不敢与小姐唱和，但教我下次作也无兴了。小姐决然作过，万祈不吝，题在喜新扇上，也不枉小姐指教一番。喜新是最知窍，决不与外人闻见的。”若素见说“下次不作”，心上又爱他的诗，便沉吟道：“且再处。我要问你，你既有此才，何不读书，图个士进？”楚卿即道：“书都读过，没有什么奇书。”若素道：“既是饱学，何不去求功名，却在人门下？你若有志气，就在我这里读书，我对老爷说，另眼看你。”楚卿道：“功名易，妻子难，若不聘个佳人，要功名何用？”若素道：“衾儿甚有姿色，我把他配你。”楚卿道：“小姐美意，自不敢却。但书中自有女颜如玉。若单标致如衾姐，没有才情如小姐，喜新也不必在这里。”正说到要紧处，忽采绿入来道：“快些从角门出去，夫人进来了。”楚卿一头走，一头叮嘱道：“千万写扇子。”若素也急急吩咐道：“夫人在家，断不可进来。”楚卿未到角门，夫人走到左厢廊下，早已望见。唤住道：“你进来做甚么？”楚卿诨一句道：“要问朱妈妈讨个针用。”夫人厉声道：“朱妈妈昨日随我去，是你晓得，怎么支吾起来？”楚卿道：“喜新不晓得他住在人家，故此来寻，因见楼下无人，就出来了。”夫人心上有些疑惑，因是新近，不好叱他。乃吩咐道：“非呼唤，不许至楼下。”楚卿道：“晓得。”遂回书房。

若素因楚卿出去，心上避嫌，只做不知，不敢迎接母亲，故意等到夫人进来，方去问候。问候完了，回到自己房里。想：喜新的话，明明是为着我。他又道：“功名易，妻子难”，眼见得不是下人，衾儿绝然拌他不祝喜新，喜新，你好痴算计，难道我就好许你不成？又想到：岂有此理！姻缘自有天定，我只守我女子之道罢了。虽然，我若太无情，只说我无眼力，他若要我写扇，我只把唐诗写一首在上面，与他就是。遂取扇写完。到黄昏时分，叫衾儿道：“你明日清早，趁夫人未起，将扇送还喜新。对他就，婚姻不可妄想，主意要自己打定，志气不可隳颓，在此须守法度。你看他说甚么话回复我。”衾儿道：“早去就是。”

明日起来，衾儿送扇出去。孰知事不凑巧，才出角门，而夫人竟知道了。

衾儿大惊。

未知如何回答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沈夫人打草惊蛇俞县尹执柯泣凤

诗曰：

一天骤雨乱萍踪，藕断丝连诉晓风。

幅素实堪书梦谱，怀衾谁许破愁胸？

遂平义重能操介，上蔡缘艰未割封。

好事多磨休躁急，且同阮籍哭途穷。

话说衾儿，清早奉小姐之命，送扇还喜新。但知防近不防远，不知夫人已在天井里看金鱼，竟望厢廊就走，开角门要往书房来。那夫人，昨日因喜新在里边出去，已存个防察念头。今见衾儿光景，遂赶上一步，喝住道：“要那里去？”衾儿开角门时性急了，拔闼甚响，楚卿在书房里听见，恐怕不是衾儿定是采绿，赶来一望，只见衾儿向内走，却不知夫人立在转弯处，高叫一声姐姐。夫人探头一望，见是喜新，心中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贱人，好大胆！喜新才来，你就与他勾搭了。昨日他进来做甚么？如今你出去做甚么？从实供招。”

衾儿道：“他昨日何曾进来？”夫人一掌打去，衾儿急举手一按，不意袖里撒出扇子。衾儿急去拾着。夫人夺来看时，却是一柄金扇，小姐的字在上面。也不看诗句，又一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不在家，你引诱起小姐。朱妈妈，快拿拶指来。若素这不长进的，快走出来！”那朱妈妈正在厨下催脸水，刚进角门，听得里边打骂，立住脚，向子眼里一瞧，探知缘故。忙走进书房，对楚卿道：“你们做甚事？小姐写扇叫衾姐送你，被夫人搜着。如今小姐、衾儿都要拶哩。你快些打点。”说罢，转身入去。楚卿原是胆小，唤衾姐时，看见夫人，不觉大惊。及闻得里边闹嚷，虽听得不清，胆已惊碎。今见朱妈妈说小姐衾儿都要拶，一发吓坏。想：闺门如此，怎得小姐到手？今后欲见一面断不能了。若不早走，决然被辱，不如去罢。急走出来。喜得门公不在，忙到冷静寺前。要画圈时，又忘了带墨。往寺内来，只见东歪西倒，没有一个和尚。寻着一个陀道人，问他借笔，他说师父化缘出去，锁在房里。楚卿十分焦躁。忽见一个行灶在那里，又问陀道人要水，他说没有水，只得吐些津沫，把指头调了灶烟，画在墙上。弄得两手漆黑。寻水净手，躲在里边不敢出来。清书望见墙上有黑圈，进来寻着。楚卿道：“你快去拿巾服木梳来，叫蔡德收拾行李，问店家取十两银头，算还饭钱，速速到这里起身。”

不逾时，清书把巾服木梳取到，替楚卿改装，仍做起相公。蔡德已至，两边问了几句，遂走出城。吃过饭，觅牲口上路，方才放心。一路上，三人各说

些话。此时，四月十八，天气正长，到遂平未黑。下了牲口，报进衙门。俞彦伯迎入后堂，各叙寒温。茶罢，饮酒。彦伯道：“前日，闻兄在上蔡，特差人迎候，不知台驾又往何所。楚卿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另日细谈。”彦伯晓得路途劳顿，遂收拾安置。接连三五日，颜伯见楚卿长吁短叹，眉锁愁容，问道：“吾兄有何心事，不妨与弟言之。”楚卿道：“忝在世谊，但说无妨。”遂把前事细述一番。彦伯笑道：“原来有此韵事，待弟为兄谋之。”楚卿急问：“兄有何良策？”彦伯道：“长卿与先父同年。那长卿的夫人，是上蔡尤工科长女，尤工科夫人是米脂县人，他到舅家时，弟自幼原认得。一来是年伯，二来是相知，今与兄执柯何如？”楚卿揖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德铭五内了。”彦伯笑道：“才说作媒，就下礼来。若到洞房花烛，不要磕破了头？”大家笑一回。明日，彦伯收拾礼物，往上蔡来。

再说沈夫人，那日见了扇子，把衾儿打了两掌，叫朱妈妈唤小姐出来。若素听得，大惊，却有急智。对朱妈妈道：“你且顺我的话就是。”遂走出来。夫人骂道：“好个闺女！”若素道：“母亲不曾问得来历，实不干衾儿之事。孩儿素守母训，只因昨日朱妈妈传诗题回来，喜新在外看见，说：‘我也会作诗。既小姐能诗，我有扇烦你央小姐题写。’朱妈妈只道孩儿会作，竟拿进来，对孩儿说。孩儿想，喜新不过是书童，那里会作诗？因叫朱妈妈对他说：‘你若果然作得好，小姐就替你写了。’原是哄他，不意朱妈妈出去，喜新的诗已写就，拿进来孩儿看时，却作得好。因想，父亲年老，若得喜新在此，甚可替父亲料理，不好哄他。又想，闺中诗句，岂宜传出？故此，写唐诗一首，叫衾儿送去。吩咐他下次不可传诗进来。不意母亲知道。其实衾儿无过。就是喜新昨日进来，方才母亲又看见，或者为讨扇子，亦未可知。母亲不必过虑。”夫人听了，才把扇子上诗一看，却是杜甫七言《初夏》一律，后题“夏日偶书”，又无图书名字，方息怒道：“衾儿何不早对我说？且问你，喜新的诗呢？”若素道：“在房中。”就叫采绿去取来。夫人看了，惊道：“这也不信。朱妈妈，你去唤他进来，我问他。”又向若素道：“你的诗呢？”若素也叫采绿取来。夫人看完了，说道：“虽是春闺，在妇人，则此诗甚美；在女子，还该清雅些。衾儿，你同小姐去罢。”停了半日，朱妈妈进来道：“喜新不知那里去了，到处寻不见。”夫人叫问豆腐店，也说不晓得。心上疑惑，难道闻我打衾儿，他就惊走？到书房看时，件件不动，桌上摊着几本书，是《二十一史》。再看床上，枕头边一只黑漆小匣。开看，却是副牙梳，一瓶百花露油。大疑道：“这是京里带来若素梳头的。”匣下压着两幅纸，一幅就是《春闺》诗，一幅是《夜读有怀》。连看几遍，想：此子也奇。遂拿了梳匣，到小姐房中，问：“这瓶油，那个送与喜新的？”衾儿道：“并不曾有人出去，那个

送他。”若素道：“他既有牙梳，岂没有油？”夫人道：“喜新的诗，你见过《春闺》一首，还有《夜读有怀》一首？”遂把诗付与小姐看。若素看了，心中了然。故意道：“据诗中意思，却是为着衾儿。”夫人道：“你有所不知。他第一句说‘娇客何人识韦皋？’韦皋未遇时，为张延赏门婿。延赏恶而逐出。后韦皋持节，代延赏。此句是喜新讥我不识人。‘槐荫未擎鹭足’，是宫槐之下，未列着鹭序班，喻未仕也。第四句是为婚姻而羁绊。第五第六是未成就的意思。第七句‘微服不知堪解佩’，昔郑交甫游汉皋，二女解佩，今变服而在门下，不知能遇否，则他非下人可知。末句‘且凭青史伴闲劳’，古诗有‘闲劳到底胜劳劳’之句，他明明是无书不读，闲在此间，借史以消遣。则其不为做书童而来可知。”若素道：“如此看来，与康宣华学者之事一辙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喜新不见回来，必是惊走。他若恋着衾儿，必不去。若不独为衾儿，决不来。”若素道：“来与不来，母亲将何以处之？”夫人道：“若不来，也罢，若是来，我把衾儿配他，凭他去。”若素道：“母亲高见极是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长接的家人回来，说：“老爷已到省下，着我先回。钦限紧急，五月不利出门，吩咐家人作速收拾。二十六到家，二十八就要起行。”合家大小，各去打点。到了二十四日，俞彦伯备礼拜见沈夫人。夫人以母亲乡党，又系年侄，出来相见。茶罢，彦伯说起作伐之事，夫人道：“本当从命，但一来老身只生此女，不舍远离，二来寒门并无白衣女婿，三来女婿必要见面。今行期迫促，不假访察，待一二年旋归领教罢。”彦伯见事不可挽，打一躬道：“伯母以旋归为约，决不于福闽择婿了。小侄专候归旌就是。”夫人道：“盛仪绝不敢领，只还要借重一事。前日，有个姓吴的，也是鹿邑县人，投舍间作书童，取名喜新，老身爱他聪俊，许把小婢衾儿配他。不意那日，衾儿出去开角门，喜新推角门进来，老身不知就里，疑其有私，责衾儿几下，他就惊走。却见他两首诗，其实才堪驾海，志可凌云，决非下辈。他说有个乡里，在尊府作仆，不知此人可曾到来。若在尊府，情愿将衾儿嫁他，听凭去就，也是老身怜才之意。”彦伯道：“待小侄回敝衙访问。但有诗，乞借一观。”夫人命朱妈妈取出。彦伯看了道：“据这诗口气，决是国器时髦，岂肯为着尊婢？必是慕令爱才貌，故作此游戏三昧。伯母既是怜才，还该斟酌，待小侄访的回复何如？”夫人答道：“老身岂不明白？但此人头角未峥嵘，门楣未考，轻易允口，岂不令人见笑？这事断使不得。若访得着，只把衾儿与他便了。”彦伯听了，料这事难成，只得作别出门，竟回遂平。

次日才到，楚卿急问道：“消息如何？”彦伯把上项事说一遍，楚卿顿足，情急起来。彦伯道：“他归期尚远，兄何不先娶衾儿，聊慰寂寞？俟来岁乡试中了，那时小弟从中竭力，亦未为迟，何必如此愁态？”楚卿道：“人生在

世，一夫一妇是个正理，不得已无子而娶妾。若薄幸而二色者，非君子也。况若素才貌无双，那一种端庄性格更是希有。小弟与他说到相关处，他也不叱，也不答，只涨红脸说道：‘你出去罢。’何等温柔；及宋妈妈怪弟闯入内室，他说奶奶着我送花来，何等回护；小弟假说要线，他即唤衾儿取线，何等聪慧而顺从；及夫人回来，小弟临出门，叮嘱他写扇，他又急急吩咐，‘夫人在家，断不可进来’，何等体谅。”说到此处，大哭起来。又道：“小姐说，闺中字迹，断不传人，却又不拒绝我，特地写着扇子，悄悄唤衾儿送出，又不知多少幽情谜语在上面。今忽天各一方，教我怎撇得下？”竟哭个不止。彦伯道：“不许过虑，好处还在后边。今兄且在此与弟盘桓数月，待过了新年，科考还家，免生烦恼。”楚卿道：“虽承盛意，小弟在此一发愁闷，不如回去，在路上无人处，待弟哭个爽利。明日断要奉别了。”说未完，门后来报：“外边有一起奸情事，一个美妇女，同两个花子解进来，请老爷升堂。”楚卿闻知，止了眼泪，就出来看审。

未知所审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守钱梟烧作烂虾蟆滥淫妇断配群花子诗曰：盈虚端不爽毫芒，逆取何如顺取强？

梅坞藏金多速祸，燕山蓄善自呈祥。

请看梓■今谁在？试问铜陵音已亡。

天杀蠢人多富吝，任呼钱癖亦惭惶。

话说胡楚卿，拭干泪眼，出来看审奸情。看官，丢开上文，待我说个来历。

遂平县东门外二十里，地名灌村。有个财主姓吴，名履安，祖上原是巨富。到他手里，更一钱不费。身上衣服，要着七八年；礼孔三四层，还怕洗碎了，带齜齜穿着；帽子开花，常用旧布托里；一双鞋子，逢年朝月节，略套一套即时藏起；用五个钱买双草鞋穿着，恐擦坏袜子，布条沿了口，防走穿底，常趂些烂泥。这也罢了，若佃户种他田，遇着水旱，别人家五分，他极少也要八分。这些佃户，欲不种，没有别姓田，只得种他。若说放债，一发加四加五，利尾算利；借了他的，无不被他克剥。要到第二家去借，远近又被他盘穷，不得不上他的钩。及有被他克剥不起，要与他拚命，他又算计好，总不放债，收拾起来，都积在几处典铺里。家中日用，豆腐也不易吃一块。所以，在他身上又积几十万家私，真是一方之霸。却亏得他娘子颜氏，原是宦族，能书能算。履安胸中浅浅，每事不敢与娘子争论。颜氏见丈夫财上刻毒，不时劝谕，那里肯听？至三十五岁无子息。劝他娶妾，他不肯，说道：“娶妾必定年少

，就生下儿子，我年老死了，少不得连家私都带去嫁人。”颜氏没法，吃了长斋，瞒着丈夫修桥造路，广行方便。所行善事，难以尽述，到三十七岁，颜氏生一个儿子，取名欢郎。眉清目秀，颖异非常。到六岁，从师上学。履安择一个欠债之人，文理不通，上门揽馆。先生教了一年，反向他找几钱利尾；差六分银子，还留先生一部《四书》，颜氏查考学课，竟是空空。遂着管家，另访一位宿儒。对他讲过，暗赠束金二十两，履安聘金在外。那先生感激，晓夜研究，不上五年，欢郎天资聪秀，五经通彻，取名无欲，字子刚。至十五岁，入泮。履安为他择名门女，结下一头亲事。亲翁姓贾，他是扳仰富厚，又奉承子刚秀才。到十八岁做亲，借债嫁女，妆资倒赔数百金。过门之后，子刚见妻子容貌不美，行步不俏，心上不悦。或住书房，或会考住朋友处。日远日疏。履安生了两个恶疮，昼夜呻吟，说新妇命不好。连颜氏，极明白的人，也冷言冷语。可怜贾氏，吞声忍气。上事公姑，下事夫主。中馈之暇，即勤女工，百般孝顺。子刚付之不理，暗中下了多少眼泪。娘家来领，又不许归宁。满腔恶气，无处告诉，竟成郁症，茶饭暂减。自己取簪珥赎药，公姑又说他装模作样。过了弥月，将呜呼了。

忽一日，子刚要入城，到房取新鞋袜。丫头无处寻觅，贾氏在床上听得，逐个字挣出道：“在厨房里。”子刚勉强揭开帐一看，问：“病体如何？”贾氏道：“你问我一声，多谢你。我今命在旦夕，不能服侍你。我死之后，作速娶个贤慧夫人，不要牵肠挂肚。若肯垂怜，今日替我寄个信与父母，见一面而别，就是你大阴德。”说罢，泪下如雨。子刚见遍体羸瘦，语语至诚，不觉也流泪。贾氏道：“你若哭，我死也瞑目了。两年夫妇，虽不亲爱，却不伤我一句。但我自嫌丑拙，不能取悦于君。但生不能同衾，愿你百年之后，念花烛之情，与我合葬，得享你子孙一碗羹饭，我在九泉亦含笑矣。”话到伤心，一痛而死。子刚放声大哭道：“决然合葬。”遂请丈人丈母来看了，棺衾厚殓埋葬。过了月余，门上做媒不绝。子刚到处挨访，闻得个宦族井氏，容貌绝伦，年十九岁，新寡，财礼百两。父亲只肯许三十两，子刚暗暗兑换贾氏首饰凑数，娶过门来。艳冶动人，衽席之间，播弄得子刚魂都快活。井氏自恃色美，又夸名门，把公姑不放在心上；公姑又体惜他娇怯，奉承他是旧家小姐，就有不是处，亦甘忍而不言也，反说他命好，“前夫受享他不起，我家有福，得此好媳妇。”

未及两月，有债户唤做任大者，借过米六斗。其时价贵，作银一两起利。后任大远出，至第三年回家。履安利上加利，估了他米二石，猪一口。又勒他写了五钱欠票。至来年七月，履安哄他：“还了我银子，与你重做交易，拨米两石借你。”任大听了，向一个朋友借他余米银五钱，对他说：“我明日即取

米还你。”持银送至吴家，履安收着，道：“今日没有工夫，明日送到宅上还你。”任大回去，到了次日，履安即到任大家中道：“五钱母银，和你加三算，还该利银一钱二分。一发清足，交还欠票。”任大要借米，只得机上剪布五尺，又凭他捉了一只大公鸡。履安道：“值一钱一分，还少一分。”见壁上挂着一本官历，取下道：“这个做一分罢。我正要看看放债好日。”遂递还欠票，袖了历本，拿着鸡并布，如飞去了。任大急急写了借批，与两个儿子扛着箩到他家里借米。回说出门讨债了。明再去，等了半日才走出道：“你来做甚么？”任大道：“承许借米，特写约批在此。履安摇首道：“一两米银，讨了三四年，才算弄明白，今谁要借你？”任大苦求一番，只是不允。想道：自己没有也罢，转借的五钱来，教我那有米还他？只得又哀恳道：“止借一石罢。”履安又不允，把手一摊，竟踱了进去。任大急得三神暴跳，气又气，饿又饿，骂道：“没天理老乌龟，少不得天火烧。”履安听了，怒跑出来。未及开口，不提防任大恨极就是一掌。力猛了些，家中一只恶犬正在那里吠生人，一交跌去，正磕在狗头上，磕去两个牙齿。那狗，被履安颈压翻，仰转身把爪一挖，履安一只右眼弄瞎了。履安眼痛，极喊一声。这狗，认是捉住他，狠命一口，将履安右耳咬了下来。任大见了，往外就走。跨出门槛，回头一望，不期一脚踏在空里，仰身跌倒阶沿石上，已磕伤头脑，血流满地。两个儿子大恨，拿两条扁担奔进去，把履安打得浑身肿紫，救命连天。许多家人出来救祝看任大，已呜呼了。闹动地方，都道履安打死人，个个大恨。三日前，又唤子刚到颖上典中算帐未回，家里打得雪片，仓里米谷挑尽，不亦乐乎。媳妇躲到母家去了。这些人，把尸骸扛到厅上，将履安解入城来。

看官，履安平日，若有至爱朋友，自然替他出来周全。拼得几百两银子，买嘱尸亲，地方衙门，上下从直，断他斗殴身死。无奈，处处冤家，没人来解说。县官又闻里富，见没有关节，一夹打四十，收监。次日，又把履安拿出再夹。履安只得认了斗殴推跌身死。及子刚得信，连夜奔回，遂买嘱尸亲，到衙门用了二三千银子，告了一段拦招，方才断得两下斗殴，自己失足，误跌身死，暂行保释，听候详宪发落。已是伏囹百日。此时，十月尽间，子刚与颜氏往庄上收租，履安因夹打重伤，在家养玻正在楼上，忽见前厅火起。刚下胡梯，梯上火起。不敢出前门，往后楼要去抢那放债帐目，不想库房火又起。急往后园门，门再扳不开。那火，已烧到后楼，进退无路，只得钻在粪窖里，喜得两日前挑干了。谁知屋倒下来，烧着身上衣服，烫得浑身火泡，又钻不出，火气一炙，闷死了。这些家人妇女，个个走脱。

子刚母子，得信赶回，已是天晚。火势正焰，无法可救。是日，井氏回来，只得宿在船上。可怜几十万家私，尽成灰烬。只有二处典铺并田地不曾烧得

，放债帐簿，并无片纸，惟有田产租簿，并典中数目，子刚带在庄上。明早，子刚不知履安尸首在何处，打发井氏往庄上，唤附近欠债人家，一概蠲免，着他同家人扒运瓦砾。直弄到第五日，在粪窖扒出尸首，遍体斑烂，火气入腹，像一个癞虾蟆，买棺盛殓埋葬。在庄上再起几间屋，重置一番家伙。自此以后，人人藉口谈论履安恶报。子刚闻得，遂发狠要做挣气的事。算计后年科举，有服，考不得。及至服满，又下不得秋闱，遂援例入监。把家事托几个管家执掌，竟坐监读书。一去数月，颜氏见媳妇不肯做家，惟图安逸，未免说了几句。井氏回娘家去了，屡接不回。直至岁终，娘家也无盘盒，突然送来。过了新春，子刚抵家，井氏床头告诉，意欲另居。子刚溺于私爱，想前贾氏被母亲憎嫌死了，今我在家日少，倘妻子气出病来，悔之晚矣。遂托言“在庠诸友，会考作文不便”，竟与井氏移居入城，带丫头一个，炊爨老婆一个，并跟随的书童，住在城内灵官庙前。过了月余，子刚下乡探母，料理些家事，一去数日。

原来，井氏是最淫的妇人。前夫姓庄，做亲未及一年，弄成怯症。谁知，此病身虽瘦，下边虚火愈炽。井氏全不体惜，夜无虚度。看看髓枯血竭，不几月而死。到了三七，井氏孤零不过，将次傍晚，往孝堂假哭。忽丈夫一个书童，年纪十六七，井氏平日看上的，走来道：“奶奶，天晚了，进去罢。”井氏故意道：“想是你要奸我么？”书童吓得转身就走。井氏唤住，附耳低声道：“我怕鬼，今晚你来伴我。”书童笑允。黄昏进房，却是精力未足，不堪洪治鼓铸。至五七，公姑拜忏亡儿，井氏窥见个沙弥嫩白，到晚引入房来。岂期耳目众多，为阿姑知觉。阿姑气愤不过，请他父母说知，殡过儿子，就把媳妇转嫁子刚。娶过门时，子刚是少年英俊，井氏美貌妖娆，两下中意。及履安打死人，惊回数日，自在母家，清静不过，要结个相知又再没有，竟和厨下一个粗用人，叫做汲三，弄上了。后来，子刚坐监，颜氏屡接不回者，恋汲三也。谁知，事无不破，一日被母亲见了，责逐汲三，叱回女儿，永不许见面。所以，无盘无盒送来。今子刚移居城内，往乡探母，一去数日。井氏终朝起来，无一刻不想取乐，只得前门后门倚望。原来，他后门对着灵官庙，庙门外，左右一带杪拉木，有两个乞儿歇宿在内。一日，下起暴雨，井氏在后门窥探，瞧见庙前一个乞儿，见街上无人，望东解手，露出阳物，十分雄伟。心中喜道：“经历数个，俱不如他，作用决然不同”想了一回，只见雨止天晴，乞儿走来道：“奶奶，舍我赵大几个钱。”井氏遂问道：“你叫赵大么？这样一个人，为甚么讨饭吃？”赵大道：“奶奶，我也有些家私，只因爱赌，穷了。无可奈何做这事。”井氏道：“你进来，我取钱与你，还有话对你说。”

赵大跨入门内，井氏取出旧布裤一条，短夏布衫一件，又付钱一百，道

：“央你一事。我相公结识个妇人，在北门内第三家，不肯回来。你将这钱，到浴堂洗个澡，着了这衣服，到黄昏人静，替我去问一声‘吴相公可在此？’他若说不在，你不要讲甚么，转身就走来回我。若街上有人，你不要进来，虚掩着门等你。进来不要声唤，恐丫头听见对相公说，道我察他的是非。”又领赵大进一重门道：“你悄悄到这外厢来。”赵大道：“晓得。”去了。

黄昏时，赵大到北门问时，那家人应道：“不晓得甚么吴相公。”转回庙前，见街上无人，推门时，果然虚掩。挨到外厢，是朝东屋。是夜，四月念一更余后，月色横空。走入侧门，看见儿开着，窗边一张春凳，井氏仰睡在那里，身上着一件短白罗衫，下边不着裤子，系一条纱裙。两条腿劈开，把一只小脚架在窗槛上，一只左脚曲起，踏在凳角上。月下露出雪白腿儿，只一幅裙掩着羞羞。赵大见角门闭着，四顾无人，低低唤一声：“奶奶！”不应。把金莲粉腿看了半日，不禁火炽。再唤一声：“奶奶！”又不应。轻轻起其裙，掀在半边，露出那含香豆蔻。赵大色胆如天，竟潜入花房。幸喜开门揖盗。未几，凳角头一只脚，已翘起来。又少顷，架在窗槛上的一发缩起。赵大暗想：他有些醒了。但他睡在梦中，未知认着那一个。他若叫喊，我走了就是。遂放胆施展。却见井氏：身如泛月扁舟，摇动半江春水；足似凌风双燕，颀颀一片秋云。赵大见其淫荡，唤他一声。井氏假意道：“你怎么奸我？”赵大道：“特来回复奶奶。可怜奶奶，月夜无聊，故此奉承。”井氏道：“相公可在那里？”赵大道：“他说不在。”井氏道：“我方才睡着，不意被你所污。今相公既不顾我与别人快活，我也凭你罢了。”赵大恣意奔突，两下十分得意。约赵大：“夜夜须来。”睡到五更，把二两银与他道：“你今不要讨饭了，将就做些生理，我逐渐接济你。”

不料，赵大伙伴，叫做终三，见赵大穿着夏布衫，身边又有银子用，疑是那里去偷来。到二十三日，在杪拉木栅里，见井氏在后门里丢眼色。终三走进一看，并无他人，只有赵大站在墙边。遂留心觉察，远远瞧着。到夜静无人，只见赵大溜进去了。终三守在门口，到三更还不出来。走去摸后门，却不曾上栓。潜踪而进，挨近右厢门首。只听得淫声浪语，妇人与赵大狠战。终三缩出后门，想道：不信世间有此贱妇。且待我设计制了赵大，也去试他一试。赵大五更出来，直睡至上午。终三买两碗酒，街上讨些骨头骨脑嘎酒的，来对赵大道：“大哥，我连日身子不快，今日特买酒来，要请你畅饮一杯。”赵大道：“我怎好独扰你？我也去买一壶来。”就提瓦缶去打酒，又买只熟鸡回来，猜拳行令。终三是留心的，赵大是开怀的，直吃到晚，不觉大醉。终三又把他灌了几杯，眼见得醉翻了。遂把衣服脱下，穿在自己身上，等到街上无人，走过街来。见他后门虚掩，推开进去。井氏在黑暗中道：“我等你好久。

”遂曳着终三手，到厢房来。

是夜点灯，桌上摆着酒肴。井氏定睛看时，吃了一惊，不是赵大。终三道：“奶奶不必惊疑，我是赵大的伙伴。他今日醉了，恐负奶奶之约，特央我来的。”看官，若是井氏有些廉耻，必竟推却一番。孰知，他听说赵大央他来的，先被拿住禁头，开口不得。终三见不做声，吹熄了灯，恣情苟合。

那赵大，一觉醒来，已是五鼓。急急爬起，不见了衣服，又不見终三，心慌性急。恐负井氏，竟赤身挨入门来。走到右厢，只听得唧唧啾啾，淫声溢户。仔细一听，却是井氏与终三说话。赵大大怒，欲上前争奸，却想井氏面上不好看。按定心头，退出后门，走进庙来。只见两个公人，把手上索，颈上一套，喝道：“贼精，做得好事！速把平日所偷何家，直说出来，免你上吊。”看官，原来两个公差，因北门人家失了贼，县中缉捕。见昨日赵大买鸡，露出银子，就想这花子必定做贼，故来挨访。见他在人家出来，故此扭祝赵大道：“我非是贼。”公人打了几掌道：“你不做贼，为何在这人家出来？不吊不招。”赵大情急，又恨终三，只得说道：“不是贼，是听个奸情。”正说时，有两个光棍，夜里赌钱，输了回来，见公人锁了花子，立住脚看。赵大道：“是我一个伙伴，奸淫这家奶奶，我去窃听。如今还在那里，却不干我事。”四人听了，牵着赵大，赶入屋来。只见妇人与终三，赤身搂抱。两个光棍，因赌钱输了，撞到床前，把衣被卷个精光，跑出后门，招呼众人道：“你们大家来看奸情。”此时，街坊上走的人多了，拥满房屋。只见，公人将手索系着两个花子，妇人一丝不挂。众人道：“这样美妇人，伴着死花子，也是禽兽了。”井氏把终三一看，浑身黑癞，两腿肉烂，悔恨不及。央求众人，愿出银两告饶。几个有年纪的道：“他有丈夫，银子诈他不得的。但如此伤风败俗，必要解官发落为是。”众人道：“有理。”遂唤出丫头，讨件衣服与他穿了，下边束着单裙，不许他着裤子。此时，井氏身不由己，被众人推到街上。复有两个恶少，把井氏后边裙幅托起，露出雪白屁股，引得合街人大笑。解上堂来。

此时，楚卿亦出来看。俞彦伯升堂，欲解楚卿愁闷，把井氏拶起，要他将生平偷汉的事供出。井氏忍痛不过，只得把和尚、汲三、赵大前后等情，尽招出来。彦伯道：“这，古今罕有。”抽签把两个花子各责四十，号枷一月。

正要把井氏发落，只见一人上前揖道：“生员不幸断弦，结此贱妇。向因外出，适才回家，已知始末。此妇非人类，不烦老父母费心，待生员杀了就是。”竟向袜筒里拔出刀来。原来是吴子刚。彦伯向来是认得的，便急叫：“莫动手！”子刚那里肯听？竟奔近井氏，把刀劈下。幸亏两个皂隶，怜妇人标致，又见本官吩咐莫动手，把竹板一架，已削去半片竹片。又把竹板一格，把他

刀打在地下。彦伯对子刚道：“贤契侠肠如此，若在家里，杀了何妨？但既经本县，自有国典，公堂之上，持刀杀人，反犯款了。本县自有处法，请付度外就是。”子刚听了，一揖而出。彦伯把井氏收监，出票唤他父母。不多时，差人回复，他父母说没有女儿，不来认他。彦伯即唤几名皂快：“往四门选取少壮无妻花子数名，明日早堂听候。”公差去了，彦伯退堂。

明早，拿了十余个花子到县。彦伯自监中提出井氏，吩咐道：“你这淫妇，喜欢花子。今日凭你去随着几个罢了。”井氏哀求道：“愿出家为尼。”彦伯道：“守不定情，少不得迎奸卖俏，清静佛场，怎与你做风流院？”又向花子道：“你众乞儿，领出去讨饭供养他，两下受用，但不许在此境内，又不许恃强独占并卖与人为娼。察出处死！”把井氏打四十，批下断道：审得井氏，淫妇中之最尤者。负鸡皮之质，不顾纲常；挟媚狐之肠，孰知廉耻？为快意乎敖曹，竟失身于乞丐。据乃夫之志，杀死犹轻。施我法外之仁，如从惠典。薄杖四十，示辱鞭蒲。奈万人之共弃，为五党所不容。配为花子妇，任伊掌新航。逐出境外，禁入烟花。卑田巷口，叫奶奶与官人；东郭番间，唱哩哩莲花落。

唤公差，将审语粘在照壁，人人称快。众花子把井氏抱的抱，夺的夺，闹嚷嚷，个个兴头。看的男子妇人，塞满街道。楚卿直看他扛出西门，笑个不亦乐乎。又住两日，告别回家。苦留不住，赠银五百两。楚卿逊谢一回，起身辞去。

未知别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村学究山舍作歪诗富监生茶坊传喜信诗曰：哲人日已远，斯文渐投地。

学究如嵩林，纷纷起角利。

不识《四书》字，安解一经义？

骗得愚父兄，误却佳子弟。

鹤粮惜养，盐车负骐驎。

感慨灌花翁，击碎玉如意。

话说胡楚卿别了俞彦伯，一路行来，见个少年，也是一主一仆，好生面熟，同行了三十里。那人问道：“兄不是敝府口气，今往何处？”楚卿道：“小弟原是鹿邑，有事来拜俞大尹。”那人拱手道：“失瞻了，小弟正要往归德。”楚卿道：“如此同行。请问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吴字子刚，本县人。”楚卿就晓得是前日县堂上要杀妻子的吴监生。所以有些认得。子刚道：“兄尊姓大号？几时到这边？”楚卿道：“小弟姓胡字楚卿，来此数日，今

日才别得。”子刚肚里也晓得楚卿知道他的事。二人又说些闲话，不觉行至上蔡。楚卿叫蔡德去访沈家，就同子刚上了旧店。少顷，蔡德回复道：“沈老爷已于二十八日赴任去了。再问豆腐店，他说：‘你是那里人？’我说是鹿邑人，要访乡里姓吴的。他说：‘喜新不知那里去了，夫人小姐甚是念他。临行，朱妈妈寄一封字，要与他，说若有喜新乡里来问，就可寄他。你今既是喜新乡里，我把这封字寄你与他。’如此，我拿回来。”楚卿看封皮，是二十七夜封，内写：“撇下衾儿，若不图后会，便是无情。”也不写那个名字。细认笔迹，乃是小姐的。把《春闺》诗拿出来一比，虽是真草不同，而风雅无二。因想起小姐，书欲写而难写，名欲露而不敢露，待撇下而不忍撇下。故写这个字来。真好伤感也，又下起泪来。子刚道：“只有何心事尚有地于弟者？”楚卿道：“此肠欲断，不能细谈，明日路上，大家一诉。”子刚遂唤主人，多设酒肴散闷。

明日途次，楚卿道：“兄事，弟未番其始末，若不见弃，一谈何如？”子刚道：“天涯知己，见笑何妨？”遂把父母如何作家，如何死法，原配贾氏如何贤慧，如何憎厌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说道贾氏抑郁而死，也哭起来。楚卿道：“后来如何？”子刚道：“后来续娶的，就是前日之妇，做出这事来。”楚卿道：“尊意如何？”子刚道：“已勘破红尘。天知道报应不爽，酒色财气不可认真。向有小典在京师，先父是三分息，今弟去算清前帐，以后一分五厘息了。更有贵府盐店，借银四百两，要去取讨。”楚卿道：“兄有此家私，令堂无人奉侍，还该娶一房才是。”子刚道：“就是要娶，在本处亦无颜，待典中算帐回时，要在外郡置一庄宅，同母亲移居，再作区处。”楚卿道：“这也高见。”就把自己父母早亡、尚未受室、今在上蔡前后事情，细说一遍。子刚道：“如此看起来，弟与兄异途同辙了。但替兄想来，那夫人说无白衣女婿，来年就是科场，吾兄发愤，博得黄甲。那时，肯与兄便罢，倘若不肯，小姐有水晶带、亲笔诗在此，只说他赖婚，约了同年，共上一本，圣上作了主，夺也夺他过来，今日何须愁闷？”楚卿见说得有理，心上畅快。一路上言语投机，遂成莫逆。及行近鹿邑，楚卿道：“小舍就在前面，若蒙不弃，屈驾光降，结个知己何如？”子刚道：“弟亦有此意。”遂同至楚卿家，合家接见。楚卿打发蔡德妻子回去，就办三牲祭礼，与子刚结拜为昆弟。子刚年长为兄，楚卿置酒款待。盘桓两日，子刚道：“贵处民风古朴，甚可卜筑。兄园左有隙地数亩，弟欲奉价，建造几间房屋，与兄居止相傍，未知允否。”楚卿道：“弟若得与兄为邻，平生之大愿也。弟原有楼屋一所，离此三里，暂典与寒族，就送兄居住，何以价为？”子刚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兄旋踵时就变卖田产，同家母到宅了。”楚卿大喜。明日临行，子刚道：“八月准到此处。弟若要问信，可到府

前广货店汪景成家便知，他不时有人来往。”说罢，两人拜别。

自此，楚卿深信子刚之言，发愤读书。真个是足不窥园，身不出户，读至四更，犹吟哦不绝。光阴梭掷，不觉重阳节近。管家周仁，来到书房。见楚卿沉思默诵。周仁连叫三四声，总不听见。直待拿朱墨来磨，再叫一声，方才看着。周仁道：“相公如此用心，决然大发。但明日是个佳节，该出去散一散步。”楚卿道：“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怀了。我原约一个朋友，明日可顺便到府前问信。”

次早起来，下起细雨，至初十日晴了。楚卿同清书，上了牲口出门。但见，金风飒飒，衰柳凄凄，已是深秋气象。行了三十余里，天气暴热。一片乌云西起，忽然下雨。望见山坡下有个竹林，几间茅屋，楚卿急来躲雨。来倒门前，下了牲口，忽听得里面赞道：“虽子建复生，不过如此。”楚卿就踱进去，却是两间敞屋，半壁疏篱，几盆黄菊，倒也幽雅。有两个老年，一个少年，在那里饮酒。桌上五六个碗，已吃得精光，拿两幅字，侧头摆脑的称奖。忽见楚卿走进，大家立起身来，拱一拱道：“请坐。”楚卿道：“小弟是偶然躲雨，请各尊便。”那一个道：“小弟因昨日下雨，不能纪登高之胜。今特约两位知己在此，挈盒补数，限韵赋诗。但瓶已虚矣，不敢虚屈了。”楚卿道：“既如此，必有佳作，敢借一请教。”那一个道：“兄也晓得诗么？”楚卿道：“虽不晓得，却也读得出来。”又一个道：“这位姓高，是个宿儒，一个徽州大店里，请他教两个儿子。弟姓赵，在前村训蒙，因初八日高先生放学回来，路上买一只章，约小弟昨日要来赏菊，就以字为韵。不意下雨，未曾一乐。这一位姓邳，是青年饱学，住在城内，就在城中处馆。昨日到这边岳家，要领夫人回去。所以弟两个各出酒肴在此，屈他来作一首，效金谷园故事。既兄晓得诗，必定是有意思的了。”遂递过姓高的诗来。楚卿看题，是“雨中寻菊”。再看上面写着诗道：七三涂猎捡之，丂也煮妻椒炒精。

菊■倒风双袖酒，鸡糖溅雨一襟飏。

宾王昔日无三友，陶令今年有四甥。

乐矣归欤■不见，问狸光惯瓮砧枰。

楚卿念了三遍也不明白，只得问道：“小弟学浅，不但不明其理，要求逐句讲教，这‘■’字也不识。”高先生道：“兄方才说识诗，故此与兄看，今兄看不明白，要我讲说。孔子云‘诲人不倦’，我若不肯，就是吝教了。这‘■’字是‘笱娘切’，在《海篇》，夫‘■’者，‘■’也，■■者吃物而唇动声也。第一句‘七三涂猎捡之’，前日，弟解馆回来，涂路上遇着个猎户，拿许多雉兔獐鸡，弟以七分三厘银子捡一只章买了，是这个原故。第二句，买到家里，丂去毛，先将水煮一滚，老妻就取起切碎，放些椒料炒着，精品

不过，所以说‘椒炒精’。第三句，要晓得未种菊，先插竹，昨日因虚了赵先生之约，到一个邻家赏菊，正在花下饮酒，忽然一阵风来，竹■吹倒，划泼了半壶酒，老夫双只衣袖沾得甚湿。故云‘双袖酒’。‘鸡糖溅雨’者，那些鸡，一向躲在菊花下，放的粪也有干的，也有白的，也有一样色烂如个曷糖的，那急雨溅起来，急去收拾碗碟，看衣襟上溅满了，故云‘一襟饧’。至第三联，是个古典，昔日骆宾王寻菊无三友者，不曾有赵先生，邳兄与老夫三人也。当初陶渊明最爱菊花，为彭泽令，古人每以海棠比西施，老夫即以菊花比渊明，是巧于用古处。上半年，敝邻在朋友处分得一根回来，今年产了四芽，可是生了外甥一般。末两句是照应起两句，赏了菊，吃了酒，乐而归去，还剩下那章在家，老夫正要想■■■■再吃些，不意不见了。问起拙荆，他道邻家有个狸猫到舍偷食，不管多少，一吃就精光，竟是吃惯了。如今把肉藏在瓮里，将砧枰盖好，又恐扒开了，故云‘问狸光惯瓮砧枰’。你说这诗好么？”楚卿笑道：“果然妙。”高先生道：“赵先生，你的佳作，一发与这位看，见得我们为师，俱是实际，不比那虚名专骗人家束修的。”赵先生对楚卿道：“看诗，有个看法，须要认题。高先生吃肉，是做死的，我作活的，不可一例看。”楚卿道：“有理。”只见他的诗，写着道：菊边歇下一只，溅湿衣毛活似精。

赶他邈邈像赶鸭，吃他连喋如吃饧。

儿惊磕碰寻老子，婆见吱喳叫外甥。

十六双棋去得尽，刚刚剩得光棋枰。

楚卿看了好笑，只得赞道：“妙！这位邳兄，一发请教。”邳先生道：“两位先生是前日作起，小弟是今早约来，方得作起，已有两句了。”递与楚卿，道：“小弟是不做章，作了。”楚卿接来一看，只见写道：菊花枝上巢，花叶啄完光打精。

楚卿见他年少，忍不住道：“诗思甚佳，只怕未必做巢在菊花上。”邳先生笑道：“兄只识得几个字，就要批评人。《千家诗》上说‘得食阶墀鸟雀驯’。鸟雀既驯，难道做不得巢？轻易批评人者此亦妄人也已矣。”楚卿道：“领教。”意欲别出。赵先生道：“雨虽止了，地上犹湿，兄既晓得诗，也作两三句何如？”楚卿道：“要作何难？”三人便去拿纸笔墨砚铺在桌上。楚卿坐首，三人到背后，俱把眼瞅一瞅，看他做些甚么出来。孰知楚卿，提起笔来，不待思索，一挥而就。诗曰：溪头雨暗下飞，踏屐篱边致自精。

看去离披如中酒，食来清远胜含饧。

临波洛女窥行客，洒泪湘妃觅馆甥。

带湿折归鼓一局，幽香染指拂揪枰。

楚卿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呈丑了。”高先生道：“作不出么？”楚卿道：“完了。”三人不信，走到近前一看，果然完了。都说：“这也奇！”念到第三句，高先生道：“这‘中酒’二字不通，那有菊花会吃酒？”大家都笑。念完，再念一遍，觉得顺口不俗，且做得快，不像自己苦涩，有些嘴软起来。姓邳的道：“真是仙才，兄在何处处馆？”楚卿道：“不处馆。”赵先生道：“兄该处一馆。若要美馆，有个舍亲，只有四位学生，馆谷与高先生差不多，足有八担大麦。”只见清书进来道：“相公，路干了，早些去罢。”楚卿遂拱手与三人作别，上了牲口，一路好笑。明日，到归德府，正欲进城，只见茶馆内一人叫楚卿：“贤弟那里去？”

未知何人叫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费功夫严于择婿空跋涉只是投诗

诗曰：

学力文宗巨，群英靡时风。

才凭八句锦，缘结寸香红。

旧韵妆台沓，新题绣阁通。

夺标虽入手，犹恨未乘龙。

楚卿听得路旁楼上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，却是吴子刚。下了牲口。子刚迎接着道：“一别五月，不胜梦想。”楚卿道：“不见兄回，特来汪家问信。”两个上楼，各叙别后事情。子刚道：“兄正要来报弟喜信。愚兄出京时，闻得福闽倭寇已平，北直山西一带，土贼猖獗，钦召沈长卿镇抚。我想：这几个月，行了几千里路，上任未久，那有功夫择婿？如今转来，携家眷到任。贤弟来岁中了乡科，到京又是顺路，岂不是个喜信？”楚卿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子刚道：“如今喜信既报，即要回乡。移居之事，约在来春二月到宅。”楚卿道：“专候伯母鱼轩。”就同到子刚寓处住了，明日分别不题。

且说沈长卿，同夫人小姐于四月二十八日起身，直至六月中方到任所。沿海一带，关津严守。倭寇屡战不利，竟退去了。驰表进京，八月二十六日旨下，钦差镇抚冀州、真定、河间等处。既已走马上任，家眷陆续起程。十二月初六才到冀州，家眷正月十二方到。彼时，流寇窃发，不意二月中，打破了沙河、广昌、长垣。长卿日夜设御，流寇方退，长卿遂回冀州。时，沈夫人见若素年长，欲择婿。即与长卿商议。长卿道：“我久有此意。因宦途跋涉，只得丢下。今幸地方稍平，正该留心访择。”这话一出，那些公子乡绅，个个央媒说合，每日有几个来说，你讲那个强，我说这个好。长卿竟没主意。倒是夫人说：“门楼好，不如对头好，效苏小妹故事，令女儿出题，选诗择婿。”长卿道

：“有理。”及至诗题一出，门上纷纷投诗不绝，一应着家人传进，并无可取，若素一概贴出。有几个，央有才的代笔，取中了。发帖请到后堂，不是年长，定是貌丑；或有俊雅的，当面再出题一试，竟终日不成一字。一概将原诗封还。如此月余，渐渐疏了。

再说楚卿，当日别了子刚回家，过了残冬，至正月服满，见过府县学官。三月初，宗师考归德，楚卿进考，正出场来，听得三个少年秀才说：“考一个科举易，做一个丈夫难。”那个道：“沈小姐比宗师转恶些，如今做身份，只怕再有两年熬不过，挨上门的日子。”又有一个道：“我们往来千余里，空费了盘缠，不曾吃得他一杯茶。待他白了头，与我甚么相干？”大家都笑。楚卿心中疑惑，就问道：“列位兄讲的甚事，恁般好笑？”一个二十多岁、有几茎髭须的道：“冀州沈兵备，有个小姐带在任上，要自己检老公，出题选诗。多少选过，并没中意的。小弟选中了，又嫌我这几茎髭须，恐怕触痛了小姐的樱唇，仍复回了。”楚卿忙问：“如今有选中的么？”答道：“他到八十岁也不要选中了。”遂一拱而别。

楚卿闻此信，又惊又喜。喜的是有择婿门路，惊的是路远，恐怕去又有人取中了。来到下处，踌躇不决。又想道：我为他费过多少心，小姐在我面上又有情，我若不去，难道送上门来？遂急急回家，也不管有科举没科举，仍唤蔡德、清书跟随，连夜赶来。

不日已到冀州地面，逢人访问，都说：“小姐眼力高，那里有人选得中？”楚卿听了，大喜，急急赶进冀州，寻下处歇宿。问于店主，店主道：“以前乱选，每日投诗有上百，俱被贴出。后来每日还有几十，有选进去的，或老或丑，或当面复试不出，回了出去。末后一日，只有几个。近来，夫人新设一法，不用投诗，求选者俱至迎宾馆，先将家世、年貌、名帖写定，管家传进，然后出题。恐人同谋代笔，却是一个另有一题，一人另设一桌，不许交头接耳，着管家监着。香点完不就，一概不收。或有完的，诗内写现寓处，以备邀请。如今，或三两日只有一个。”楚卿大喜。

明日，早饭后唤蔡德、清书跟着，备个红柬，进迎宾馆来。管家问道：“相公是考诗还是拜见老爷？”楚卿道：“考诗。”管家把楚卿一相，口中赞道：“好。”即去拂桌摆椅，磨墨濡毫，请楚卿坐。袖中取出一幅格式来。上写着十五岁以下，二十岁以上，俱不入格。楚卿看了，唤清书取一个红柬来，上写着：河南归德府鹿邑县，胡玮字楚卿。年一十八岁，面白，系生员。祖廷衡，官拜左谏议。父文彬，官至礼部郎中。

写完，管家拿进去。少顷，见一个披发童子，托一盏茶送上。清书在旁，掩口而笑。楚卿看见，想着上年自己扮书童在他家，今日他家书童来托茶

，也忍笑不祝茶完，管家出来，手拿红柬，上写诗题。一个题是“花魂”，一个题是“鸟梦”。下边注着细字：“韵不拘”。又见一个童子，拿安息香，把火点了两枝。留一枝不点，放在案上，取一枝点的进去。楚卿问是何意，管家道：“小姐吩咐，香完诗缴，又恐我们受贿作弊，不完报完，香完报不完。故同点两枝进去。如里边将熄，即着人出来邀诗，迟半刻即不收。”楚卿问：“留一枝不点是何故？”管家道：“小姐定例，点香一炷，要诗一首。题是两个，故香有两炷，逐首去缴。”楚卿又问：“这诗题是那人出的？那个写的？”管家道：“题是小姐出的，字是侍女衾儿写的。但是完不完，要原帖缴进，不许人带去。楚卿又问：“衾儿曾嫁人否？”管家道：“说来好笑，今年二月间，老爷要把他配与书记，衾儿抵死不肯。问起原故，夫人道：‘老爷未回时，曾有一个姓吴的鹿邑人来做书童，取名喜新，因见他伶俐，把衾儿口许他。后来不知甚么缘故去了。想是衾儿要守他。’老爷听了，要把衾儿拶起，衾儿直说：‘喜新因奶奶亲口许了，曾央朱妈妈将紫金通气簪赠我为聘，今老爷若欲别许，宁死不辱。’”老爷道：“你身子是我的，那由你作主？你私自结识汉子，敢在我跟前强辩！”要打死。转是小姐说：“衾儿常在孩儿房里，并无瑕疵，但女子贞烈守志，也是好事，望爹爹恕他。守一二年，若喜新不来，那时配人也未迟。”老爷就罢了。所以，今年十九岁，尚未嫁人。”楚卿听了，咨嗟不已。管家道：“相公讲话多时，看已半炷，请作诗罢。”楚卿道：“我再问你，小姐出了诗题，自己有作么？”管家道：“小姐自然有作。”楚卿道：“既然小姐有作，何不劳你传一个韵来，待我和着。”管家道：“小姐说，限了韵就拘拘了，不能尽人之才情，察人之品格。”楚卿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暗想：韵既不拘，我就取夫妇阴阳和合之义。第一首取七阳韵，第二首一东罢。正欲提起笔来，只见八色盛果，并一壶细茶，托到中间一张桌上。童子斟茶，请楚卿吃。楚卿本不想吃，见他请，只得去领个情。却见色色精品，尝时，物物可口。心上痴想：必是小姐亲手制的。竟这盘吃些，那盘吃些。旁边童子斟上茶，就饮了七八杯，竟忘了作诗。香已将完，管家又不来催。转是清书性急起来，说：“相公，我们多少路来，特为考诗。今香已将尽，果子少吃些罢。”楚卿回头一看，只乘得半寸。刚立起身，只见内里走出一个人，说：“小姐催缴诗。”见桌上柬儿，只字未动。口中道：“像是没相干了。”楚卿急急提起笔来，信意挥一首。那人道：“还好，待我先缴送入去。”楚卿见香尚有红星，说道：“一发缴去罢，省得走出走入。”又一挥而就，香柄上犹烟煤未绝。管家道：“好捷才，请相公旁边注了寓处。”楚卿即注了。问道：“如今还是等回音，还是先回去？”管家道：“要待小姐看过，送与夫人、老爷，选中了，然后发帖，到寓来请。”楚卿遂起身回寓。

且说沈夫人，见送进考诗人年貌，就是当年俞彦伯所荐的人，想他必有才学，遂把帖送与小姐。小姐见了，对衾儿道：“这人也是鹿邑，若取中了，就好央他替你访喜新消息。”因把昨日作的两首诗题写出。一炷香将完，即着人去取诗。香已熄了，不见缴进。对衾儿道：“此人必定也是蠢才。”衾儿道：“两个题，原是两炷香，且把第二枝点来，或者第二首作得快些，也未可知。”刚才点上，只见外边传诗进来。若素看时，却是两个帖子都写在上面。心上道：诗未知如何，却也敏捷。只见得：◇花魂（韵不拘）轻颦浅笑正含芳，欲托东君费主张。

风细撒娇来绡榻，月明涵影到回廊。
似怀古士怜香句，若妒佳人俏丽妆。
一自河阳分种后，多情犹是忆潘郎。

◇鸟梦

翱翔求友类孤鸿，羽倦投林睡眼懵。
幽思不离花左右，痴情常绕树西东。
忽从金谷催诗遍，又向苏堤掠雨终。
心境未谐魂不扰，却教啼尽五更风。

若素连看三五遍。遂道：“好诗。《花魂》喻我择婿之意，《鸟梦》寓求聘之情。宛如月下箜篌，幽情缕缕，虽司马风流，不过是矣。”衾儿道：“婢子虽不识诗，但见小姐末韵是娘字，这诗末韵是郎字，以才郎配女娘，不约而同，先是佳兆。”若素道：“果有些奇特。你把这诗送去与奶奶看。”衾儿去一会，来对若素道：“夫人见诗欢喜，老爷十分赞赏。恐怕人物平常，唤管家来问。管家道自从前到今日，不曾有这样丰采，就小姐也比他不过。且初来与管家说了无数闲话，及送点心出去，想必饿了，只顾逐件的吃，直到香不上半寸，转是他的小厮催作，他就笔不停点，也不起稿，竟一挥而就。”若素道：“如此便是捷才，与喜新仿佛的了。”衾儿道：“老爷唤书房发帖去请了。”

正是：雀屏今中目，绣幕喜牵丝。
未知几时做亲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十回端阳哭别娘离女秋夜欣逢弟会兄诗曰：鸦声报屋角，蓼田风波恶。

雌雄不同巢，骨肉不同醪。
少者向南飞，老者往北落。
忽然变羽毛，相顾犹惊错。

川流有尽期，惨泪终不涸。

万古别离情，茶若饮百药。

却说楚卿，回至寓所，暗思：消息只在这个时辰。等了一会，心躁起来，竟如小儿思乳，老狐听冰。风吹草动，都认是衙里人来。不多时，只见方才监场的管家，手执红帖，笑嘻嘻进来道：“相公高中了。”楚卿听得高中两字，把一天愁撇下。那管家上前叩头。楚卿挽起。管家道：“家老爷说，相公诗才第一，今日就要请进，恐非特诚。明日是月忌，请后日相会。已差人到赵州，请俞老来陪。”楚卿问：“那个俞爷？”管家道：“就是遂平知县，升在这里做同知。夫人说，他前日曾与相公说亲。故此，特去请他来为媒。”楚卿大喜，就问：“你姓甚么？”管家道：“小的唤做郑忠。”楚卿叫蔡德，折饮金五钱赏郑忠，郑忠谢去。楚卿看帖，是“二十四日■聆大教”。

挨过二十三，二十四早，忽见郑忠慌张走来，道：“相公，俺家老爷祸事到了。昨日五鼓报到，说沙河、广昌、长垣三处被流贼打破失守，犯官拿解，说家老爷拥兵不救，致失军机。下午又有报，说圣上已着锦衣卫来扭解了。老爷急了，恐家小不便，昨夜打发夫人小姐出城，暂避晋州，听候消息。今朝封门待罪。着小的报告相公，说事体重大，相见不便，亲事做准，相公不须别聘。俟进京辩白后，驰书到归德定局。如今拜上相公，暂回省下，勉力南场，不必在此。”说罢跑去。楚卿大惊失色，答应不出。转是蔡德赶上，附耳道：“且问夫人小姐着落。”郑忠亦低语道：“如今我与你是一家人，说也无妒。大约候老爷进京消息。即要回乡，料理银子进京使用。”拱手去了。蔡德回来说知。楚卿道：“一天好事，又成画饼。你今可到衙前打听。”蔡德去了。

到了上午，楚卿坐卧不安，亦到衙前。撞见蔡德走来道：“锦衣卫进衙门，读过诏书，将沈老爷锁了。”楚卿计无所出。少顷，各属官员都到里边问候。不多时，又见喝道声来，望见一官，正是俞彦伯。楚卿闪在旁边，令蔡德至面禀着，自己回寓。未及片刻，蔡德进来道：“俞老爷问候过沈老爷，来拜相公，已到门前。”楚卿接入。先称贺过，复细述前事。彦伯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且请兄到弟任所，打听消息，再作商议。”楚卿道：“弟匆匆而来，归心如箭，断不能专拜了。”彦伯道：“兄急欲回府，不知有何事。”楚卿遂将吴子刚相约同居事说着。彦伯道：“此人原是汉子，兄既要回，且请放心。小弟打听沈年伯的信，着人达兄罢了。”说毕回去。到了次日，楚卿闻沈长卿出城去了，只得自回鹿邑。

且说沈长卿，同锦衣卫官进京，圣上发三司勘问。三个守官俱说：“流寇来时，调兵上城严守，已经八昼夜，沈镇抚救兵不至，内外无援，以致被他攻破，非干卑职失守之罪。”沈长卿道：“彼时被围，非止一处。犯官发一枝兵

守乐平、忻州，一枝保灵寿、新乐，自统一枝巡易州、高阳。及报马到时，急撤兵回，又恐本处失守。只得虚张旗帜，留兵一半，仰副将严备，自统精兵三千，连夜到沙河时，贼已退去。再到开州，已是两日半。忽报长垣、广昌已经打破了。犯官远不济近，分身不得。望大人详察。”广昌守官道：“灵寿、乐平有救兵，所以守得，广昌不救，所以失了。”长卿道：“贼寇出没不常，广昌路远，调兵不及。”法司道：“广昌路远，以致攻破，这也罢了。沙河、长垣路近，为何不救？我晓得，是受贿则救，无贿就不救了。不用刑怎肯招！”遂叫夹起。长卿喊屈连天，夹得个发昏。法司道：“你不招么？”长卿道：“易州围十四日而不破；垣曲、浑源、翼城比广昌更远，救兵亦未到，那地方官效力，俱不破；今长垣、沙河广昌乃守官贪生畏死，不肯血战，致有此失，岂关犯官怠惰之故？”法司道：“一概发刑部牢，俟太原关防文书到日再审。”迟延数日，夫人将银子央人到各衙门打听关节。法司申奏，中间替他下一句：“土贼到处窃发，救应不迭，实非误国。”旨意下来：“三处守官削职，沈大典赔偿三县钱粮一万七千三百余两，家产籍没，妻孥入宫。”又亏状元张以诚一本，说：“防御疏虞，止于材短，非畏敌失机拥兵不救一例，圣恩尚宜矜赦。”旨下：“籍没概免，钱粮不赦，俟偿清释放。”长卿在狱，见事颇难定夺。虽无罪名，这项银子却是难事，即差管家李茂、陆庆到晋州，一边送小姐回家，变卖产业，一边送夫人进京，到连襟朱祭酒家商议。

时五月初五日，夫人得了此信，对若素道：“虽有生路，你父是个清官，那里有许多银子？家中产业，虽几千，也缓不济急，那里一时得尽变卖？”又低低对若素道：“只有一种银子，你父对我说，是祖公遗下的三千两，藏在房里左边第二柱下埋着。又，我房里楼梯边夹墙板内，有扁匣一只，赤金三百两，明珠五颗，小锁锁着。要妥当人同陆庆送上来。只是你终身未了，兄弟又小，后来怎么过得日子？况你父在狱，未知何日出来，弄得人离家破，好不痛杀也。”母子两个大哭。李茂道：“哭也无益。如今就有银子，也不好一时就完。奶奶到京，且把现在的银子完了些，朱祭酒是大富，难道奶奶去借不得几千？老爷的同年故旧门生也不少，那里不借得三千五千两？倘有人见老爷受此无辜，再上一本辩白，或者圣上赦免些亦不可知，何必这般悲泣？”夫人道：“话虽近理，只是天气渐热，公子亦小，自然随我入京，小姐怎样独叫他回去？况十六七年未离娘畔，今一旦南北分路，长途辛苦，教我如何割舍？”小姐哭道：“父亲事大，孩儿事小，母亲只吩咐孩儿回去怎样就是。”夫人道：“如今水路回去，是犯官家小，也没有阻止。但女子家不便，不若装着公子。衾儿、采绿一概男装。只陆庆妻子与宋阿妈，老妇人不妨。你回去，把租税与管家算明，先计较二千上来。其余田产，得价就卖。京中要银，我

着李茂来龇”陆庆便去叫船。初六日，夫人往北，若素往南，大家说声保重，洒泪而别。

若素同一干妇女上了船，夜住晓行，一路回来。及到河下，日已平西。若素等仍改女装上岸。来到门首，寂无人影。进了墙门，见第二重门上，两条印封封皮，十字封着。陆庆急寻贾门公及两边从屋住的家人妇女都来，便道：“小姐且在我们家里坐，外边人得知不便。”若素听了，即跟李茂妻子家里来。众人道：“自三月二十四日，老爷拿问，我们闻得，日夜彷徨。后县官来说，京师有报，说老爷坐赃银一万七千三百两，家私籍没，恐有疏失，钦差到来，地方官不便。遂打入里边，只除卧房不曾进去，其余俱记上簿。将门重重封锁，还着总甲同我们巡更守护。个个吓坏，家里人已逃去六七房，止有几个，有丈夫、儿子在京没处去。后来闻得圣上准一本，免了籍没，方才不要总甲并我们守护。县官又来吩咐道：“虽不籍没，尚有赃银，倘家眷回来，必要申明上司，方许入去。如今小姐甚么主意？”若素道：“我家赔偿银两，又不是贪官，怎说是赃银？”陆庆道：“小姐今日到此，随处可以栖身，家私什物，料无人敢来擅取，但要银子进京，陆庆却不晓得，要小姐主意。”若素沉吟半晌，想：房中那银子，数目多，一时难龇夹墙里匣子是易取的，趁今日无人知觉，且取出来再处。因叫陆庆：“你且收拾行李，吃些夜饭再议。”到了黄昏，对陆庆道：“老爷无积蓄，止有祖遗金子三百两，你取长梯来，叫李茂儿子拿了灯，爬进去，我把钥匙与你，开到夫人房里，楼梯边夹墙板内，有个匾匣，你可取来。”两人去了。一更将尽，果然取来。若素取匙开看，匣里另有一个锦囊，内有晶瓶，知是明珠，不取出来。对陆庆道：“如今我住在那里好？”陆庆道：“此处公人颇多，未免觉察生疑。舅爷住在西门外十二里，乡村僻静，可以隐藏。二来我家租税，俱在碧山庄，管家黄正，卖田粿米，交割又方便。明晚，唤一只小船，赶出水关，住在那里去。”若素道：“这也有理。”是夜，宿李茂家。明日晚上，陆庆引小姐等出城，往舅家去了。

再说楚卿，冀州回来，管家周仁接问一番。又说：“相公去后，报了科举。如今正宜用功。争得举人，婚姻更容易了。”楚卿依言，日夜勤读。到了仲秋，遂往开封府应试。与蔡德道：“吴相公是监生，必来应举。你可往贡院门首，贴着我的寓处，以便相会。”蔡德领命去了。考过三场，甚是得意，到十六晚，忽听外边有人问店主人：“你这里有个鹿邑胡相公么？”楚卿认得是子刚声音，急走出来。相见大喜，迎入里边。子刚道：“本期二月到府，不期房地产业颇多，变易甚难。直至七月终，乃得妥。见试期近，因与家母商议，俟场完顺便寻贤弟一晤，至九月移居。适于贡院前见尊示，所以跟问到此。”楚卿道：“今场事毕，弟正欲到贵宅。一则迎候伯母，二者访问沈氏消息，竟与兄同

行何如？”子刚大喜，道：“若得贤弟到舍，便是大幸了。”当夜，二人抵足，谈场中文字。明日，遂同往汝宁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丧良心酒鬼卖甥报深恩美婢救

诗曰：

眩吾心志乱吾踪，非为能言语不穷。

作事猖狂情愈放，攀花卤莽胆偏雄。

许多达士俱沉溺，何况庸流属瞽聋。

禹恶疏夷诚圣鉴，不为酒困几人同？

这诗，是说那沉酣曲孽，多有误事。若素当日挨出水关，到娘舅处，已是一更将荆娘舅姓尤名汝锡，平生好酒，掇着大盅子，天大事忘怀了。若有人请他，吃到得意处，妻子的话也藏不得。若要他心肝，也是肯的。终日醺醺，不晓得作家。父亲遗下产业，醉里糊涂，竟弄得差不多了。幸亏娘子卜氏有些主意，职掌钱谷，将就存个体面，不致失了大家风范，却是烧香游玩，不由汝锡作主，凭他要去就去。

是夜，若素到时，汝锡正在醉乡深处。卜氏着人接来，大家问候一番。明日汝锡看见，若素哭述事情。汝锡道：“住在这里放心，但银子也要料理。”说完，自去吃酒。若素叫陆庆唤管家黄正来，吩咐将米麦一尽掇去，人借去的尽力收来，田地有售主即卖，如此月余，凑集得一千七百两，着黄正送到汝宁府一个通商绸缎店交兑，写了会票回来。再取黄金五十两，明珠二颗，修书叫陆庆进京。

却说沈夫人，自端阳别了若素，到妹夫朱祭酒家，说起借银子赔偿国课。祭酒道：“如今那得许多银子？不如我替你辩一本。”遂同长卿一个门生，名吕德祖，做山东巡抚，任满复命，各上一本。旨下，说吕德祖妄谈国政，朱祭酒私党树议，俱坏了官，应偿数目着法司追比不赦。吕德祖无奈，赠银五百两回去。祭酒退闲在家，终日郁郁。沈夫人见累及二人，借银两字，再不敢开口。其余亲戚，那个肯来看顾？自己只得上过了二千三百两，倏忽已是仲秋，陆庆到了。夫人看书，方晓得家中封锁之故。遂将明珠一颗，黄金十两，送与阁老申时行，央他特上一本，内说：“沈大典抚海有功，今节制两省，材力不加，情有可原，若薄功而重罚，恐人臣俱自危也。”皇上准奏，恩免一半，止偿八千六百六十二两。夫人大喜。行珠一颗，货与妹子，得银八百两。又金子兑银二百两，并会票，做两次去完过二千八百两。连前，已是五千一百两。夫人恐若素愁烦，差李茂报喜，并要金珠上来完局。

却说若素，打发陆庆去后，只与衾儿、采绿、宋妈妈四人住在尤家。一日，舅母卜氏对若素道：“我这里有个海神庙极灵，离此五里。十八日大潮生日，人人都去烧香，与你大家去走走。”是时，若素心中纳闷，巴不得要散心闲步。又想，海神既灵，正好去祈保父母，只得应允。到十八日，卜氏唤儿乘轿子，同着自己女儿；因衾儿脚小走不动，又是客边，也替他唤一乘。都乔装打扮，至海神庙来。刚出轿，先有一班富家子弟，挨挤来看。饿眼如苍蝇见血，看得恶状。若素懊悔，只得低头随卜氏到殿烧香，虔诚祷祝。祝毕，催卜氏回去。卜氏道：“岂有就去的理？自然后殿两廊俱要游遍。”若素没奈何，红了面皮，任凭些人看。内中有一个麻胡子，头戴晋巾，身穿华服，竟阻止路口。卜氏年近四旬，原是最风流的，老着脸挨过去，被他挤了一把。卜氏女儿是嫁过的，也被他在腿上一捻，衾儿看意不过，又见小姐在后，料难饶过，只得骂了一声。那人把须一拂，道：“稀罕看你！”若素转身就走，衾儿、采绿随了出来。卜氏与女儿没趣，也就回转出来。及至上轿，又被他批长论短，看了个饱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人是谁？原来是庠公子，字审文，父亲现做侍郎。他倚着宦势，自己又是举人，每逢月夕花朝，那一处妇女不看过？家中大娘最妒，婢妾不放他近身。当日若素才出轿，他就访问轿夫，晓得是沈长卿小姐，尚未字人，避居尤汝锡家里，就想娶为侧室。长卿是个犯官，可以势压；汝锡是个酒鬼，可以利图。娘子虽妒，如今却趁会试，早些上京，娶到舟中，一路同去，好不受用。故此，着实细看，真是越看越标致。得意回家，就写一个帖，着人去请尤汝锡，明日饮酒。汝锡见他来请，喜出望外。明日绝早，就去赴会。审文接入厅，盛陈肴馔，并无他人。奏起家乐，俳优送戏目请点。汝锡道：“既蒙佳款，又无别客，不如清谈为妙。”审文必要做。只得点了三五出杂剧。戏完，审文道：“此间饮酒不畅，移到园中赏桂罢。”就引汝锡到木樨轩。两人对坐，赌拳掷色。饮至九分，汝锡道：“不知台兄何意设此盛馔。”审文道：“家父与令先大人，原系至交，但晚辈疏失耳。今蒙光降，蓬荜生辉。但不知令姐丈消息如何。”汝锡遂将前后事述过。审文道：“一万几千银子，令甥只处置二千金去，也济不得事。晚辈有一个计较，未审台意如何，不敢启齿。”汝锡道：“若有高见，舍亲举家有幸，必祈请教。”审文一揖道：“不知进退，得罪休怪。晚辈年登三十，尚未有子。今会试入京，意欲再择高门匹配。倘生得一男半女，是二夫人之权重于拙荆也。况两头住下，并无偏正之嫌。闻得令甥女贤淑，十分仰慕。若蒙俯俞，令姐丈就是岳父，一应事情，俱在晚辈身上，到京力恳家严料理。实为两便，不识肯屈从否。”汝锡道：“承台教，佩德不浅。但舍甥女才貌兼备，智慧百出，只怕娇养惯了，素性执拗，不听

小弟说。”审文道：“现成做夫人，也不辱他。娘舅作主，就是令妹夫也怪不得，何况甥女。必是怕我谢媒礼薄，故此推托。”遂取出两个元宝，纳汝锡袖中道：“权作贽仪，媒物在后。”汝锡见他送银子，心内欢喜，假意推辞道：“待小弟回去，商议从了，再领未迟。”审文道：“有何商议？择一吉日，行聘过来，屈到舍间饮喜酒就是了。”汝锡听说到酒字，肝肠俱酥了。半推半就，作别起身，到家竟不说起。

至九月初一日，审文送个甥婿帖来请酒，席却不设在大厅，竟设在花园里。审文与汝锡，饮到中间，审文叫人托过两只盒来，说道：“礼金虽薄，却是甥婿到京要替岳父料理，数目多在后边。今聘仪只有三百两，一些回仪俱不要，只求一个庚帖就是。盒内另具媒仪六十两，彩缎四端，送与舅公大人其令甥妆奁，一概甥婿备办。初二日戌时下船，子时合卺，即同往京师。一应珠冠衣饰俱如娶正妻的礼，另送到宅。”看官，你道为何在家园行聘，又一些回仪不要？原来避着娘子，外边这些人吩咐过，不敢透风的。汝锡见不要他费半个闲钱，喜不自胜，就大胆起来，竟说：“这事不难，待小弟到舍下写了庚帖，令尊使带来。”遂开怀畅饮，不觉大醉。审文着两个家人送到家里。汝锡收了银彩进去，封个犒金，对来人道：“今日醉了，庚帖写不得，索性等小姐带来罢。”自己竟入房中睡了。

且说卜氏，见丈夫拿银进来，摸不着头绪。明日询问根由。汝锡唤若素来，说道：“我与你嫡亲骨肉，有事商量。汝父在刑部牢，没有银子焉能得出？况你终身未了。如今我择得一门好亲事，可救出汝父。”遂将库公子事，夸说一遍。若素道：“这是终身大事，甥女不敢擅允。况父母为我择婿，费了多少心机，曾选过姓胡的。今颠沛流离，天涯远隔。从了舅爷，是大不孝了，还祈回绝库家。”汝锡道：“昔缙紫代父上书，愿没入为婢，成千古佳话。今去做夫人，兼救汝父而不肯，是忤逆了。况姓胡的又未行聘，今库举人财礼三百两，昨已受在这里，我自着人送上京去。一应衣饰，库家置办过来，今晚准要下船，断不亏你。”若素大哭道：“舅父与母亲，是同气连枝，怎不顾我，竟胡做起来？这断使不得。”汝锡听了，竟不睬他，遂走出去。吩咐卜氏，替他收拾。若素哭得乱滚，要寻死路。卜氏百般劝解，只是不从。

上午，库家着四个人挑两担盘合，并送两皮箱红锦衣服、金珠首饰来。卜氏开箱一看，百般夸美。若素见了，一发情急，在柱上要撞死。披头散发，乱颠号哭。卜氏没法，寻丈夫时，已往库家船上吃酒去了。急得衾儿哭道：“小姐且住了哭，我有个主意，今大相公做了主，库家宦势通神，轿子已将进门。我们女流，是个无脚蟹，必定躲不得。小姐有裁纸刀一把，待我带在身边，装作小姐，到他船里自刎，他自然绝念了。”卜氏道：“这也不是长策。”若素

道：“蒙你美情，还有高见。何必自戕性命？我看你丰姿窈窕，充得过一位夫人，他又不认得我。你不若装作我顺他，同到京中，救出老爷，你就是我重生父母了。”哭拜下去。衾儿扶起。若素又拜卜氏道：“全仗舅母作主。”此时，卜氏心肠软了，说道：“只怕他看出破绽，又来要你。”衾儿道：“还有妙计，我去时，若见他像个人品，不来盘问也罢了，若鬼头鬼脑，不像做得事的，后来断不能救老爷，我将前日晋州下来的一副行头带在包里，乘便扮作男子走出。这里不问他要人就够了，还敢来要小姐？只是我身边少盘费。小姐也要权避几时。”若素道：“你在舟中，如何走得？纵使走脱，要往那里去？”衾儿道：“我想别处亦无可投，不如往鹿邑，替小姐访问……”正说到这句，忽见一个丫头进来道：“京里有人到来。”若素叫宋妈妈唤他进来，却是李茂。把北京中事情说了。若素喜道：“你来得正好。”也将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李茂咨嗟不已。若素道：“你速回家探一探妻子，即刻唤一只船到河下。要离了娶亲的大船，同我入京。”李茂去了。若素又对卜氏道：“舅母厚恩，终身难报。三百两财礼，留与舅母买果子吃。只取六十两。将三十两赠与衾儿，为衣饰之资。余三十两，我自取作路费。也改男装入京，省得在此露出风声。”卜氏依了，取六十两交与若素，若素分一半与衾儿，道：“我愿你去做夫人，不愿你受辛苦。我后来再不漏你机关。”衾儿把银收下。

少顷，汝锡领轿进门，鼓乐喧天，花炮轰耳。若素与衾儿，抱头大哭。幸喜酒鬼烂醉，只问得妻子一声“事体如何？”卜氏道：“已允了。”酒鬼大喜。两个伴娘要进房，卜氏道：“且停在此。”伴娘就在外俟候。卜氏进房道：“不必哭了，快些梳装。”弄了一会，恰好李茂也到，遂替衾儿将男行头另锁一只皮箱内。衾儿要带裁纸刀，若素不肯与他。两下拜别。衾儿出来，伴娘扶侍上轿。宋妈妈与卜氏，假哭几声，送出中门。衾儿放声大哭，去了。若素即与采绿扮起男装，将行李搬至舟中。拜别卜氏，从后门走了。

未知衾儿此去，充得过若素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有钱时醉汉偏醒遇难处金蝉脱壳诗曰：性躁多应致蹶张，劝君何必苦争强。

楚猴秦鹿群踪灭，汉寝唐陵衰草黄。

斗智俨同蝼蚁合，奋身不异蝶蜂忙。

纵然锐气冲牛斗，松径泉流卧石羊。

当夜，若素小舟歇在尤家门后首私河里，娶亲的大船歇在南边官塘上。衾儿抬到舟中，还是黄昏。库公子心上如获至宝一般，又怕大娘知风生事，就对水手说：“吉时尚早，你们一边饮酒一边放船。”众人乘着兴头，篷大水阔

，一溜风，顷刻行二十多里。

到了子时，审文唤伴娘，扶新人出轿。灯烛辉煌，衾儿偷眼看时，吃了一惊，正是前日他骂的麻胡须。懊悔不曾带得裁纸刀来。见宾相掌礼，审文对拜，如夫妻礼数。扶到房舱，饮过合卺，坐在床上。审文喝退众人，闭上门儿，替他取下珠冠，笑道：“小姐，我与你好缘分也。”把烛一照，半晌道：“呀，你不是小姐。”衾儿低头不答。审文双手捧住衾儿的脸，向火一照，道：“果然不是，掉包了。你好好对我说。”衾儿道：“你叫是就是，叫不是就不是，难道一个人变做两个？”审文见他莺声娇吐，欲心火炽，就亲了一个嘴，替衾儿脱衣道：“我前日庙中见小姐，是龙长面，你是粉团面。你又骂我一声，我今且抱你泻泻火，偿了骂我的罪过，不怕小姐飞上天去。”把衣裳乱扯。衾儿听见这话，已知难脱，只得骗他道：“今早月信初来，请缓一日罢。”原来审文素爱洁净，最怕这事。听得，手软了。却又扫兴不过，发狠起来。唤齐家人并女伴，齐下了小船，赶回旧路。无奈逆风，行到尤家，已是半朝。

且说卜氏，晓得丈夫不肯作家，藏起财礼银二百两，待他酒醒，把上项事对丈夫说知：“如今若素存银四十两，送你买酒吃。他既走开。倘库家来追究，是赖得过的。”汝锡惊疑。清早起来，夫妻正在计议，门外赶进三个妇女来，竟不开口，到处乱寻。卜氏明知原故，却纵容他搜着，使他不疑。假意问道：“你们内中两位，像是昨晚伴沈小姐去的。遗忘了甚么对我说，取去就是，何必这般光景？”那几个竟不回答，东逗西逗，到处张望。不多时，库公子领着一班人闯进门，高声叫唤：“还我沈小姐来！不要弄到吃官司出丑。”酒鬼迎出，拱一拱道：“贤甥婿为何带许多人到舍间来？”库公子道：“你掉包哄骗我银子，嫁差了人。”汝锡正色道：“呀，费了多少心，劝得甥女嫁来，是十分好意，你只讨一个，诈我两个不成？”审文道：“我十八日在海神庙见过，所以认得。”汝锡吃惊道：“从未出门，讲这谎话。”只见三个妇女走出来道：“并没有第二个。”卜氏也随出来探望，立在屏门后听见了，说道：“前日海神庙烧香，你舅公在外饮酒不知，是老身同着自己女儿，并沈家、朱家两个甥女，四乘轿来的。昨日嫁的是大姑娘小姐，想是你认错了。”审文道：“那一位令甥女，是什么朱家？今在何处？”卜氏道：“是二姑娘，朱祭酒家的，五日前，姑爷着人领入京去了。他是受过聘有人家的。”审文不信，道：“他许多路，为何到这里？”卜氏道：“因大姑娘住在他家，闻得沈甥女在我家，二姑娘着他来接沈甥女入京，并看舅母，所以来此，已一个多月。前日，因沈甥女要嫁与贤甥婿，他独自回去了。”审文道：“船里的既是沈小姐，为何前日烧香，却是青衣素装，随在后边？”卜氏道：“他是犯官之女

，朝廷现追上万银子，隐居在此间，就有衣饰，怎敢穿着？随在后边者，沈家甥女是本地人，朱家甥女是远来，是让客也。若是他人，为何在我家？若疑下人，为何把轿子抬着？”审文哑口无言，银子又悔不得，反请舅婆出来见礼，只得说一声：“得罪了。”抬起头来，却是前日挤他一把的，满面羞愧，与汝锡拱手而别。来到小船，半疑半信。肚里也饥，身子也倦，再打发人四下细细访问。自己吃些饭，在船中睡觉。至近午，众人来回复：“从没有朱小姐来。”审文忿忿，竟到城内，对县官细诉。铺一张状词，告他设美人局，诓骗银一千两。上蔡知县，好不奉承，即刻飞签拿究。审文出衙门，只见大船上水手来报道：“昨夜相公下了小船，我们辛苦，都去睡着。今朝，新人竟不见了。寻到尤家，他说不曾回去，特来报知。”

看官，你道甚么原故？衾儿见庠公子忿忿下了船，暗想他的口气，不是个好人，我在此决然奚落。如今趁无人防备，走为上着。遂掩上房舱，箱内取出男行头来，将头发梳好，把网巾束着。那些船上人，辛苦了半夜，吃些酒，都去睡了。却喜得没有丫头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怕大娘识破，故此不敢带来。只带得一房男妇，是父亲寄书带上京的，又叫他随两个伴婆到尤家搜获去了。衾儿见此机会，轻轻开了房舱，再开子，探头一望，却旁在塘岸边。又喜寂无人影，转身到房，戴上帽子。绣鞋之外，重重缠了许多布，穿上鞋袜。脱去女装，着上男衣。取了自己带来的银两，并一个绣囊。看见桌上珠寇簪珥，想道：我去了，这些船上人拿去，少不得推在我身上，不如自取，实受其名，也稍释他亲我一口之恨。遂折叠起来，藏在身边。吹熄了烛，扣上舱门，到外舱来。见许多果品摆着，恐路上饿，袖了些。遂开子，悄悄上岸走了。

庠公子不知就里，今见水手来报，大惊失色。急急赶到大船上，见床边满身衣服都在，只不见了珠冠首饰。骇然道：“不信脱精光，只戴着珠翠投河自荆”又着人四下捞救，一边挨访不题。

却说卜氏，见庠公子去后，夫妻欢喜。到了午后，只见两三人走来道：“庠相公可在这里？”汝锡道：“不在这里。”那人道：“你家小姐今早不见了，可曾回来？”汝锡道：“小姐昨晚娶去，怎么就不见？敢是他要守着父母之命，不肯顺从，被你们谋害死么？”那几个吓得不顾命飞跑去了。汝锡进来，对卜氏说。卜氏肚里晓得，遂把衾儿与若素商量的话，对汝锡说了。汝锡道：“如今更好，他若问我要甥女，我正好问他讨命。”斟酌定了，到了傍晚，忽见两个公差进来道：“庠公子告汝，今奉本县签在此。”汝锡看了签笑道：“我正要去告人命，反来问我。今日晚了，在舍权宿，明早同进告状。”

到了明日，同差人入城见县官，递上状词道：告状生员尤汝锡，为告三斩事：举人庠审文，虺蜴为心，雄狐成性。覬觐甥女冶姿，并未有大礼通名，又

素无庚帖媒妁。今此，初二夜，统梟劫入涂舟，系抢犯官沈长卿闺女。一斩。谋奸不从，杀死。二斩。抛尸灭迹。三斩。请法签提。上告。

县官看了，问道：“他告你设美人局，以假的哄骗他千金，你怎么反告这谎状？”汝锡道：“老父母在上，不辩自明。库审文虑罪难逃，计希抵饰。若说娶为妻，他现有正室；若说娶为妾，焉有两省镇抚肯把闺女与人作妾？要抵赖不是抢，为何黑夜劫到舟中，不到家里，又不停泊，反望西急行？他说曾与婚姻，曾发聘礼，媒人是谁？庚帖在那里？若诬生员哄骗，真的在何处？明明觊觎甥女美色，要明娶时虑生员自然不允，故更深劫去。又恐生员告状，问他要人，反诬告一纸。是先发制人的意思。如今，就算骗他，求老父母着库审文送假的来，一审便泾渭立分。若没有假的，必定是藏匿不放，要强奸不从逼死抛尸了。事干重大，求老父母执法。”知县听了，勉强道：“请暂回，我拘审就是。”汝锡谢了出来。这县官，畏侍郎分上，不敢强出牌，唤一书吏，抄出原状，并录汝锡一审口词，着他送至库公子船里来。

审文找寻新人不着，未知生死，正在纳闷。忽见县吏递上一纸，道：“尤家告了相公，本官差来报到。”审文接来一看，大惊失色。又把汝锡口供一看，一发惊呆。叹道：“我怎么不上紧索了庚帖？这是大破绽了。他告我藏匿不放，强奸逼死抛尸，我怎么当得起？如今新人不见，我怎么辩得真假？”遂折茶仪二两与来人，再具书仪一封，着得力家人送与县官，说：“家老爷催大相公入京要紧，不及面别。沈小姐其实在船，因尤家没有妆奁，要呕出他聘金，故家相公告这一状。今尤家既以人命来告，我家相公怎肯放妻子到官之理？今既呕不出聘金，何必与尤家作恶。但尤家知相公去了，反要来刁蹬，求老爷调处。我家相公到京，决然在家老爷处力荐。‘你讨了回音，明日来赶船复我。’”打发家人去，就唤水手开船去了。

尤汝锡差人打听，晓得审文惊走。故意到县递一个催审禀单。又恐县中差人严缉，露出马脚，却不去上紧。县官受了审文之托，巴不能延挨下去。以此，逐渐丢做冷局。尤汝锡做了这事，只为这银子，担了许多干系，连日酒也不吃。自悔道：“我若不贪酒，决不应承这亲事，决不容内眷去烧香。我若不醉，娘子亦不敢做此以假易真。”又笑道：“还好，我若醒时，决没有这胆气，敢骗现任侍郎之子，岂不误了外甥性命？咳，可惜衾儿这个丫头，累他担惊受怕，不知逃走何方，又吓得若素黑夜奔走。我的罪孽不浅，此心何安？娘子，我今誓不饮了。自今以后，在家无事，多饮几杯，有事不饮；若到人家，只饮数杯。”遂对天设下大誓来。又道：“我父母许多家私，都被我花费了，何争这三百两银子，后来有甚面目见姐姐只我如今还他四十两聘仪，只说我另赠他二百六十两，上京去探问姐夫，也是至亲之谊。”卜氏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你

肯回心，你我夫妻怎敢相欺？前日财礼，甥女只取三十两做盘费，又付三十两与衾儿折妆资，余二百四十两俱送我。我见你终日昏昏，故不对你说。今你既有良心，可将二百四十两送入京中，说一时醉后，误应承这事，幸喜甥女走脱。今将此银上来，替完钦件。如此就消释前愆了。”汝锡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遂收拾行李，出门而去。

再说衾儿，当夜跨出舱口，上岸而走。天色又黑，不知是甚么所在。一步一跌，弄得浑身出汗，气喘吁吁。约行了一二十里，天色微明。回头一看，这一惊不校原来是鞋弓袜小，路径高低，虽走了半夜，离着大船不上二三里，那塘上旗杆犹望得见。衾儿慌了，低头乱走。半朝时分，见个老人家，背着包裹前来。衾儿道：“借问一声，要到鹿邑，打从那里去？”老儿道：“小官人，你问得差远。这里往鹿邑，有好几百里，要从项城一路去。你年纪轻，无行李同伴。问这句话，像是从未出门，与那个斗气，私自奔走么？”衾儿吃了一惊，改口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昨日是出行好日，我家小厮同一个朋友先起身，我因有事耽搁了，今早约在前面等，忘了地名，故此问你。”老儿指道：“你若走官塘，向西去五里就是。若走内路，向北去三里就是陈村大路了。”衾儿接口谢道：“正是陈村。”遂别过而去。心内想道：若遇刁恶的，险些盘诘出来。遂步步行去。到了上午时分，行过陈树。挨至日中，脚又痛，肚里又饥。忽见路旁树下有块大石，遂走去坐着，把袖中果子取出来吃。叹道：“我记得，八九岁时，父亲也是旧家门第，只因与宦官争讼，弄得穷了，要央沈老爷说个分上，将我送他。虽然恩养，终是奴婢。后来父母双亡。有一哥哥，原是饱学，闻得他在京与人作幕。如今天涯海角，举目无亲，不知我前世作甚么孽障，故今日无依无倚。”不觉泪下，忽想道：差了，路上人望见，倘或猜破，大为不便。拭干了眼泪。又想：如今脚又痛，两耳又是穿的。幸喜得路上无人留心细看，若到人家，眼睁睁来瞧着，岂非干系？又无行李，今夜要那里宿？想了半晌，忽想道：我今再挨几里，或撞着尼庵，或见个单村独户贫老人家，只说等人不着，错过了宿店，多送他几钱银子，暂宿一宵。就把几两银子，央他买些行李，叫只船送到鹿邑。那胡楚卿既是才子，自然访得着。纵然寻不出喜新，他在小姐面上绝不睬之理。

正待要走，只见两匹骡子，坐着两位少年。头戴方巾，身穿华服，面如冠玉。后边驴子，坐一个书童。走近前来，衾儿见前面一人，十分面熟。那前面一人，也不转睛的相衾儿。衾儿越想得像了，问道：“尊兄，贵处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鹿邑。”衾儿道：“啊哟，贵姓可是吴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兄有些面善。”衾儿道：“兄上年可曾住在上蔡么？”那人跳下牲口，一揖道：“曾住的。尊姓甚么？”衾儿也一揖道：“兄别号可是喜新么？”那人见说

话跷蹊，只得应道：“正是。你且说尊姓。”衾儿道：“小弟姓衾，曾与兄交易过一件绿葱花金簪的。”那人仔细一相道：“呀！”执着手，即把衾儿曳转一步。不曾想着他是小脚，即跌倒在地。那人急急扶起，对面前两个人道：“你们先走一箭之远，我问几句话就来。”

看官，你道是谁？原来是胡楚卿。他自从八月十六夜，在河南省遇着吴子刚，两个同到遂平，拜见子刚母亲，款待数日，就访问若素。却晓得他家封着墙门，并无消息，不胜浩叹。至九月初二日，子刚雇了两只大船，载着家伙，一只大船坐着母亲，并几房家人妇女，一只小浪船，自与楚卿坐着。初三吉日起身。因楚卿撇不下若素，再要访问，故此与子刚另觅三个牲口，与清书从旱路再走一程，令船只先行，约在汝阳驿下船。今恰好遇着。遂挽衾儿，并坐在路旁石上，问他何故改装至此：“莫非前途有人，效红拂故事么？”衾儿道：“前途有人，转是好了。”遂把小姐与自己事情说了一遍，楚卿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今小姐在那里？”衾儿道：“也改装与李茂上京去了。”楚卿喜道：“还好。姐姐如今意欲何往？”衾儿道：“小姐选诗，中了胡楚卿，我要到鹿邑访他寻你。”楚卿假惊道：“小姐选中了他，我就没相干了。”衾儿道：“彼时你何不来考？我问你，老实说你究竟是甚等人？到此何干？”楚卿道：“我是平常人，到此访小姐信息，就同一位朋友搬到我家去祝”衾儿见不说访他，就问：“你曾娶亲么？”楚卿哄道：“娶了。”衾儿半晌失色。又问：“因何这等速？”楚卿道：“都似你与小姐，不要等白了头。我问你，如今寻我，是甚么主意？”衾儿假应道：“我央你送我到京里去。”楚卿摇首道：“我未必有这工夫。”衾儿着忙道：“你不肯带我去么？”楚卿此时，两只手执着衾儿的左手，放在自己膝上，笑道：“岂有不带你去之理？我被你拿板惯了，只怕你仍旧拿板。”衾儿把臂一缩，道：“啐，青天白日专讲鬼话。”楚卿道：“不要说了。你不惯牲口，我扶你将就骑了几里，赶至前面，下船去讲。”衾儿道：“有船更妙，只是前面的朋友，我与你怎样相呼？与他怎样相称？”楚卿低头想，道：“我见你嫂嫂。”衾儿惊讶：“这怎样说？”楚卿笑道：“我与你还是兄妹相呼。前面朋友，我与他说明，自不来问你。你自称他吴相公便了。”说罢，两人就起身来。楚卿招手，清书牵驴子来，对衾儿道：“骡子大，恐怕你擘开了牡丹心难嫁人，驴子小些好乘坐。”衾儿微笑道：“活油嘴，未必嫁你。”楚卿道：“果然未必。”清书已牵到，扶衾儿上驴，清书跟着。楚卿上骡先行，对子刚说其原故。子刚称赞。行了十余里，到了汝阳驿河口，恰好船到。子刚道：“兄与贵相知一处坐，小弟与家母同舟。”楚卿道：“如此更妙。晚上再换罢。”

各下了船，吃些酒饭。楚卿道：“当初，豆腐店寄的字，是那个写的

？”衾儿遂把夫人如何发怒，小姐如何回答，“因你逃走，怜念你，故小姐替我写这字。谁教你无情不来？”楚卿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是我胆小走了。如今老爷还欠多少钱粮？小姐几时才得嫁？”衾儿道：“还少三千五百二十两，完了银子，老爷出来就嫁与胡楚卿去。”楚卿道：“我想，小姐必要嫁我。”衾儿道：“他是有名秀才，老爷中过诗的，怎么嫁到你？”楚卿道：“他会作诗，我也会作诗，小姐也曾鉴赏过的。我替你老爷纳几千银子，小姐怕不是我的？”衾儿道：“你说娶过了，难道再娶一个？你夫人肯容么？”楚卿道：“一个是容的，两个就未必。我爱你小姐，必定要娶的。”衾儿见不说要娶他，又问道：“尊夫人甚么门楣？可是才貌双全么？”楚卿道：“他父亲也做个两省，若不是才貌双全，我也不娶了。”衾儿默然。楚卿暗笑。又问：“姐姐，你今日若不遇我，宿在那里？”衾儿遂将或住尼庵，或寻贫老说一遍。楚卿道：“果然高见。但今日该谢我一谢，省得你几两银子买铺盖，就与我抵足罢。”衾儿叹道：“我也是名门旧族，只因父亲好讼，以致颠沛。况你既有妻子，又要娶我小姐，是个薄幸人，后来置我何地？我来错了。”抛下泪来。楚卿笑道：“这样不经哄的，当初我在你家，受你若干勒，今日略说几句，就哭起来。”衾儿听说是哄他，不哭了。

天色已晚，船俱停泊。大船上托过四盘盛果，十样色菜，点上两枝红烛。两个妇女抱过红毡锦被。又一个丫头，掇一只小皮箱，中间取出鲜明女装，并一副首饰，对楚卿道：“我家相公说，今日是好日，请相公成亲。”衾儿踌躇不安。楚卿道：“多谢你家相公，且拿回去，还有斟酌。”三个丫头妇女那里肯？掩上窗门，都过去了。楚卿取梳匣出来道：“姐姐请梳装。你喜星照命，昨夜库公子不曾成亲，今晚我替你补救了。”衾儿道：“我今日不是私奔，你又不是无家，今才到舟中就成了亲来，后日被人谈论，你也做人不得，我也没体面了。”楚卿道：“有理，教他取了方才的衣饰铺盖过去，只说你住在后舱，我住前舱，到家择日做亲可好？”衾儿道：“一发差了。掩耳偷铃，无私有弊。若如此，当初你在我家早已做了。”楚卿道：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难道你这样秃情不肯了？”衾儿道：“堂堂女子，决不干这勾当。如今吴老安人总是晓得，也不必梳头，趁夜无人看见，待我过船去，换吴相公过来。吩咐家人女使，勿露风与水手们，以避库家挨访。待到你家做亲未迟。”楚卿一揖道：“可敬！”遂唤清书，附耳低言，过大船去。

少顷，开了两边子，子刚船头上来，衾儿从子过去。楚卿备述其事，子刚道：“敬服这女子，果然有烈气。”至初九日船到，已是黄昏。楚卿、子刚、清书取灯先上岸。到了门首，见两扇庄门打得粉碎。正惊骇，只见三五声锣响，七八个大汉，各拿棍飞奔进来。楚卿路熟，曳开侧门，往园中就走了，子刚

被众人捉祝未知为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贞且烈掷簪断义负淑女二载幽期词曰：辟把佳期订，撇下闲愁闷。谁知变起恶姻缘。怨怨怨，怨着当初，乞婆朱妈，劝奴亲近。惭愧金簪赠，羞杀新鸳枕。枉人一片至诚心。恨恨恨，错到伊家，一时轻易，惹他身份。

吴子刚被众人捉祝楚卿远远听得，没命的跑。只见清书到园中，高声乱唤：“相公快来！你高中了！是报录的。”方才把一天惊恐变做极乐世界。原来，里边的是头报，管家周仁，正在厅上款待他们，满家欢喜，都接见过。楚卿令管家唤两乘轿，抬吴安人并衾儿上来，送到后房安置，自与子刚到花园里祝明日起来，打发报录的去，就叫人将船中子刚的家伙，并童仆妇女，一尽搬来。那胡世赏儿子，闻知楚卿中了，特来贺喜。楚卿道：“哥哥来得甚好，弟上年之屋，原系暂典，不拘年限。弟于来岁春闱后即欲毕婚，恐到其时，匆匆不及，正要面恳此事。”世赏之子答道：“彼时，家父原系暂住，今同家母在京，总是空锁着。若贤弟要赎，即当寻典契送还。”作别起身。楚卿问周仁、蔡恩：“我如今要银子入京，你两个把银帐算缴要紧。”周仁道：“前相公吩咐典屋银三百二十两，与蔡恩各分一半生息。后俞老爷处，银五百两，是合伙的。三次塌货，转得利息，共算本利有一千二百余两。”楚卿道：“你两个先取三百五十两，兑还典价，余俟进京缴用。”两人去了。楚卿请吴安人并衾儿出，与子刚各见礼过，家人都叩过头，吩咐叫衾儿为姑娘。只见衾儿打扮得娇娇滴滴，子刚私与楚卿道：“此女端庄福相，吾兄好造化。”楚卿道：“未知谁人造化。”衾儿走进屏门，唤丫头请楚卿说话。取二十两银子，递与楚卿道：“替我买绸，做些衣服。”楚卿道：“那个要你买？你那里有银子？”衾儿道：“是小姐赠我的三十两，我首饰都有。”把库家船里事也说了。楚卿道：“妙！你把银子收着。”楚卿出来，写帐付蔡德去买。就对子刚道：“这边屋小，两家住不下。若小弟独住旧宅又冷静，况弟要进京，不如与兄同住那边，俟来春大造何如？”子刚道：“甚妙。”两人遂取银子，到胡世赏家交了银子，取出典契，就回庄来。

且说衾儿，前日到吴安人船上，问起来，方晓得喜新就是胡楚卿。心上惊疑。及至到家，见没有妻子，又报了举人，心上暗喜：他果然哄我，幸我有些志气，若舟中与他苟合，岂不被他看轻？日后就是娶了我家小姐来，也未必把我做婢子。当日，楚卿回来，对衾儿道：“姐姐，我今日事忙，要旧宅去料理，明早要搬家去。单帐在此，你替我把右厢房两间开了，照单点了家伙与家人搬运。”遂把钥匙递过。家人进来，楚卿自去。衾儿开厢房，看见十二只大皮箱，又许多官箱拜匣，都是沉重封锁。心内得意道：我那里晓得，原来是富贵

之家。

正在交点，忽见蔡德走来道：“姑娘，相公买绸缎在此。”只见两包，先打开一包看时，纸包上号写天字，包内大红云缎一匹，石青绸一匹，素绸二匹。衾儿看了，自忖道：这是做举人公服用的。再打开包纸地字号看时，大红云缎、大红绉纱、燕青花绸各一匹，桃红、松花、桂黄、白花绸各二匹。衾儿欢喜道：“光景就要做亲了，年少书生，偏是在行。”

到了下午，搬完，楚卿回来对衾儿道：“我要取帐去点。有一句要紧话对你说，你明晚要做亲，虽不上轿，那新人的鞋子，忌用旧的。你可在买来的绸缎内剪些下来，连夜做一双绣鞋要紧。”衾儿听了，涨红脸，半晌不做声。低了头，反问道：“你的鞋子呢？”楚卿道：“我不用。”取单帐去了。”衾儿只得自去做鞋。到鸡鸣时分，楚卿与子刚起来，唤两乘轿子，与吴安人、衾儿坐着，移居至旧宅。进了正厅，歇下轿。子刚在外，楚卿自领着衾儿等到里边。走进内厅，转过楼房，又到五六间一带大高楼下。楚卿先领到左边两间房内，对吴安人道：“这是令郎的房。”许多箱笼摆满。又领到右边两间道：“这是老伯母的房，今日暂与姐姐住着。我的家伙都在楼上。”衾儿暗喜：好个旧家，与我老爷宅子一样。只是我的房在那里？有些疑惑。少顷天明，想自己要做新人，出去不得。只见许多家人妇女来服侍，装枕头，剥茶果。衾儿声也不敢喷，忽听得外边鼓乐喧天，八九个裁缝做衣服闹嚷嚷。

到下午，楚卿对子刚道：“兄的喜事到了。”子刚道：“贤弟大登科后小登科，这才是喜。兄何喜之有？”楚卿道：“弟今日正要与兄毕婚，好事只在今晚。”子刚道：“贤弟讲的甚话？”楚卿道：“岂敢谬言？当初沈夫人虽以此女口许小弟，其实小弟并无此心。不意此女认真，立志守节，逃出虎口，千里相寻，诚可嘉也。奈弟誓不二色。若娶此女，则置沈小姐于何地？即前日路旁喁喁，无非问其别后始末，并未敢言及于乱。弟彼时已具赠兄之心。后舟中与谈者，是恐赠兄之后不便相语，所以再问他小姐前后事情。承兄送下锦盖，弟微以言挑之，此女守正不阿，诚兄之佳妇也。万勿推辞。”子刚正色道：“贤弟差矣。沈小姐还是镜花水月，就是娶得来，原是一家人，决无河东驱犊之辙。赠之一字，断勿启齿。况我誓不续娶，贤弟所知。若再言及，兄亦不敢居此矣。”楚卿道：“呀，弟今日费一番心，唤吹手，做衣服，都为着兄来。若弟要纳一妾，何须用大红衣服？若兄执意不从，把此女胡乱嫁人，一来误此女终身，二来兄要娶时，后日那里寻出这样一个？兄不必辞。”子刚道：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就兄从了，此女也断然不从。不如不开口。”楚卿道：“这个鄙生待小弟做来。”遂到前楼正中一间，唤丫头请姑娘出来。丫头去了，来回道：“不来。”楚卿晓得他害羞，要亲到里边去，又恐人多

不雅。只得对丫头道：“你去说，相公并无亲人，有要紧的话，对第二个说不得，必定要他来。”

少顷，衾儿出来。楚卿望见，却缩到第二间来。想道：必定是新房了？及走到第三间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两个竹书架，堆满书籍，窗前一张小桌，中间一张天然几，两把椅子，后边一张藤榻，帐子铺盖都没有，不像个新房。一发惊疑。楚卿丢个眼色，丫头去了。衾儿却不与楚卿相近，转走到天然几里边立着。楚卿朝上作揖道：“小弟得罪，赔礼了。”衾儿没头脑，只得还个福。楚卿道：“今日，这话不得不说了。当初，小弟偶游白莲花寺，见了你家小姐，访问得才貌双全，尚未配人，一时痴念，要图百年姻眷。故改扮书童到你家。不意夫人将姐姐许我。彼时，我也有意。若图得到手，小姐做个正，姐姐做个偏，是却不得的。谁料，姐姐清白自守，不肯替我做个慈航宝筏。后来惊走，央俞县尹来说亲，夫人不从，只将姐姐许我。小弟抱恨，就丢此念。及到冀州考诗，小弟在宾馆中问及姐姐。老苍头对我说，已晓得姐姐对老爷说明，为我守节。不胜感念。如今，小姐未娶，若与你先做了亲，你家老爷得知，自然不肯把小姐嫁我。一也。二来，娶了小姐就要把你为妾，岂不辜负你？如今，吴相公青年美貌，学富五车，我做主，将你嫁与他做个正室娘子，岂不胜十倍？特此说知。”衾儿道：“小姐若娶得来，我自然让他为正，何必虑我不肯做妾？”说罢要走。楚卿把两手空里一拦，道：“我不与你取笑来。吴相公，我已与他说明了。”

衾儿听了，柳眉竖起，脸晕桃花。又问道：“果是真么？”楚卿道：“讲了半日，怎么不真？”衾儿把金莲在地上乱跳，哭道：“你这负心的汉，我为你担惊受辱，一块热肠。还指望天涯海角来寻你，谁料你这般短行。今日才中举人，就把我如此看待。我两年来，睡梦里都把你牵肠挂肚。你何辜负我至此！”号啕大哭。楚卿不得已，老着脸道：“姐姐，不是我无情。若当初在你家里你肯周全，前日在船里或容俯就，今日就说不得了。只为每每不能遂愿，我晓得不是姻缘，故有此念头。”衾儿道：“呸！原来没志气的，那无耻淫贱的方是你妻子。”说罢又哭。楚卿道：“姐姐你想，我不过是一个穷举人，就做了官，未必封赠到你。那子刚，万贯家私，他是遂平县籍，或者中了，报在那里亦不可知，后日做了官，凤冠霞帔是你戴的，花朝月夕，夫唱妇随岂不好？何情愿一暴十寒，看人眉眼？”衾儿道：“那个稀罕凤冠霞帔？那个稀罕万贯家私？你若叫化，我随你去叫化。只恨你待我情薄”楚卿道：“我待你也不薄，如今做了许多衣服，又将花园一座、庄房一所、要造屋的隙地数亩，值六百余金，经帐俱已写就，替你折代装奁，也足以报你厚情了，何恨我情薄？”衾儿道：“你主意真定了？”楚卿道：“男子汉说话，那有不真定？”衾

儿道：“既如此，萧郎陌路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站在这里做甚么？”楚卿喜道：“有理，请息怒。就在这里坐，我催完衣服送来。”遂踱到外边。

至日将晚，要开珠灯来挂。昨日的钥匙，却在衾儿身畔。欲唤丫头来取，又没有人在外，只得自己进来。见书房门关着，叫一声：“姐姐，我要钥匙。”门推不开，也不应。转到窗外，子里一望时，吃了一惊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刚而正赠妇无淫哄新郎一时逃走诗曰：婚姻天定莫能移，颠倒悲欢始信奇。

出汉只因怀国恨，入吴端为救时危。

冰霜自矢坚渠约，膏沐为容悦所知。

谁道痴情俱错认？赤绳各系已多时。

楚卿在窗外子里张看，不觉大惊。见衾儿立在天然几上，把汗巾扣在楼檻上，正想上吊。忙从子里爬进，道：“姐姐，不要短见！”衾儿恐怕来抱他，自己从椅子上下来，仍复大哭。楚卿开了房门，遂上去解着汗巾。又劝道：“姐姐，我主意不差。我后日京里去了，你在家举目无亲，子刚又嫌疑不便，不要辜负了你的好处。我要钥匙开灯。”衾儿一头哭，一边腰里取出钥匙，把楚卿对面掷去，几乎打着。又头上拔下紫金通气簪，掷在楚卿面前，啐道：“我原来在梦里。”楚卿道：“我当初原说送人事，不是聘仪；后在小姐房中出来，你说我‘未得陇先望蜀’，我说陇也未必得。我原来讲开的，你自错认了。”遂向地下，拾起簪来。衾儿忽走近身，劈手夺去。见桌上有石砚一方，将金簪放在天然几上，拿起石砚乱槌，把金簪槌个烂瘟，用力拗折，却拗不折，弄弯了。复恨一声，掷在地下，望外就走。楚卿道：“去不得了。”衾儿见说，立住脚。楚卿道：“说明了，你婆媳相见就不雅。这里还是我住处，我唤妇女点灯来服侍你梳装。”衾儿只得又走退来，呜呜的哭。“亏得我爹娘，好苦也。”楚卿听了，不觉也下了几点泪，勉强道：“姐姐，好在后边，不消哭了。”遂唤几个妇女伴着，自己外边来。问子刚时，众人说：“不见多时了。”楚卿一面点灯，一面着人去寻。到了黄昏，都回道：“影也不见。”楚卿心急，又着人四下再寻。自己复到书房，见衾儿还在大哭，妇女劝他不祝楚卿因子刚不见，又不敢催。到了一更，酒筵摆列停当。那掌礼的宾相不晓得，还催楚卿更衣，请新人出来行礼。楚卿道：“不是我，是吴相公做亲，如今不知那里去了。”众人方才晓得，寻的是新郎。吹的也不吹，打的也不打，都没兴头起来。楚卿见众人歇了鼓乐，冷冷落落，急得个一佛出世。对众人道：“你们只管吹打，我自有赏。”也莫可奈何。

及到三鼓，四下的人陆续回复，到处不见。楚卿无主意，在厅上如走马灯样转。忽见前厅五六个人，棒头棍子赶入，门外一人喊道：“不要打！”厅上已打碎了几件家伙，许多吹手吓得收拾乐器。再看外面，两三个人如捉贼的样子，把子刚肩胛，飞也进来。子刚还不住声的喊：“莫打！莫打！”

看官，你道为何？原来子刚见楚卿要与他做亲，因想：衾儿向日一片苦心，岂有夺人之爱、拆散姻缘的理？我今夜逃走不回，他自己自然成亲了。时月色甚明，子刚走了八九里，正坐在大路口一块石头上，见七八个汉子赶来。子刚躲在一边，让他过去。内中两三个问道：“大哥，可晓得胡楚卿住在那里？”子刚道：“一直西去八九里，大村上就是。”两三个道：“我是报录的，你领我去，我送你五钱银子。”子刚道：“三日前已报过了。”众人推了子刚，一头走，一头说道：“不是他，是一个遂平县人，移居在他家的。”子刚急问：“甚么名字？”众人道：“是姓吴。”子刚道：“可是吴无欲么？”众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子刚大喜，想要不回，恐怕他们打坏了楚卿家伙，又少不得打发银子、酒饭，不好连累楚卿。只得说道：“列位不必乱推，我脚走不动了，略缓些儿。我就是吴无欲。”众人大喜，齐齐揖道：“不识台颜，多有唐突，得罪了。恭贺高捷！”一发不由分说，竟把子刚扛了飞走。来到门首，子刚道：“这里就是。”众人方才放下子刚。子刚进来，叫住众人莫打。楚卿正要问，只见屏上高高贴起捷报：贵府相公，吴讳无欲高中河南乡魁第五名——官报陆廷光。”楚卿大喜。

却说衾儿在房，众妇女再劝不住，只是哭。忽听得楚卿在楼下高叫道：“吴老伯母，令郎高中了！报录的在外边，到遂平报不着，特访到这里来。”又到书房门首道：“姐姐，恭喜了，子刚兄中第五名，比我还前二名，我主意不差。如今是夫人了，难道别人敢夺你的？快些梳装，不要错过吉时。”衾儿方住了哭，却睡在榻上不起来。楚卿吩咐妇女道：“你们不劝夫人起来，取板子来，都是一百！”众妇女听了，遂扶的扶，抱的抱，衾儿也肯了。楚卿快活，自去前厅，安顿报录的酒饭。大厅上请子刚夫妇花烛，子刚犹自谦让。楚卿道：“里边都说妥了，不须过逊。如今兄已高中，用不着衫了。方才小弟做的大红吉服，一发赠足。”是夜，做成子刚、衾儿受用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若素，自九月初二夜与李茂下船，一心念着衾儿，未知吉凶，终日纳闷。行至贺村驿，忽生起病来。李茂只得上岸，寻个尼庵，仍改女装。上去赁寓，请医服药，直至十月中才好。遂谢别尼姑，一路出临清州，至杨村驿。若素对李茂道：“舟中纳闷，此处离京师还远，你替我雇辆车儿去罢。”李茂道：“车儿不打紧，只你小姐两耳是穿的，被人认出不便。”若素道：“我自有法。”遂与采绿两个，把粉髻和胭脂，调水搽了耳环眼里；及调好搽些干的

，把镜一照，如生成一样。即时上了车儿，只检静僻处宿歇。

明日，行过萧家村地方，一时下起雨来。正要寻下处，见一个人家门首挂着招牌，上写着：“斯文下处”。旁边又写细字：“挑脚经济不寓”。若素同李茂进去，店主人见了，道：“好个精雅人物，请里面坐。”李茂道：“俺相公要检上等房，宁可多些房金。”主人道：“既如此，随俺来。”进了中间一带，又穿过三层客座，引到楼前右手两间屋内。中间一个天井，栽数盆残菊。外边一间，铺两张板床。里边一门，挂几幅书画。香几竹榻，甚是幽雅。店主人道：“不放外人混杂就是了。”采绿铺下行李，李茂与宋妈妈做房在外边。店主送饭来吃了，若素把壁上书画玩了一回，又伏在窗槛看菊。只见对窗子内一个秀士，旁边立个垂髫童子。卷起帘儿，定睛一望，道：“好个美少年。”却见他不住的窥觑。若素避嫌，反退入来。少顷，那童子送一壶茶来，年可十四五，比采绿转标致些。入到房中，把若素细看，问道：“相公尊姓？贵处那里？”若素道：“姓沈，上蔡人。你店主人尊姓？”童子道：“姓龚。”去了。采绿斟上茶来，见是上好细品。若素和采绿、宋妈妈各饮一杯。大家称赞。忽听对窗吟道：“轻颦浅笑正含芳，欲托东君费主张。”若素大疑。暗想：这诗是胡楚卿的《花魂》诗。又听再吟《鸟梦》。因对采绿道：“原来胡楚卿在此。你到他书房里看看，问他是那里人，在此做甚。他问你，不可说我是小姐，切莫多言。”采绿领命，到前边来。那窗内的人问道：“可是要进来？”叫童子开了楼下角门，引采绿穿入书房。那秀士立起身道：“有甚话讲？权坐坐。你家相公高姓？到此贵干？”采绿道：“姓沈，家老爷两省镇抚，因地方失守，圣上要家老爷赔补钱粮，今公子要上京看亲。”他又问：“你公子多少年纪？可曾婚娶否？”采绿道：“十八岁，尚未有聘。相公尊姓？这里是祖居么？”秀士道：“我是河南登封人，姓秦，这里是舅家。你先去，我就来看你相公。”采绿走来回复。若素道：“既不是楚卿，为何诵他的诗？”好生疑惑。只见秀士步来，接至房中。揖过，就坐。两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内各暗暗欣羡。秦生道：“不知台兄下榻，有失迎接。”若素道：“幸获识荆，不胜荣幸。请教贵表。”秦生道：“贱字蕙卿。敢求台号？”若素原无预备，见他说个卿字，也随口道：“贱字若卿。”蕙卿道：“弟虽寓居，但在舍亲处，理应尽一主之谊。此间不便细谈，乞至敝书斋少叙何如？”若素本不与男子晋接，却见他文雅，心上又要问他诗的来历，因说道：“只恐拜意不专。”两人推推让让，采绿跟着，遂同到他书房来。李茂在旁，又阻不得。暗想：秦相公这样文雅，如今小姐到他书房，倘或你贪我恋，露出真情怎么处？宋妈妈也替若素担着干系。

你道若素与秦生，两下何如，且看下回，便见明白。

第十五回错里错二美求婚误中误终藏醋意词曰：自惜容光频对镜，不识相思，已解B梅咏。错认才郎犹未聘，胡卢欲把婚姻订。谜语津津未一允，香靥凝羞，似听将军令。可笑红颜多薄命，谁知两人同玻——右调《蝶恋花》若素到秦蕙卿书房，见摆列古玩名器，锦衾绣褥，十分富丽。少顷茶来。一个大丫环，体态轻盈，年可十七八，托八色果点摆在桌上。把若素细看时，蕙卿袖子一曳，丫环会意，走出门外。又探头向若素一笑，进去。蕙卿陪若素吃茶。若素道：“适才是尊婢么？好个女子。兄可曾娶否？”蕙卿道：“尚未。方才是家舅母使女，名玉菱。”若素笑道：“可知兄两下喁喁，大受用了。”蕙卿道：“兄自多情，小弟其实冰清玉润。”若素道：“如此光景，清字也难说。”两个笑了一番。点心毕，若素要逗出吟诗原故，问道：“兄既未娶，难禁寂聊，必有吟咏，敢请教一二。”蕙卿叹道：“弟誓不作诗了。”若素急问其故，答云：“先母早逝，遗弟兄妹二人，朝夕琢磨，颇知词赋。先父曾做嘉湖道，指望与愚弟妹各择佳偶。不意随父来京复命，家严病故。今权寓母舅处。四月间有客来，寓带两首诗，在外边称道。弟闻知，借来与舍妹一看，舍妹道：‘这样才子，我若嫁得就够了。’弟问这客人，说是鹿邑秀才胡楚卿作的，年纪十八，尚未有室。遂差人往鹿邑访他，说往遂平去了。舍妹深恨无缘，不胜怨慕，弟所以不敢作诗，恐增舍妹之憾。明日再要遣人去访问。”若素暗想道：我考中胡楚卿，两首诗以为终身可订，后因父亲之事，付于风马。原来，有名才子，天下的佳人都思要配他。若楚卿被别人占了先手，我倒落空了。满肚过不得起来。恰好蕙卿递过楚卿的诗，若素心绪如麻，略一过目，就说道：“这个人，兄不必寻他。他已与舍妹联姻了。这诗就是家父考中的。”蕙卿听了，半晌无言。又叹道：“我空费许多心，又被高才捷足者占先。”若素又想：一时说了考试，倘他妹子才貌拔萃，也选起诗来。楚卿踪迹未定，又来考中，岂不是更费周折？且试他一试。遂说道：“令妹大才，不识咏雪之句可以略窥否。”蕙卿道：“只恐巴辞，不堪污目。”若素必要看，蕙卿从拜匣里检出一幅花笺道：“这就是舍妹和题。”接看时：◇花魂（韵不拘）自怜薄命画楼东，一点幽情欲暗通。

爱月有时随瘦影，羞人着意隐芳丛。

低回欲绝黄昏雨，冷落愁经槛外风。

若个怀春谁是主？好生无着只朦胧。

◇鸟梦

历遍花堤又柳堤，惺寻芳树暮云低。

神童蝶花探香远，境与鸾孤觅偶齐。

华表梳翎餐桧露，渔矶卸迹啄花泥。

南枝一觉东风醒，爱惜春光漫漫啼。

若素读完，赞道：“好诗好诗，如子规声里独立黄昏，凄清呜咽，不堪多读。”蕙卿道：“兄与令妹佳作，亦肯见教否？”若素思量：我若不与他看，他只认妹子高才，要私去争楚卿，也未可知。但他说是妹子的诗，我难道也说妹子的？遂道：“舍妹诗，不记得，弟俚句污耳何如？”蕙卿喜道：“甚妙。兄吟，待弟取花笺录出，好细细领教。”若素咏《花魂》道：冰霜守遍历青阳，无限芳心托倩装。

梁苑熹微亲鞶跣，午桥依约袭衣裳。

空惭露挹何郎粉，谁解风生贺女香？

最是清明春老后，精神脉脉似青娘。

◇鸟梦

偃息长林夜月低，酣然神往遍东西。

斜通岚径全无碍，直入云屏似有蹊。

花外忽惊红雨湿，巢边犹讶绿荫迷。

回翔几择丘隅止，不道依然素底栖。

若素见蕙卿笔走龙蛇，纤指凝玉，暗想：可惜我有了楚卿，此生秀媚，诚佳士也。蕙卿写完，再读一遍，赞道：“择诵瑶章，视舍妹之作，不啻天渊，见笑多矣。”童子摆上酒肴，若素告退。蕙卿道：“天涯得吾兄，缘契三生，不须过逊。”两个坐下同饮。蕙卿问道：“尊大人还挂多少钱粮？”若素道：“尚有三千五百两。”蕙卿道：“有一句话，不识兄肯俞否。弟为舍妹择婿，想世间才貌，孰有过于兄者。适间尊使说尚未婚聘。先父颇遗下些家私，仰攀足下，做一个藤萝附木如何？”若素心内好笑道：我是雌儿，你要做甚么？因答道：“虽感错爱，但家父在狱，不暇及此。”蕙卿道：“聘仪一些不要，情愿与舍妹多备装奁。”点上灯来，童子唤采绿，出去与宋妈妈等饮酒，俱是盛饌。若素道：“固承厚谊，但不告父母，非人子之道。待弟入京，对双亲致意。倘家严见允，自当领复。”蕙卿道：“尊大人事，不必挂念。弟先赠五百金，俟兄回过尊亲，只取一物为信，三千两之数，到小弟这边来取，竟做舍妹装资。吾兄不必固辞。明日，弟另有主意。”晚饭吃完，只见大丫环玉菱抱出一副锦被，床上薰起香来，似留宿的意思。若素谢别起身，蕙卿道：“这边僻雅，兄就此宿歇罢。”若素那里肯？采绿恐露机关，推着背就走。蕙卿唤玉菱留着，玉菱即笑嘻嘻扯祝若素道：“小弟素爱独睡，恐不便于兄。”蕙卿道：“难道一世独睡不成？”玉菱目视蕙卿，笑道：“俺家相公是要俺伴着睡的。”蕙卿把眼一瞧道：“胡说。”看官，你道外人跟前怎讲这话？原来是他自

己与蕙卿两个取笑。蕙卿道：“弟原宿内室，这里不过是闲时睡的。这位尊使一发把铺盖取过来，隔壁一间睡就是了。”若素方才放心。采绿同宋妈妈取行李过来，做一处铺着。童子道：“你两个怎么一同睡？”宋妈妈道：“他是我的儿子。”采绿几乎笑倒，勉强忍祝故意道：“倘夜间要小便，不曾问主人取个夜壶。”童子道：“只有一个，是我家相公要用。不然，我到小姐房里取水马子来，又好备着你家相公大解。”宋妈妈道：“我有随身小便的在此，将就合用罢。”若素听得，肚里暗笑。少顷，玉菱送脸水进来。若素一双手在盆里洗着，那玉菱不转睛的看。若素道：“你伴自家相公去睡罢。”玉菱又笑起来。蕙卿道：“甚么规矩？你爱沈相公，今夜就伴沈相公睡。”玉菱没趣，飞也跑去了。蕙卿道：“本当奉陪，恐小弟秽体，不敢褻兄，明早奉候罢。”若素道：“斗胆下榻了。”采绿关上房门，各去安睡。

明日起来，天色已晴。蕙卿苦留不住，遂设一盛饌。采绿等另是一桌。用过起身。蕙卿着童子托出银五百两，对若素道：“兄去意甚速，不敢久羁。昨晚进去对舍妹说，甚喜。”他道：令妹考中胡楚卿的诗，昨日兄做的两首，也就算舍妹考中了兄。这银子是舍妹赠兄一程之费。若蒙尊大人见允，缺少银两，都在弟身上。但要兄随意留下一物。”若素不受。蕙卿又道：“舍妹也料兄不受。又想兄是风流才子，就亲事不谐，在难中也该相济。但兄决不比无情的，后来忽然别娶。”遂把银子将他行李中乱塞。若素见了，无奈可施，他道：也罢，我赠他明珠一颗，譬如兑他的，消释这五百两罢了。遂于胸前锦袋内，取出明珠一颗，递与蕙卿道：“无物相留，聊以此为纪。”蕙卿接来一看，啧啧笑道：“兄何欺我？此珠价值千金，轻留于此，是念头丢下了。”递还若素。看见包内一个蓝宝石鱼，蕙卿把手巧出一看，喜道：“此物足矣。”若素道：“这使不得，是一朋友寄在弟处的。”蕙卿道：“朋友寄的更妙，正要兄来龋”若素道：“有个缘故，这是一个才子，与楚卿不相上下的，也要聘一个佳人。弟一时取笑留他，他就要聘舍妹。但舍妹已许楚卿，不可误他大事，正要寄还他。今兄若留此物，后日他有话说，弟何以为情？”蕙卿道：“弟已明白，兄必欲将此物聘个心上人，不肯向别处念头。望兄与尊夫人说明，到弟处兑银，去完了软件，早早毕姻。那时，或还盛友，或去另聘，也凭心便了。”遂转身，将石鱼付与童子，道：“你送进去与小姐，说是沈相公的聘物。”若素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拜别。

看官，你道为何？原来若素初时，不过孩子气，要换喜新的鱼。后见喜新说了两番话，又见了夜读有怀诗，心上就有这个念头。后来考诗，考来考去，未见有中意的，一发想到喜新身上，望他来考中。无奈他不来。及至考中楚卿，又念喜新情重，不忍辜负他，要将石鱼寄还。但是，女流那里遇着他？时

刻慊慊于心。这等心事，对别人讲不得。当时，蕙卿送至中门，道：“礼应送出，但弟有誓，舍妹亲事不妥，不出中门。得罪了。”又叮咛采绿道：“若老爷事妥当，你可催相公早来。”若素拱别出来，上了车儿。李茂笑道：“比老爷当初择婿更认真些，谁知做梦。”若素道：“可惜他一片孝心，在父母面上，替妹子竭力捐金。真是难得。”

明日，到了章义门外。若素是病起的人，是日风沙大，路上受寒，在店上住了一夜，觉得身子不快。对李茂道：“性命要紧，安歇一日，胆早进京罢。”李茂道：“此间店又僻静，路又不多，不如今日待我先进去，探个消息，赶出京门，明早同小姐进去罢。”若素道：“这也有理。”李茂去不多时，又来对若素道：“小姐，胡相公中了。方才出门，见卖《乡试录》，特买一张在此。这鹿邑胡璋，中第七名，岂不是他？”若素看名下注：“聘沈氏”。问李茂道：“尚未行聘，怎么就注沈氏？”李茂道：“老爷考中了他，就注在上面。”若素点头，李茂去了。若素宿在店中，按下漫题。

未知衾儿嫁与子刚何如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是不是两生叙旧喜相逢熬煞春心词曰：缘不断，乔装偶至京门畔。京门畔，忽逢情种，转眼偷看。当晏只把人埋怨，桩桩拈着陈供案。陈供案，一个个是，翠帏成算。

——右调《忆秦娥》

话说衾儿，自嫁与子刚，三朝出堂，楚卿拜见，两下并不开口。楚卿虽是在自己家里，足迹不入中门。衾儿见子刚家私富厚，又夫妻相爱，深感楚卿之德。见他婚姻未就，独力操家，要凑集银子上京，心上过意不去，催促丈夫替他料理。子刚道：“不须你吩咐。”十一月初间，楚卿备得银一千五百两，要上京去。子刚说道：“本当同贤弟进京，但思来岁贤弟得意回时，房户狭校今先要买木到庄上，造几间房屋，不能奉陪。有书一封，会票一纸，赠弟二千两，可到京城内程朝奉绸缎铺验收，门首有大顺号招牌为记。完过令岳之事，其婚姻之费倘缺少时，可向绸铺支用。待兄到，与他总算。”楚卿道：“弟有何德？承此厚惠，决不敢领。”子刚道：“贤弟差矣，既系兄弟，即是一家，些须周急，何必过却？”楚卿只得收了。子刚袖中又取出银子一封，道：“赍金百两，是敝房相赠的，万勿推却。”楚卿暗揣衾儿，委曲殷殷，也只得受了。明日钱行，吴安人、衾儿皆出来相送。两边致谢了，楚卿作别起身，与蔡德、清书三个上骡，日夜趲行。

望京不远，是日风大。将近章义门外，见路旁有饭店。楚卿道：“大家打个中火，饮些酒冲寒。”走到里面，座席吃了。正要起身，见厢房里走出个标

致小官，手执茶壶。到门首，见了楚卿，不转睛的瞧，反缩进去。楚卿见十分面善，再想不出。又一个老妇人，在门内把头望外一探，原来是宋妈妈。那宋妈妈是楚卿的仇人，梦里也恨他的，怎不认得？因这一认，就触着方才是采绿，小姐必定在这里。衾儿曾说小姐是男扮的。遂立起身问宋妈妈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答云：“我同相公进京。你是姓吴么？”楚卿道：“正是，我去看看你相公。”暗想：我若认做胡楚卿，小姐必定避嫌，不肯与我说话。还须认做喜新方好。只见宋妈妈道：“不必进去罢。”楚卿道：“我乃是一家之人，认得你的，进去何妨？”竟闯入里边。一路想道：他若肯认做小姐，我倒与他说个明白；他若乔装到底，我就盘诘他。将近客房，只见采绿抢一步对若素道：“相公，当初在我家里的喜新，今在这里。”楚卿在门外，高声道：“好巧！”只讲这两个字，却不说破他。只见若素出来，头戴纯阳巾，身穿白缘领石青绸服，脚下京青布靴。若素把喜新一看，头戴飘摇巾，内穿荔枝色云缎袄，外披白绫花鹤氅，脚下大红绸履。（看官，要晓得：此处楚卿两字改做喜新，不然，若称楚卿，恐难明白。）当时，若素见喜新这般打扮，晓得他是有来历的。遂把手一拱，作揖起来。喜新就公然坐下，自思：且看他开口何如？若素想道：他比前日模样，大不相同。倘识破了，称我小姐起来，羞答答教我如何回答？不如我先开口，只做不认得。因问道：“足下从未识面，请教尊姓大名。”此时，楚卿已打点在心，答云：“小弟姓吴名无欲，字子刚，曾聘过沈镇抚字长卿的令爱。上年岳父只有一位小舅，不知什么称呼。”若素骇然自忖：并未与他订得一言，又公然称起岳父小舅来。因答云：“是家叔，小弟字若卿。”喜新道：“足下这句话有些破绽，是欺小弟了。焉有叔侄俱以卿字称呼？”看官，若素岂不明此理？只因前日与蕙卿凑便说这两字，也就顺口说出。岂知蕙卿是不来盘诘的，怎当得喜新是有心人，立时捉出白字？惊得置身无地，双脸通红。只得勉强说道：“敝地风俗，加父叔辈下边一字，用着溪桥卿甫，为子侄的中间只改仰慕之字。小弟若字，亦是求及前人之意。”喜新微笑。若素见瞒过了，反诘道：“舍妹并未闻与足下联婚，他是考诗选中新科举人胡楚卿的。”喜新立起身道：“少待。”即跨出客房，高唤清书、蔡德，仍走到里边坐下。清书、蔡德进来，喜新道：“今日不进京了，把行李骡轿安顿着。舅爷在此，过来叩头。”若素又不好换他，只说一声：“不消。”弄得立身不稳。喜新又吩咐道：“你速去检上等果品嘎酒的，多买几色，要与舅爷少叙。”指着采绿、宋妈妈道：“这是小姐的乳母，这是小姐的书童，都要酒菜的。”打发去了，对若素道：“方才说并未与小弟联姻，已选中胡楚卿。令叔不曾提起，难道令妹无情，也不曾说着？楚卿只考得两首诗，小弟曾考过五六首。楚卿并未有聘，令妹曾受过蓝石鱼，又以水晶带钩答聘。还有最要紧的，令妹

亲笔字一幅，寄豆腐店约弟到府的。现有亲笔《春闺》诗一首。这几桩据证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就是告御状也要告来。况诗中有‘风影良缘片时梦’两句。虽未曾与弟有染，私爱俨然。人前辩起来，只怕有口难分。楚卿就要退婚了。”若素被喜新说得浑身麻痛，六神无主，强驳道：“别的小弟不晓得，舍妹平素谨慎，那里有亲笔《春闺》诗到兄手？这决不信。”喜新道：“现在随身拜匣里，是个大执证。今日不与兄看。”

蔡德送酒肴进来，若素只得放胆对坐而饮。宋妈妈也在隔壁另酌。清书拖采绿到自己房同饮，采绿杀猪叫也不肯。清书不知就里，认是书童，竟抱了就走。若素怕露出机关，转换进来；“你在这里斟酒。”清书道：“待我来斟。”喜新道：“不用你，你出去。”两个饮了几杯，若素忍不住问道：“舍妹《春闺》诗曾与弟看过，兄既不肯与弟看，试诵与弟，敢就知真假。”喜新诵一遍，若素见只字不差，十分骇然。勉强道：“不是他的。”喜新道：“大舅不知，令妹特唤衾儿送与小弟的。”（看官要晓得，喜新不说采绿，反说衾儿者，因采绿在旁，替他留一地步，买他帮衬。）若素正在无逃遁之际，忽触着衾儿两字，点头道：“是了，衾儿偷出来与兄的。还有一说，舍妹曾与弟道及，许以衾儿奉配，待弟入京对家叔说了，备妆资嫁你何知？”喜新道：“大舅哄那一个？弟当初改装易服到令叔处，都分为白莲寺见了令妹，访得才貌双全，尚未字人，故作勾当，要衾儿管甚么？况令妹没有良心，既把衾儿许了，就不该卖与庠公子，银子三百两。我如今只要令妹。”若素道：“舍妹是家叔许与胡楚卿，断使不得。但衾儿之说，何以知之？”喜新见若素不肯饮，思量要灌醉他，好捉醉鱼。说道：“大舅饮三杯，弟就报喜信。”若素勉强饮了两杯，苦苦告饶。喜新必要他吃，若素皱着眉，又饮一杯。喜新见酒饮干。就说道：“小弟为令妹，不知费了许多苦心。”遂把衾儿的事，并掷簪断义，说了一遍。“如此至情，大舅还说令妹许与楚卿，断使不得。况金簪现被衾儿槌坏在此。”遂于腰间袋里取出。若素看见，咨嗟道：“这是你无情。但衾儿今在那里？”喜新道：“嫁与胡楚卿了。”若素惊问：“怎反嫁与胡楚卿？”喜新道：“楚卿原是小弟朋友，小弟知他详细，他不晓得小弟上年在宅原故。此人年纪、相貌，与弟无二，同学中朋友，起我两个诨语：‘古胡与口吴，认得也模糊’，一时辨不出的。但弟至诚有余，誓不二色。此人风月班头，平东魔帅。去冬娶一个才貌的妻室，前日见了衾儿有姿色，又说是他丈人家使女，要他作妾。小弟意思，送衾儿与他，就好娶得令妹。所以，赔些妆奁，赠楚卿去了。”若素急问道：“他娶娘子是何人？”喜新道：“沈廉使小姐。”若素大惊，暗想：我原来在梦里，可知《乡试录》上是沈氏。看官，要晓得楚卿未娶，因何就注沈氏？只因心爱若素，长卿又在难中，未曾行聘，恐怕后来有变。

故用此机关，预先注着。此处说来凑巧，哄得若素，无非调情，试他心事，看他志量。又指望先与通情，略表渴想之情。此时，若素见喜新认真为他，衾儿俱不要，又有执证，恐后来费口，就要出丑。楚卿又未曾会过，订婚不过两首空诗，又娶过一妻一妾，竟有些向喜新了。说道：“就是舍妹肯了，只怕家叔爱他是个新举人，你争他不过？”喜新笑道：“一发差了。他是第七名，我是第五名，难道争他不过。”若素争榷乡试录》一看，果然第五名，是未娶。见下面是遂平籍，就问：“为何不是鹿邑？”喜新道：“彼时到贵宅，恐怕有认得是遂平秀才，故此托言于远，只说有个亲眷在遂平。”若素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喜新见说到心服，思量逐步做上去，就说道：“九月初三日，遇见衾儿时，说小姐男装，同宋妈妈、采绿上京。原来宋妈妈尚在此处。”指采绿道：“这位却像采绿姐改装的。”若素大惊，支吾道：“舍妹先入京，这个是采绿同胞兄弟。宋妈妈因身子不快，故在此。小弟今日才到这里。”喜新道：“小弟当初闻令妹选中楚卿，薄情于我。后闻衾儿说改扮上京，意欲赶至路上，拿住令妹讹头，强他成亲。倘有推托，弟就压制他，异言异服，变乱古制，不愁他不从。因衾儿嫁人，遂来迟了。”若素听了，心头似小鹿，突突乱撞。想道：莫不是识破了我，故意来惊我，就要做这事么？勉强道：“舍妹身虽女子，言动必正。就是父母聘定，不到迎亲奠雁，宁死不辱。”喜新道：“难道两心爱的，忍于反面？后来少不得做夫妻，这一些情就不通融么？”若素道：“舍妹无书不读，先奸后娶，反要断离，他女流家，执了性声张起来，你是个举人，不但前程有碍，比平人罪加一等。就是改装，也是路途不便，古今常事，有甚讹头？”喜新听得，想道：好利害，谅他动也动不得。若素因说改装两字，忽想起秦小姐，喜孜孜道：“兄饮几杯，弟与你一个安心丸。”喜新见若素笑容可掬，认有俯就之意，不觉大喜，连饮十杯。若素道：“兄的亲事，都在小弟身上。家叔肯许，舍妹无有不从；家叔不允，还有一个才貌双全胜舍妹十倍的，且嫁姿丰厚，包与兄送上门罢了。”喜新道：“天下没有这样呆子，现钟不撞去炼铜。”若素道：“有个原故，前月舍妹上京，其实男装。到一个所在，有一美人，认舍妹是男子，必欲结婚，先送银五百两，要舍妹一物为证。舍妹无计可却，以明珠一颗赠他，他不要，反夺了一件宝鱼去，说留此为聘。舍妹意欲与小弟作伐，今见兄多情，让兄娶了何如？”喜新道：“就是有貌，却是无才，况没凭据，哄那一个？”若素便把美人之兄吟诗并慕楚卿代妹择婿之意述一遍，于锦袋内取出一幅笺纸道：“他和舍妹的《花魂》《鸟梦》诗，亲笔在此。”喜新接来一看，喜出望外。又问：“令妹的诗，并借一观。”若素自思：前日衾儿偷诗与他，尚如此认真，我如今怎好与他？因答道：“不在小弟身畔，且又不记得了。”喜新道：“大舅可谓有心术的了。既如

此，不要讲闲话，弟暂往敝宿处即来。”喜新遂转身出去。采绿、宋妈妈低低道：“我两个欲插一句话也不得，担尽干系。幸亏小姐有才，抵辩得来。”若素道：“我的胆也被他吓碎了。”适店主送灯进房。不多时，只见喜新三个走来。蔡德取一个褡膊，清书背一只挂箱，放在若素床上。喜新叫清书、蔡德出去。又唤宋妈妈掩上客房，身边取出两大包，对若素道：“弟本欲明春入京，只为婚事不谐，急欲料理令叔事，故特携千金到此。弟去恐无头绪，不如大舅持往令姊处，洵朱祭酒纳转便是。此处共银一千五百两，余银，小弟到京，一总送来。”若素道：“岂有此理？舍妹姻事未妥，断不敢领。”喜新道：“差矣，此银不领，则大舅前所说有美人的五百两之银，何以消释？就是令妹要嫁楚卿，难道再把这美人与他去？只不知尊管家在何处，明日银子要小心。”若素道：“小管家明早就到。美人在弟身上，但银子兄须收回。”喜新道：“不必推却，只求周全美人。弟有本事，连令妹都是我的；没本事，决不怨令妹。这银子只算聘美人的。若执意而不收，必是大舅之言俱是金蝉脱壳了。造言哄我，先要扭结到礼部衙门，告你赖婚。”若素听说要扭结到官，唯唯道：“既如此，只得承厚情了。”喜新又道：“弟未尽兴，大舅再陪几杯。”若素只得再饮一杯。喜新连饮了五六杯，店中桌子小，对面促膝坐着，喜新诈醉，把两只脚夹住若素的靴，故意不放。若素魂不附体，急立起身道：“小弟病后，不能久坐，要得罪了。”喜新叫取饭来吃。各洗水脸。见若素玉手纤纤，故意到盆内执着道：“大舅肤如凝脂，若令妹今日男装在此，弟顾他不得了。”若素又不敢推脱，战兢兢道：“尊重些。”喜新放手笑道：“这等害羞，不像男子样。弟蒙大舅盛情，叨陪抵足何如？”若素道：“本不该辞，奈小弟素爱独睡。”喜新笑道：“这等讲话，一世不做亲了？”竟去卧在若素床上，把枕头来枕，闻一闻道：“这也奇，像女子枕的粉花，香得紧。”若素道：“还请各便。”喜新不应，鼾声起来。

未知若素能落圈套否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贴试录惊骇岳母送灯笼急坏丈人词曰：灯离离，烛离离。女婿乘龙订吉期，催妆已成诗。九其仪，十其仪。临上香车步又迟，堂前泣别时。

——右调《长相思》

喜新装醉，卧在榻上，听得采绿私语道：“怎么处？与他和衣睡了罢。”若素道：“岂有此理？唤店主另检一个房，我去罢。”喜新听得不妥，假醒翻身道：“好醉，大舅睡了罢。”若素道：“我身子不快，要自在些，故不敢同榻。”喜新道：“既如此，我把铺盖来，睡在这侧边床上何如？”若素沉吟一会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喜新得意，遂起身跨出客房，连唤清书不应。走去唤

他送铺盖来时，厢门紧闭，敲唤不应。原来若素哄他出去。喜新气不过，累清书打了一顿。（看官，此处仍改喜新为楚卿了。）明日晨后，厢门尚自闭着。楚卿知事难谐，恐饿坏了若素，叩门道：“宋妈妈与采绿听着，多拜上你家相公。他昨日不肯通融，后来少不得与他算帐。闻胡相公也来替你们料理，恐他下了先手。我如今只得进京去了。你若有情于我，那蓝鱼之约，切不可负心。若一周全，二个人面上都好，又免许多口舌。我去矣。”遂一路来到京城内，寻着程朝奉，安歇了。明日差蔡德到朱祭酒家，探问消息。街上遇着一个胡子，各有些面善。拱一拱手，问起来，恰好是当日在冀州报信的郑忠。同到寓所，见过楚卿，把前后事述一遍。又说：“老爷看《乡试录》，知相公中了，甚喜。前月，尤舅爷来，又完过三百两。如今只少三千三百两。夫人因小姐不到，心上焦闷，同舅爷回乡。不意昨日李茂同小姐到了，带银二千两。方才正要去对老爷说，遇见蔡哥，说相公在此，特来叩见。”楚卿道：“我因老爷事，早至京师，要料理他出狱。待小姐银子先完，其余所欠数目，并应用使费，你明后日竟到这里来领，我预备在此。致意你家老爷，我本欲走来拜见，但思狱中相见不便，出来踵贺罢。”郑忠感谢。楚卿唤蔡德，同至刑部牢，问候一番。至十二月初二日，郑忠同李茂，带着两个人，见楚卿道：“老爷拜上相公，本不应来领银子，因承厚意，夫人又未能即到，欲乘岁底浚局，因此从权领去，事妥之后，即来补还。”楚卿道：“既属至亲之情，理宜效力，何必说还？如今尚缺多少银两？”郑忠道：“前日小姐所到之银有二千两，止完过一千九百二十两，今尚欠一千三百八十两。”楚卿听了，便兑一千三百八十两，外又赠银三百两，恐有戥头银色使费之处。四人领银而去，完纳不题。

却说夫人，回到家中，见门封锁，竟打开进去。“我是朝廷命妇，谁敢与我作对？勒我未完钱粮么？”这些官府，晓得赦了一半，又完得差不多，都来省事。及至夫人取得书房银子到京时，若素已先到朱祭酒家里，钱粮俱完足了。母子相见大喜。十二月初二日，刑部题疏。等朝廷旨下，却不比府县做事易，直至二十二日，长卿方得出狱。次日，楚卿到朱祭酒家拜贺。两下致谢毕，老夫人在屏后看见，欢喜无限。遂进去在若素面前，称贺楚卿风流俊秀。若素心上如小鹿般撞。想：喜新因何此时不来开口？甚不可解，又不敢对父母说。转是夫人问起银子，若素叹道：“父亲虽弄出狱，只是孩儿身上大费周折。”夫人道：“亏你那里借来，还他就是。”若素道：“肯要银子有甚难处？只今一家女儿吃了两家茶，竟无主意在此。”夫人惊问道：“你向有见识，为何做出莫头脑事来？”若素将喜新当初到家缘故说一番，“原来是吴子刚，前日又遇着衾儿，今中了举人，特送银入京。孩儿只假装了遇着，苦却不得，被他逼受了一千五百两银子。这是一种费力气处。”只瞒起家中换鱼之事。又将秦

小姐赠银求婚述一遍，道：“也有些难摆脱。”夫人急与长卿商议，长卿道：“虽承吴子刚美情，但未曾会见我一面，又未曾当面考诗，这婚事争不出口的。既有秦小姐机会，倒可两全。”若素又将楚卿娶过沈廉使之女，更以衾儿为妾，并匡公子之事，亦陈述一番。长卿道：“那有甚么？沈廉使之女，这是谤辞。衾儿作妾，或者有之。若匡家之事，得了他的银子，倒要提防。吩咐家人并朱家人，只说我有两个女儿，你是第二个便了。那吴子刚，少不得来会试，挨到其时，俟黄榜后定夺就是。”夫人道：“这策甚长。”至正月初六日，长卿住在朱家不便，另赁一寓。楚卿来贺。初八日，楚卿央程朝奉来说亲，沈家回说：“妆奁未备，恐做起亲来有妨书业，俟科场后罢。”楚卿无奈，只得丢下。不题。

且说子刚，自楚卿别后，到庄上先起了几间从屋，前边又造门面数间。到正月初，因是遂平籍，赶至本县起文书。急急回家，往返已经半月。你想，那衾儿是待雨娇花，子刚是青干久旷。半月在家是夜夜成双的，忽离多时，片刻难过。今才到家，又要远别，怎么舍得？因对子刚道：“夫人小姐，待我不薄，临行赠银三十两。今我在此，胡叔叔自然对他讲的。意欲同你上京，代他料理嫁妆，完我心念。不知你肯否。”子刚道：“要去不难，但试期已迫，若水路同行，便误我大事。也罢，二月间归德府有程朝奉亲眷家小上京，我着个老管家，带两个使女，约会程家，合雇一只大船同来罢。”衾儿大喜，收拾行李。子刚赶路先行，二月初一到京。楚卿接着，两人各叙别后事情。及三场考毕，大家得意。明日，两人到东宣门游玩，遇见一个长官。仔细一看，却是俞彦伯。楚卿大喜，唤了一声，下马相见。原来是解花银来京。叙述一番，各说了下处。

明日，楚卿去拜彦伯，烦他催毕婚日子。彦伯道：“自当效力。”两日后，彦伯来说，检定三月初十。楚卿大喜。至二月中，楚卿会试，中第十一名，子刚中第八名。两人得意。子刚欲去拜见长卿，楚卿道：“再迟几日不妨。”

那沈长卿，正在家料理若素嫁资，忽报录的打进来。急问时，门上贴着：“捷报贵府贤坦吴爷讳无欲会试高中第八名。京报舍人王昌。”夫人闻得女婿中了，欢喜无限。出来看时，长卿说其缘故。夫人惊道：“此事怎处？”夫妇二人，同到若素房中，道：“楚卿中了，尚可分说。今子刚中了第八名，稳稳是个翰林，要弄到上本了。”若素道：“只凭爷爷作主。”忽见李茂入来，进禀道：“外边报录的没人睬他，乱嚷起来。不知老爷如何打发。”长卿与夫人商议道：“此事怎处？若认了，就要做亲了。胡家已与俞彦伯定过日子，明媒正娶，怎好退婚？若不认他，如今正在兴头，三百六十个同年，就要费

口了。”夫人无策可处，转是若素道：“说不得了，且去招认他。吴子刚处尚未订吉期，他若争论，待孩儿再扮做公子，娶秦小姐来，与他说明，凭父亲嫁与那一个罢了。”长卿道：“我倒忘怀了，还好还好。”遂吩咐李茂，打发赏使酒饭，停妥出门，即唤郑忠等三四个家人，分头去置妆奁物件。

长卿入内，宋妈妈走来道：“报录又到了。”长卿没好气，不去理他。无奈，无家人在外，只得踱出去。刚跨出屏门，众人一齐拜贺。长卿道：“甚么要紧？第二报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是头报，怎说第二报？”长卿道：“你不看屏门上的？”众人也道：“你不看屏门上的？这是胡爷。”长卿急走去看，却是“胡璋中了第十一名”。喜出望外，请众人坐，进去说与夫人女儿知道。举家庆幸，一面打发报录不题。

初一日，子刚来拜，长卿不在家，传进一个门婿帖子。若素见了，又添了一番愁绪。第二日，长卿回去回拜，却不在寓所。初三殿试过，楚卿中二甲第二名，子刚中二甲第五名。又报到沈家来。子刚赴琼林宴，谢座师，连忙几日，总不曾遇见长卿。长卿吩咐家人去买《序齿录》。取来一看，又没主意起来。子刚下边也公然注着《沈氏》。想道：此事必至大费口唇了。不如趁他未开口，先将秦小姐事说明，庶免吴、胡两下争着。长卿遂往子刚处，他又出门拜客，不遇，急得眼睛火爆。至初十日清早，子刚才见着长卿，要拜起来，长卿断然不肯。子刚移椅，下边坐了。长卿道：“老夫有一言，虽承厚意，但小女之事，并无与新元公订盟。昨接帖，并报录，俱以婚称，甚为骇然。不知何据。”子刚道：“敝房沈氏，去秋因庠公子之难，蒙楚卿兄见赠，知是岳父远族，自幼抚养如子。不胜感德。因其父母俱亡，是小婿欲攀仰泰山之意。”长卿丢下一半鬼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此女自幼聪明，老夫视如己子。今得配足下，终身有托。老夫又得佳婿，万幸也。”心中想道：原来若素听错了，认楚卿娶了衾儿。又一巡茶罢，长卿见子刚并不说起若素，心内想道：他不提起，我要与他说甚么？遂作别起身。

长卿到家，与夫人述其始末。夫人道：“如此就不费气力了。”但未曾与若素说得。若素害羞，又不好去问。当日，楚卿奠雁已毕，到晚上，花轿到门。只听得花炮震天，鼓乐刮耳，一派灯花，塞满街道。夫人见如此热闹，十分欢喜。走到楼上一望，吃了一吓。只见灯上大字，却是“内翰吴”。急急下楼，到里边唤李茂去问，一边与长卿说知。李茂去问捐灯的：“你们是那一个吴家？”众人道：“遂平吴子刚老爷家。”又急问轿工时，众人道：“好笑，女婿家也不晓得。我们是前门外程朝奉家，系新科进士吴子刚老爷下处来的。”看官，你道为何？原来程朝奉是个大商，在京城开三五处绸铺典铺，专与豪宦往来。今子刚新中，入翰林，又是房主，如此扮头，连这三五处铺子，新置

起“内翰吴”灯来。子刚又是好名的，因楚卿做亲，自己又买几十对灯。这些各典铺奉承他，都送灯来。所以，二三百盏灯都是吴字。楚卿自己竟不曾备得。那些捐灯抬轿，也有典铺里的，也有雇来的，只说他的兴头话，谁晓得内中原故？李茂忙进来回复。长卿跳起来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急唤郑忠：“请媒人俞老爷来。”原来俞彦伯与吴子刚俱在前边，看新人起身。见郑忠来请，彦伯遂进厅。揖毕，长卿道：“当初，蒙尊驾作伐，原说是鹿邑胡楚卿，为何灯轿俱是遂平吴子刚的？事关风化。”彦伯笑道：“兄台原来不知。楚卿与子刚结为兄弟，如今子刚移居楚卿宅上，所以楚卿出来就寓在子刚典铺。楚卿只身，灯轿俱是子刚替他备的。方才奠雁的，难道不是楚卿么？”长卿听了，释然，遂作别了，打发女儿上轿起身。

未知若素心上如何发付喜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戏新妇吉席自招磨为情郎舟中各吃醋词曰：翠被香浓，笙歌乍歇，洞房佳景思量。含羞解扣，欲上牙床。无端几句调情语，弄一天好事乖张。娇娘啼泣，论黄数点，急煞新郎。闻言非忍，恶口相伤。恨少年心性，忒觉猖狂。把千金一刻，看做平常。今宵轻恕风流过，恐伊家看惯行藏。且教先授波查权，硬着心肠。

——右调《高阳台》

当夜，新人轿到寓所，傧相掌礼，交拜，引入洞房。合卺酒毕，楚卿替他除下珠冠。若素偷眼一看，此惊非小，原来是喜新。暗想：父母好糊涂，向说是胡楚卿，甚么又是吴子刚。又转念：饭店时原对我说，“有本事两个都是我的”，想必他脚力大，楚卿不敢与他争。如今总是姻缘，只索凭他罢了。只见楚卿斯斯文文，作一个揖道：“夫人，下官当初偶到上蔡，闻得夫人才貌无双，特央遂平县尹俞爷说亲，令堂不允。后来闻令尊大人选诗择婿，故欣然而来，不意选中。那时，下官甚喜。但夫人大才，未经拭目。今夜花烛洞房，正《花魂》、《鸟梦》两诗会合之时，肯赐捧览，以慰鄙怀否？”若素听了，又惕然道：这个是胡楚卿。喜新原对我说，年貌相同，一时难辨。今日果然。因答道：“闺阁鄙词，不堪污目。”楚卿道：“夫人才欺谢女，慧轶班姬，正宜夫唱妇随，何须过逊？”若素遂取拜匣开了，检出《花魂》、《鸟梦》的诗，放在桌上。楚卿闭上房门，把诗在灯下细看。当时，若素觑楚卿，举止雍容，言词宛丽，暗喜道：比喜新更胜一筹。看官，为何一人而前后不同起来？不知当初做书童时节，见了若素，虽然风流妩媚，未免心慌意乱，进退轻福及至京门外，店中相遇，虽则大模大样，却是言尖语辣，有凌逼的意思，若素满心提备，先带一分拒他的主意，却不曾有倚翠偎红的款致。今日中了进士，妻子已到

手，大红袍、犀角带，心安意适，讲话也自在了，举动也官体了。所以，若素一双俊眼，就视得胜于喜新。意思起来，心内十分欢喜。楚卿看完诗，忽然点头道：“意如月上海棠，韵似花堤莺啭。具此慧心，焉得无红叶传情、蓝桥密约之事乎？”若素听得，悚然道：“呵哟，此话何来？必须说个明白。”楚卿道：“是尊婢衾儿对我讲的。他说，当初吴子刚慕夫人才貌，扮做书童，投入贵府，曾与他联吟迭和，后来令堂知道，惊走了，不曾到手。下官所以疑到此处，或者衾儿瞒我，替夫人赖着些他话不可知。”若素哭起来，骂道：“衾儿这贱丫头，彼时你看上了喜新，偷我的诗稿与他。你如今已独占乾坤，却要在我名下谤我是非。我与你不得甘休。”对楚卿道：“如今衾儿在那里？”楚卿道：“在我家里。”若素道：“这个亲做不成。我是路柳墙花，明日送我回去，叫衾儿来，对明白再做区处。”

看官，你道楚卿心上，本是了了，无非调情取乐的意思。见若素认真起来，哭个不止，没奈何走近身边，陪着笑脸，将左手从后面搭在若素左肩上，把右手衣袖替他拭泪，道：“下官原是取笑，夫人息怒。”若素把身躯一撇，推开楚卿手道：“另事好取笑，这话可是取笑的？”只是哭。楚卿唱喏赔礼。若素道：“放屁！你甚么人敢强奸我？”楚卿道：“低稳些，外人听见不雅，那有丈夫强奸娘子的？”若素道：“谁是你娘子？”楚卿道：“不过取笑，衾儿并无此言。甚称夫人守礼。”若素听了，心上暗转道：如此吴子刚，是个好人，我身子就无事了，只娶秦小姐与他便妥。遂答应道：“这是真的么？”楚卿道：“怎么不真？今番息怒了，请睡罢。”若素道：“初相会，就如此恶取笑，必等衾儿来，当面一白。”楚卿道：“素知夫人冰清玉润，今又见才貌出群，心中得意，故取笑一句。是我不是了，不必介怀。别样事等得衾儿，这个，衾儿替不得你。”遂搂过来。若素皱着眉，含着羞，只得凭楚卿宽衣解带，抱上床来。正是：娇姿未惯风和雨，吩咐才郎着意怜。这事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库公子，当日吓坏了。一边着人挨访，自己连夜入京，不敢对父亲说。后来挨访的回报，俱说远近并无踪迹。库公子听了，暗想：必定自溺死了。当时也就丢开。及至今日，自己不曾中，闻得沈家中了两个女婿，初十日才嫁出去，心上疑惑起来。先着人到朱家一访，谁知沈长卿托过的，门公道：“沈家有两个亲生小姐。”那人又问：“你家小姐可曾到上蔡去么？”门公道：“娘舅家里，常年去惯的。”及到沈家来访，正遇着李茂。遂问道：“沈老爷共有几位小姐？”李茂见这人像官宦人家的，遂应道：“三位。”那人道：“都嫁了不曾？”李茂道：“大小姐嫁与遂平吴翰林；第二个是娘舅家里，嫁与库举人；第三个前日嫁与鹿邑胡翰林。”库公子得了此信，心上忧惧道：“一向长卿在刑部牢，不曾去探候。倘或问起女儿怎么处？只得与父亲商议

，又替他题一本，是买好的意思。朝廷准下，改抚大同等处。长卿猜知其故，往库家致谢，回说不在家。长卿令李茂问门公，道：“我家小姐在此，好否？老爷因家中多事，未及问候。”谁知库家也预先嘱托门上，答道：“你家小姐另住别宅，不曾进京。”李茂回复长卿。明日，库公子备一个门婿帖来拜见，长卿见了。茶罢，恐库公子不安，先说道：“二小女虽非己出，原是远族侄女，因彼父母双亡，老妻抚如己子，书画诗词，色色精巧，老夫素所钟爱。今幸配贤婿，所托得人矣。”库审文肚中转念：还好，幸喜得是继女。因答道：“原来不是岳父所出。”说完，两个翰林齐到，三位姨夫会面，推让半日。长卿道：“依小女排行罢。”审文居右，楚卿居末，子刚居中。茶罢，长卿留酒。审文苦辞。说道：“小婿别令爱多时，明日就要回乡，当回去料理行装。但岳母尚当拜见。”长卿假意道：“老妻渴欲识贤婿一面，奈方才朱襟兄家请去了。”审文怕话出马脚，遂说道：“后会有日。”作别出门而去。三个说起好笑。以后，库家也不来，长卿也不去。那里想：继女自不关切；这里也不去截树寻根。各自心照，乐得无事。

闲话休题。过了三日，楚卿对若素道：“我如今要回乡祭祖了，子刚连次催促，要与你去娶还他美人之事。”若素道：“你去择个日子，先打发人去下聘，一面告假回乡，顺路停妥此事罢。”楚卿暗喜。遂择四月初六日。若素令李茂持彩缎八表，金钗数事，吩咐许多话，打发先行。楚卿、子刚告过假，同夫人初二起身。长卿因上《告老表》未下，对楚卿道：“你同小女先行，我待旨下，同你丈母随后就到。”楚卿着蔡德先往张家湾，雇三只大座船。初二日清早，家人与若素一干，先起身，程朝奉与楚卿、子刚饯别，直至下午起身，只得住在章义门外。是晚，若素轿到张家湾，上船宿歇。明日起来，不见楚卿到，叫两只船先开，留一只等候。是日早起，子刚与楚卿赶至通州，见前面四五乘轿，送一个丽人来。原来是衾儿同几个家人使女，轩然而至。子刚喜道：“久望不到，正在悬望。我今回乡了，请到舟中细叙罢。”同至河口。子刚管家接着，道：“胡奶奶等不及，先开两只去了。”楚卿笑道：“甚好机会。”齐下船来，各见礼过。衾儿称贺一番，退入房舱，隔屏语道：“等程家亲眷起身，二月初十日，忽京中写字回了我，不必到京。到后，报中进士。有人说做翰林，不得出京。婆婆恐无人照顾，我又念着小姐，所以今日才来。”子刚道：“小姐已做过亲，船在前面。如今又要替楚卿另娶一位。”衾儿问其故，楚卿遂把前事并假子刚名字说一遍。衾儿笑道：“这番是得陇望蜀了。”楚卿道：“总是我不该，望嫂嫂遮盖。今日来得正好，但目下千万吩咐水手，要离开前船一二里，到初五日晨后，方可同歇。嫂嫂会我夫人，断不可说出以前原故。”又叮嘱如此如此。衾儿道：“我怎好欺小姐？”楚卿隔屏作两揖，道

：“日间要瞒我夫人，夜间过船，又要求你尽情直说，方可解得争闹。”子刚笑道：“何须着急？我两个自然依计而行，只要谢媒酒盛些罢了。”楚卿大喜。另觅一只小船，赶上大船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便见。

第十九回假报仇衾儿难新郎真掉包若素寻夫婿词曰：娇妻如花妃。欲了才郎债，谁知巧里弄元虚，悔悔悔。是我冤家，满腔贼智，把人瞒昧。思避黄莺啄，转入游蜂队。不曾识破机关，耐耐耐。且待明朝，薄加问罚，问他狂态。

楚卿赶上大船，若素接着，总不说遇衾儿之事。初四日晚，船到。李茂来回复道：“老仆二十八日到，秦相公因小姐不来，二十六日往故乡登封县去了。他原托过舅公龚相公号拙庵，说‘沈公子若来，择了吉期，把妹子嫁去就是，不必等我’。他家又盘问老仆许多话，我都依着小姐的意思回答。如今他家物什都预备，专待小姐船到。”若素道：“秦相会不在家，一发好做了。”

明日，扮起男装，令四个家人，拿了毡单红帖跟随，去拜见舅公龚拙庵。若素秀美非常，周旋中规，欢喜无荆三巡茶罢，送出门首。若素下船，与楚卿商议。楚卿道：“明日把三只船，窗对窗，一顺儿歇着。你做亲在头一只，我坐中间一只，子刚在后一只。到半夜，如此如此。你出窗到中间一只来，我送子刚到头一只去，就万无变局了。”若素大喜。

是夜，楚卿向若素一揖道：“夫人，秦小姐既如此标致，娶与我罢。”若素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楚卿道：“你何厚于子刚，反把美人送他？”若素笑道：“谁叫你当初不到我家来做书童。”

明日，若素仍扮做公子，令人送羊酒上去。只见子刚船到了，依楚卿，并歇着。外边报：“吴奶奶过来。”若素问：“那个吴奶奶？”楚卿道：“就是衾儿。初三日，你开船后才到的。”若素道：“你何不对我说？”楚卿道：“我忘怀了。他如今也是夫人，你须宾客相待。”只见衾儿已进船舱，要拜见。若素把住他手，笑道：“且慢着，我如今这光景，待明日行礼罢。”大家坐定。楚卿回避在若素背后房舱门口，将袖子向外一拂，那些丫头妇女俱退去了。衾儿问：“小姐为何这般打扮？”若素道：“我为你的喜新冤家做这勾当。”衾儿道：“喜新与我，没甚相干。”楚卿在舱门口，对着衾儿跌足。若素道：“喜新就是你的吴子刚。”楚卿恐衾儿又据直说，在门里边作揖。衾儿道：“为他做甚？”若素道：“只为你取我一幅诗稿与他，又约蓝鱼之事；后来饭店里又挨送一千五百两银子，要我娶个美人。我上京男装，因这里秦相公赠银五百两，强我与妹子为婿，抢我的蓝鱼。没奈何，如今娶秦小姐与子刚。

”衾儿见楚卿情急，故意瞧他，笑道：“我何曾取诗稿与他？就是娶秦小姐

，都是胡爷计策，不该我家相公之事。”楚卿在门里边，只是作揖下去。若素道：“我为你吴爷，让我于我家相公娶着。故此，我用个计策，报答厚情。”

“衾儿道：“如此我就作妾了，断不容的。小姐还是与秦小姐说：‘我是男装，不好误你，莫娶罢’”楚卿恨不得在门里跪下。衾儿眼觑着，忍住了笑。若素道：“你不容娶，就是妒妇，非妇人之德了。”衾儿道：“小姐只说自己话，不替别人揣度。假如娶与胡爷，小姐未必就肯。”楚卿走过来，对若素一揖，道：“吴家嫂嫂既不容，后日少不得相争。今夫人又贤慧，不如娶与下官，多少安稳。”若素道：“无耻，存些官体，那个与你讲话？”衾儿道：“不是我不肯，只恐胡爷弄空头，到其时溜下舱去，就与我相公有名无实。”楚卿听得这句话，在那里急杀。若素道：“我家相公不是这样人。”衾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娶到我船里何如？”若素道：“你莫管，我两个已商量定了，你只依计而行。”忽见涯上，龚家差人来请沈相公。若素听了，竟上岸去。衾儿慢慢走到自己第三只船上。楚卿性急，先钻到第三只船，对子刚跌足道：“谁知到了一个煞星。”如此如此，告诉一番。衾儿进来，道：“不要恼，我受你许多恶气，今日正要报仇。你一向冒名子刚，今日娶与我子刚便罢。”楚卿道：“我待嫂嫂不保”衾儿道：“也不见得厚，还未到哭的地步。”楚卿真正要哭起来。衾儿只是暗笑。子刚道：“贤弟放心，有我在此。”楚卿道：“只怕真要与我对。”衾儿道：“也罢，你去做就是，到夜间我总不开口，与我家相公掩上舱门，自己去睡觉，不管帐何如？”楚卿顿足道：“一发不好了。我夫人不知就里，闹起来，岂不立时决绝，新人就要上岸去。”衾儿道：“我总不管帐。”楚卿只是千嫂嫂，万嫂嫂，要讨个放心。衾儿终是不应。忽见崖早搬下嫁妆来，连一连二，搬个不止。子刚道：“贤弟好造化也。”楚卿叮叮咛咛，过船去了。若素下来，说是“大舅不在家，有要紧箱笼，请我上去，自己交点。”楚卿道：“夫人，子刚是富翁，如今把秦小姐娶与我，也好得些家私。”若素道：“胡说。”楚卿不敢开口。到了一更时分，若素上去奠雁亲迎，娶下船来。大吹大擂，好不热闹。交拜已毕，花烛下与秦小姐对坐。饮过合卺，你看我似蕊珠仙子，我看你似月里嫦娥。约到人静，若素替他除冠解带，一如楚卿做新郎方法，抱秦小姐上床，一发替他褪下凤鞋，在灯下啧啧道：“好动人也。”把花烛移过屏后，自己卸下鞋袜，钻入翠帏，脱衣同睡。秦小姐身向里面，若素左臂枕着他的粉颈，把右手满身摸抚。鸡头新剥，腻滑如酥，鼻边抵觉鬓云，气润脂泽流香。想：喜新今夜好受用也。思量要腾身去与他混混儿，又恨自己没有那话儿。延挨得不像样了，忽听得喇叭一声，远远船声渐近。晓得外边关目到了，故意去褪秦小姐绶裤下来。那里也作势不肯。只听得外边叫道：“大相公，老爷到了，奉命往河间去，要与相公说一句话。立刻就来。”若

素又故意捧住秦小姐的脸儿，樱唇相接，鹦舌偷尝了一尝，披衣下床。穿上鞋袜，套上巾儿，开窗出去。那只官船，仍旧吹打，歇到左边。原来是子刚一只船，做定关目的。若素钻到间一只船舱里来，只见船头上两个人，一个到新人船上，走进房舱，跨入窗内。正是喜新，掩上子进去了。若素仍旧跨上新人船子边，细听半晌，不见动静，料想此时无变局，必入彀中了。不觉自己兴动，到中间船上来。前舱后舱，寻楚卿不见，只听得左边船上，灯儿闪烁，舱里似有人说话。想道：他为何去与衾儿说话？开了中间子，遂到左边船上。把窗一叩，问：“姐姐，我家相公在此么？”衾儿开了窗，接下去道：“从没有来。”若素正要转身，只见房舱里，灯下见个戴方巾、穿石青袄的人影。若素立住足，暗想：这没良心的，原来与衾儿有染。他见子刚去了，便撇着我溜到这里来。

看官，你道为何？原来日间楚卿穿的石青色袄，却没有荔枝色袄，恐若素疑心，与子刚换穿了，钻下新人的船里。初六夜，虽有亮星，却无月色。若素看见穿荔枝色的走下去，自然是子刚，到此，见穿石青袄的在衾儿房里，怎的不疑？竟转身来，也不问衾儿，望房里就走。那子刚见若素走来，晚上不便相见，把身儿背着。若素从后边一把曳转来，将右手在子刚脸上一抹，道：“羞也不羞？”子刚掉转身来，若素一相，做声不得，急缩出道：“这甚么人？”衾儿道：“是我家相公。”若素急问：“你吴子刚呢？”衾儿道：“这就是吴子刚。”又问：“我家相公呢？”衾儿道：“在新人船上。”若素急得发昏。那吴子刚走过来，深深揖道：“嫂嫂见礼。”此时若素，身披丈夫衣服，头戴方巾，竟忘怀了，也还起礼来，鞠下腰去。道半个喏，忽醒悟了，反立起来，羞赧不过，一手把着衾儿，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你到我船上，细剖我听。”

来到中间船上，衾儿道：“楚卿喜新，原是一人。子刚不过是他借名。”把前后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若素又好气又好笑，恨道：“这个巧风流惯掉谎的，把我似弄孩子一般，竟替他做了两三年的梦。你既知道，因何不对我说？”衾儿道：“我本要对小姐说，无奈他千央万央，只得替他瞒着。今日，也被我处得够了。小姐与我说话时，他在背后，揖也不知作了多少。”若素道：“待我明日处他。我与你多时不曾相见，正要与你讲讲。今夜伴我睡罢。”遂问庠公子及至今一路事情，两个抵足细谈不题。

却说楚卿，钻入新人舱里，解衣上床。侧身听邻船，并无声息，暗喜道：夫人贤慧，此时决然知道。不见变局，想是青云得路了。遂用些款款轻轻的工夫，受用了温香软玉，却不敢说话。将到天明，恐一时认出，难于收结。黑早起来，到若素船上，叫开舱门。连叫不应，衾儿低低道：“小姐也有些干系

，不如起来开门商议罢。”若素才开门，楚卿即要赔礼。却见衾儿在内，急收不迭。若素道：“啐，弄玄虚的捣甚么鬼？做得好事呀。”楚卿道：“我是好意。夫人没正经，得了喜新一千五百两银子，做出天大谎来。我替你去应急，转道我不好。”若素道：“你既如此，何不对我说明？为甚藏头露尾？歪心肠儿累我担着鬼胎，梦魂都不安。”楚卿道：“当初在饭店时，我原要对你说个明白，谁教你装甚么腔儿，小弟舍妹哄我。如今，夫人是我楚卿的，秦小姐是你喜新的，原不曾在在我面上用半分情儿。我如今替你周全了好事，不埋怨你就够了，又来怪我。”若素见说得好笑，无言可对。衾儿在旁道：“小姐，你乐得自在，何须争论？他才子志量，必定与新人讲个明白了。你慢的梳起头来，吃些早饭，他自然去领新人过来拜见，你担甚么干系？”楚卿又急道：“嫂嫂，我请你不要开口罢。”就扯若素到半边，耳语道：“他恨我如仇，你做夫人的，度量大些，不要听他撺掇。”若素道：“哎哟，你不识好人，昨晚没有他劝解，说个详细，我闹起来，新人上岸多时了。还不来赔礼？”楚卿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假意难我。”就向衾儿深深两揖。衾儿道：“只怕还要谢媒人。”楚卿对若素也两揖。若素道：“我容你娶妾，难道另外不该赔礼？”楚卿又是两揖。若素笑道：“我弄你，如弄猢猻一般，饶称罢。姐姐，我与你梳头，商量过去。”只见新人唤丫头来请相公。

看官，你道如何？原来秦小姐起来小解，丫头推开子，帮小姐见罗帕上猩红点点，恐有余香染席，丫头们看见不雅，把流苏钩起，掀开锦衾一看，那床里边席下，似有垒起。取出看时，却是一双红睡鞋，尖尖可爱。把自己足一试，宽窄无二，又是穿过的。心内惊疑。暗想道：他莫不是娶过了？去冬在我家里，一时误说未娶。见我求婚，故此千推万阻。今日不得已，把我做妾么？遂急急梳洗，叫丫头请相公进来。

未知若素进来，说出甚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醒尘梦轩庭合笑联鸳被鱼水同谐词曰：守正行权终得意，个中心术如刀刺。老天酬报自分明，男守义，女守志，春生于夜双鸳被。说尽从前尘梦事，将来可作蓝鱼记。柝声欲起又呵呵，做也易，丢也易，是谁知己供新醉。

——右调《天仙子》

楚卿见丫头来请，衾儿两个插戴停当。若素道：“我羞答答难去，烦姐姐先往，略说个缘由，我随后就来。”衾儿过船，两人见礼，采绿道：“这是吴老爷夫人。”两下坐定。衾儿道：“妹妹，你生得如此丰姿，怎教我姐姐不爱？正是赤绳系足，千里红牵，姻缘再强不得。但今日新郎，原十分不肯允，闻

是妹妹强他的。今新郎有些害羞，不敢相见，我特来说明。”秦小姐摸不着头绪。只见若素进房。衾儿道：“新郎来了。”秦小姐看见一位女娘，面貌与新郎相似。两人万福过，急问道：“莫不是姑娘么？”衾儿道：“他没有哥哥。”秦小姐心中大吓。若素道：“姐姐勿怪。向日在宅，为蒙令兄心托，不敢自负，故委曲周会。只是夜来得罪了。”衾儿遂将事情细述，秦小姐面上，红了白，白了红，似有不悦。若素道：“只为两下怜才，以致如此。我情愿让姐姐为正，妹子只供中馈之职，再无悔心。”秦小姐见他说得谦和，况实是自己强做的，一时开不得口。但不知新郎人物如何，夜里又被他盗了，竟无言可答。若素觑其心事，便教“请老爷过船”。楚卿见请，慌忙走来。若素叫行个夫妻之礼。两下定睛一看，楚卿喜从天降。秦小姐见少年风流，也心肯了。楚卿出去，衾儿三个，同吃了饭。只见岸上两个丫头下来。若素认得，一个是玉菱，指着一个垂髫的道：“这个好像我见过的。”秦小姐道：“今日我也要说明了。先父只生妹子一人，取名蕙娘，并无兄弟。父母亡后，依于母舅。因负才貌，要亲眼择个良人。故唤老家人开一个饭店，以便简眩又恐旁观不雅，改做男装。不意遇见姐姐，又幻中之幻。此女取名阿翠，即前日之书童也。今日看来，弄巧的原他弄巧的报应，总是姻缘，不必说了。”若素笑道：“可知前日与这位大姐取笑。如今说明。我家相公该上岸拜舅公。”蕙娘道：“正是。”若素即与楚卿商议，先央子刚去见龚拙庵，说其原故。拙庵见米煮成饭，也悔不得。子刚着人请楚卿，上去拜见。拙庵见少年翰林，人材出众，反加欢喜，留他饮酒。明日，拙庵送下八九房家人妇女，与外甥女哭别。蕙娘取父亲遗下二三万家私，带在身边。即时开船。及回到家中，与子刚母子相见。子刚迁到庄上居祝楚卿祭祖荣宗，不消说得。

过了三五日，沈长卿同老夫人也到了。母子丈婿相叙一番。问起秦小姐事，方晓得是楚卿娶的。大笑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何不当初说明？累老夫耽了许多干系。”若素道：“无非虑孩儿不肯的意思。”大家笑了一会，又与子刚、衾儿会过。住了两日，回上蔡去了。

一日，采绿送茶到书房，嘻嘻的说道：“老爷，我当初偷小姐的诗稿与你，媒人也不要一谢？竟忘记了？”楚卿心上明白，笑道：“我拣个好日，把你配与清书。”采绿不悦，立在半边。见楚卿磨墨作诗，不以为意，悻悻的进去了。楚卿暗思：这个妮子，记着我当初取笑的话，妄想我起来。秦小姐已出于勉强，只为他怜才念切，又夫人一时作了瞒天谎，算来无个结局，故不得已而为之，岂可人不知足？我若想到采绿，当初也不负衾儿了。一日，子刚来请。楚卿去时，却是衾儿的兄弟，向在京师户部主事门下做幕，会见俞彦伯，得知缘故，特来看妹子。年纪二十四岁，一表非俗。饮酒中间，问及未娶。楚卿回

来，遂将采绿送他。子刚、衾儿致谢不已。

楚卿立个规矩，两位夫人，姊妹相呼，轮流陪宿。

一日，子刚来对楚卿说，要与衾儿往遂平祭祖扫墓，兼探长卿。若素闻知，也要去。楚卿道：“你难道独行？我也去探探岳父母。”蕙娘道：“你们都出门，教我独在家里。何不带我走走？”若素道：“妹妹肯去更妙。”遂约齐子刚，各坐一只大船起身，同到上蔡。一行人，都上去拜见长卿夫妇，合家欢喜。

明日，子刚同衾儿往遂平，扫祭了祖、父之墓，又哭祭贾氏，道：“夫人，我无欲一时不明，辜负了你。如今我已做官，虽家迁鹿邑，天年之后，绝与你合葬，不食前言。你在九泉相候就是。”衾儿也来奠过。过了五六日，子刚、衾儿回上蔡来。楚卿到豆腐店，赏他十两银子。朱妈妈等皆有赏。是日，九月初九，五乘轿，跟着许多家人妇女，齐到白莲寺游玩。只见金刚台下草窠里，走出一个乞婆来：知看年纪，有三八。论人物，颇骚辣。两道柳眉儿没黛扫，一双小脚儿无罗袜。破缁儿，遮半头，髻儿斜。破衫儿，少袄襟，袖底豁。夏裙儿，四五片，火烧着，裹脚儿，两三年，未浆炸。

那乞婆，不住的把子刚看。楚卿道：“可惜这个妇人。”两个进寺去游玩，三位夫人到山门口。那乞婆也仔细来看。拖住楚卿一个家人，逐位的问。家人见他有姿色，便一五一十对他讲了。少停，楚卿等出来，只见乞婆倒在地上乱哭，许多人围看。问他，又不说。及子刚轿到，分开众人，上前连叩七八个头。一把拖住道：“老爷，你做了官了。”子刚未及问他，若素等都到。乞婆哭道：“当初自知自己容貌超群，该图快乐，丧了廉耻。你如今做了官，娶的夫人原是绝色。我今悔之无及。我是你妻子，求老爷带我回去，情愿做奴婢服侍你，免得在此出丑。”子刚方才晓得。骂道：“走！留你贱妇性命，已是余生了。走开！”井氏只是拖着不放。子刚喝一声“打”下去，那些家人，三五掌打开了。井氏跑到前面，等子刚轿来，望疆察上尽力把头一撞，脑盖粉碎，鲜血流出，已自死了。子刚见了，怜他起来，下了几点泪。扶手内取十两银子，着家人同地方总甲，买一口棺木盛殓埋葬。回至城中，说其始末，各人咨嗟不已。

明日，别过岳父母，与楚卿等同归鹿邑。一路上衰柳寒蝉，秋光满目。楚卿道：“下官未曾与二位芳卿吟咏，今在舟中，即景联句何如？”若素道：“甚妙，请相公起韵。”楚卿道：唱随千里驾孤篷，（胡）为予归宁路转东。（素）且喜身从金马客，（蕙）恍疑人坐水晶宫。（胡）秋容两岸乘余韵，（胡）野色回汀次第工。（素）又笑对蕙娘，指着窗外远山道：贤妹翠眉分外黛，（素）才郎豪气贯长虹。（蕙）几头霜叶飞黄蝶，（蕙）橹畔寒葭响暮

虫。（胡）游兴欲踪苏太守，（胡）幽情不减杜司空。（素）功名到手方知幻，（素）事业萦心便属懵。（蕙）但愿升平宜尔室，（蕙）四时佳兴与卿同。

（胡）联完，楚卿喜道：“二卿果然妙才，勘破世俗。”不日，到了家中，至十一月，楚卿庭前腊梅盛放，请子刚夫妇赏花。原来两边通家，每饮酒，俱是夫妇齐请。一边帘内，一边帘外。饮酒中间，说起告假期限将满。子刚道：“富贵如浮云。我想，一举成名，男儿愿足。意欲往吏部用几两银子，在林下做个闲人。不知贤弟高见何如。”楚卿道：“弟正有此志。”子刚道：“世事如朝露，又如定盘星，决不由人计较。我当初嫌发妻貌丑，辜负他郁死。后来千选万选，娶个井氏，反弄出丑态，到前日白莲寺结局。当时，我深自愧悔，誓不再娶。又蒙兄惠我夫人，岂不是一场大梦，被柝声唤醒？”楚卿道：“弟当初要往遂平，不意在上蔡遇见我夫人。彼时，弟虚空妄想，如做梦一般。谁知，得了一个又牵出一个，岂不是天定？”若素在帘内，对衾儿道：“只难为我，一边为着楚卿，一边为着喜新，又为着秦家妹妹，忙碌碌替别人做梦。”衾儿道：“胡爷是哄人的班头，造梦的符使。我被他做了两年梦。”蕙娘道：“岂但姐姐们，连我也走在梦里。”衾儿道：“我们的梦都醒了，只有库公子如今还睡着哩。”帘内帘外，俱笑不止。帘内若素对衾儿道：“如今改他一个号，叫楚卿罢。”齐齐笑倒。楚卿听见，唱道：“倘外人传出，像甚么样！”子刚道：“正是大嫂爱兄处。”一齐大笑。饮至日晚方散。

是夜，楚卿该宿在若素房里。若素因楚卿将采绿嫁去，新讨的丫环把香薰被不中用，埋怨楚卿。楚卿说他不贤，两边争个不止。蕙娘听得，走过来羞着楚卿道：“好乏趣。这是我的新郎，与你甚么相干？”大家笑起来。蕙娘曳了若素，到自己房内。若素道：“妹妹，楚卿不知好歹，这样天气，不是你伴着我就是我伴着，那管得我两个寒热？我今夜在这里睡，看他如何？”蕙娘道：“甚妙。”遂唤阿翠，闭上房门去睡。当时，楚卿酒醉，先去睡了。一觉醒来，又冷又寂寞，辗转不安。晓得若素在蕙娘房里睡，遂披衣起来，走到蕙娘房门前，唤阿翠开了门，摸到床上。见两个侧身搂抱而睡，竟不睬他。楚卿就卸下衣裳，钻入被里，竟压在两人身上。若素道：“我两人正要好睡，这楚卿又来搅我做梦么？”楚卿道：“我是你梦中人，若神女没有襄王，怎做得阳台风月？我来此，正是鱼水相投。”两个只得放下中间，楚卿将两只手臂，一边搂一个睡着。若素道：“一晚就守不得，亏我两个怎样惯了。”楚卿道：“我不是蕙娘的新郎，他独睡，埋怨我不得。你做新郎却不在行，蕙娘要埋怨你，只得央着我，你独睡，一发埋怨我不得。只亏我两下周全耳。”若素笑道：“当初偶然把水晶带钩，换你的蓝鱼，你说如鱼得水。不意今日应着这句话，也是奇事。”蕙娘道：“我的姻缘更奇。偶因过客传得相公两首诗，题下注

着‘韵不拘’，遂将《花魂》题用了《鸟梦》原韵，将《鸟梦》题随意作一首。不意暗合姐姐原韵。彼时，我想来是个奇遇，故此认真求配。谁知前日舟中，上半夜合了姐姐的韵，下半夜合了相公的韵。”语毕，三人大笑起来。蕙娘又道：“当日见姐姐推三阻四，不得已抢了一个蓝鱼，又却是相公聘物，岂不是天定么？”楚卿道：“我这鱼原是活宝，只可惜不曾游入大海，成龙上天，却游在两条浜里，被你两人夹祝”若素、蕙娘一人一只手，两边乱打。楚卿两只手又被他两个粉颈压着，动弹不得，直至告饶。蕙娘道：“姐姐，他自己说是鱼儿，笑我们是浜儿，我今莫叫他楚卿，叫他梦鳅罢。”三人又笑。

以后，楚卿也不做官，夫妇联吟，难以尽述。后若素生一子一女，蕙娘生二子。楚卿将蕙娘次子，绍秦氏世脉。衮儿生三子一女，两下结为婚姻。今两家子孙，俱已出仕。予过其居，见案头有《宝鱼诗集》，因询其始末，传出佳话云。

何须书座与铭盘？试阅斯编寓意端。
借得笑啼翻笔墨，引将尘迹指心肝。
终朝劳想皆情劫，举世贪嗔尽梦团。
满纸桥声醒也未？劝群且向静中看。